

英國博拉脫著
林善驤譯

中國西部紀遊

胡恭先署

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序

清末英國著名昆蟲學家博拉脫氏在遍遊歐美兩洲之後，乃思作遊華之計，經籌備久之，決定遊我國西部，搜集標本，研究東亞西部高原動植物，途經上海溯揚子江西上，曾三度至康定，攷察至爲周詳，搜羅亦極豐富，本書爲博氏之遊華筆記，返國後，經與昆蟲專家將未定名之動植物作有系統之整理與分類，並將我國地方風土人情風俗民族性加以評描，極富興趣，刊行於世，一時紙貴洛陽，譽騰學界，林君善驥于役康定有年，公餘之暇遂譯本書藉以宣揚邊疆實況，用意深遠，良堪嘉佩，西康建省於茲十年，地方情形，多未爲腹省所深悉，坊間關於本省之著述亦不多見，此書爲西人對我國之觀感，與國人對本省之記述大有區別，實應加以宣揚藉引國人對西陲之注意與指導，余旣嘉林君之用意爰序數語於簡端用資介紹時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元月劉文輝序于康定

中國西部紀遊

作者原序

迨至我回返歐洲，我乃想到將我在華所經歷的筆記寫成一本書，就是目前獻給讀者的，此項工作除了中國一部份和西藏地方的遊記外，談不上什麼成就，在可能範圍，我避免前人所寫過的地方與景物，且儘力反對擴張有限的篇幅，凡此，是到中國去旅行者所應負的責任，特用此前序表示我對許多友人深刻的情誼，首應感戴的是打箭鏞法國主教畢益氏，他于我兩次登訪中，予我永不忘懷的恩惠，我應該向柯克蘭上尉致謝意，因為他幫我整理旅途日記冊，爲了篇幅不能允許，我僅能簡略的後述幾位人員表示謝忱，就是領事館職員吉哥萊，華勒思二人，及重慶僑民，柯本氏，宜昌亨利博士，朋節明主教，蘇里奔神父，滕瓊，毛索諸君，和及他神父，上海德來斯帶寧格公司的屋德先生，嘉定府李栗同魏里兩先生，九江嚇克斯和安德佛兩先生，他們都給我熱心的協助。

中國西部紀遊

譯者序

季節轉入隆冬，打箭鑪山頭已佈滿一次潔白雪花，突起的光禿禿的山峯，覆上黃枯枯的短草，此爲余入康後第三年，然其間亦曾遊康北高原草地，如道孚，鎩霍，甘孜，絨壩岔，及玉隆，屢有意寫一本有關西陲雜記，均爲事所阻，山居子耳坡，環境恬靜，苟無著述於世，殊有負此良辰美景焉。乃決心於三十四年春從事翻閱前英人伯拉脫氏（Mr. A. G. Pratt）來華遊歷并攷察華西一帶動植物及我國民情風俗等紀述，一面固藉以觀摩西人對華攷察所得之印象，一面亦足以喚起國人對康藏邊地之注意，余既入康，公餘多周旋於法國天主堂，英美內地佈道之福音堂，安息會，等處，觀其藏書豐富，此書即借于法主教華朗廷氏，（Monsieur Valentine）原名爲

(To the Snow of Tibet through China) 譯事將一整年，其中忽斷忽續，待工竣，冠以「中國西部紀遊」，此書內容應以注意者甚多，類如打箭爐早爲西康省會，自不能以西藏稱之，對於種族分化政策，顯有作用，西康建省伊始，省主席劉自公及省參會胡禮公學劃省政，貢獻尤偉，對抗戰開一光輝燦爛之前途，此書之成，屆於抗戰步入勝利之階段，今戰事雖已結束，而建國工作，千頭萬緒，望忽忘邊區對國防上之重要，本書自未敢作籌邊省之前導，但若能喚起國內人士對邊省之注視，是亦有幸焉。

三十四，十二，九，于康定籌邊別墅

譯者序（續）

西部紀遊譯竣，因本書描述中國內地風土人情，且具有歷史性，致不受時間之限制，所以遲遲未付印，積壓多時。譯者因該書辭句錯誤瀕仍，但因個人事忙，未暇校正。適在康城承鄒君凌崇德兩兄公餘之暇代為校正甚勤，衷心甚為感激。同時鄉人林維奮兄為本書付印事，協助甚力，又成都中興日報社長翟冰森先生對本書深加愛護，並蒙賜教甚多，統此一併序及，以誌謝忱。

本書大意

一、憶春間由法國司鐸何君授余關於康藏問題數書，計共四本內一冊正為本書，完全出於無意譯之，而作者又係於搜集動植物之餘，所得之瑣雜筆記，並附有地方風景照片，約十餘幅，但均為教會人士裁剪，其不完整，自屬意中事。

一、本書付譯時，尙參攷西康關於川邊資料，但讀本書，若能同時流覽「康導月刊」，是亦有助於研究邊疆問題者。

一、本書地方名稱，人物，社會情形，地勢，林產，及交通建設，爲外人見解獨到處，亦足窺清廷官吏之腐敗，科學之落後，中國的一般社會現象，不外乎一片貧民窟，疾病，愚昧，與乎民族之劣根性，成爲對內對外之宣傳，抗戰勝利，迎頭趕上，正其時矣。

一、作者伯拉脫先生爲當時英國著名昆蟲學家，足跡遍歷歐亞兩洲，本書爲其在中國部份搜集紀錄之一部，於一八九二年在倫敦出版，分售於美國紐約等地，作爲亞洲部份動物參攷書。

一、本書所有本國地名，如揚子江中的沙洲，多有取名西文名稱者，其一由於該洲類似英國某某地形或爲西人無從知悉中國名字而取得者，另一則由於對西人易於記憶如星期島，望島等，不可不細察。

中國西部紀遊目錄

- 第一章 由揚子江西上到宜昌
- 第二章 宜昌
- 第三章 長陽與新灘之遊
- 第四章 長陽
- 第五章 沙市與百里洲
- 第六章 穿過揚子江的咽喉
- 第七章 繼續上水的旅程
- 第八章 由嘉定到華山
- 第九章 華山至打箭鑪
- 第十章 打箭鑪

第十一章 在回宜昌的旅途上

第十二章 二次赴打箭鑪

第十三章 打箭鑪重遊

第十四章 峨嵋山

第十五章 峨嵋山經上海返國

第一章 由揚子江西上到宜昌

在我們這一洲陸中，探險家或是博物學者很少能够找出新的氣味，而去開拓那荒僻的叢合更感覺困難了，由是主要的選擇灌注於那些某一件事物，僅在表面上考察過的，像國語語彙的國家，又對一位生疏的西人感到困難的，由於土人的仇外，或由行旅上的困難，和極惡劣的氣候，經過縝密考慮之後，我乃決定出發到中國去，沿揚子江西上，目的在由東方的發達之區，進入陸地，因此，我在一八八七年二月七，攜了家眷離開英國，乘「巴尼達爾」船至上海，我預備要他們隨伴至宜昌，揚子江最後一個岸埠，在旅途中並無其他特別興趣，為的這些地方曾經世界環遊者的描述，不會受任何的注意。

我於四月二日到達，住了一星期，即搭一艘江輪取道九江赴宜昌，這一個商鎮為我理想中的陸地。

這些小輪船置很華麗，在各方面看來，對旅客的舒適，思慮甚為周到，在九江，我真正的工作開始了，這個城市是建在揚子江的右岸，據鄧陽湖之上，位置甚高，出於通常水位之上，但每當炎夏洪水急漲時，和其他築在江岸的城市有同樣的命運，遭洪水災由於山上積雪融化而下流的。

剛到九江以前，最惹人注意的是在江身的低處，一塊巨大孤立的岩石，一座神廟凌駕其上，中雜以植物，尤以竹林居多，很幽雅雅長在上頭，此石取名為「小姑山」，其他值得記述的，就如池鵝在此地第一次遇見。

九江沒有旅寓，我受安德爾醫生熱烈的款待，直到我待罷在離城南九英里外丘陵地帶內開始徵集，此間由於美國駐華中佈道會約翰海克先生之友情，得到許多便利，這位先生很寬宏的替我準備一間旅舍，足以消解整個夏季，環境相當怡情悅目，處在峽谷裏，俯視山川河谷，風景美盛，有三個房間，前面一座陽台，附帶一間廚房，後面一座峭斜小山，覆以茂林，幾條溪流瀉下，在暴雨後，瀑布聲振耳欲聾。

這些山脈名爲廬山丘陵，從九江的公路，穿過一片肥沃的山谷，播種大量的稻穀，約從六英里外起，山勢漸次高斜，覆佈大小樹林，其間有一小溪穿過山澗，再上去，植物肥碩，在那北面山坡上，有松柏樹和常綠的植物，棕櫚生植，南面較北面爲密，有幾種百合花，亦甚普遍，有些蘭花，均爲陸棲植物，且有一種甚爲芬香，茂茂紫藤長着，成堆成塊的淡紫色開着花，構成一團莊嚴的景象，山上有幾座廟宇，附近圍繞的森林，不准拆除，這似乎在中國幾乎是普遍的慣例，高度不大，當夏季，有多數西人來此，均由九江到此，特闢一所療養院，而天然游泳池，其目的爲利用作來洗澡之用，在五六月有多量的雨，但我因無儀器，就無法確守雨量了。

我在此逗留至八月四號，我全部的時間均爲搜集標本，在此所發覺的一種動物，和其他新種類有些近似日本產的我又搜集有爬蟲，內中有很好的蟒蛇，係距此三天路程的「武穴」找到。

在此地附近有一家中國開名的工廠，據云所有皇家瓷器皆由此製出，關於九江市鎮，這是無須代爲介紹的，因爲在西人心目中是較爲熟悉的，居民是精巧銀匠善得的，其出品的優良又爲西歐人士所鑒賞，在逗留期中，我受中國海關華菲德先生的禮遇。

我於八月四日去漢口，六日到達，上水的景物平淡乏勁，沒有值得觀覽的，漢口是茶葉貿易的中心，且有中國完美的堤岸，雖然，和揚子江其他城市一樣，就是當洪水來時，河濱和堤岸都難淹沒，而交通是靠輪船來維持，我在里昂得到領事館所備到四川和湖北的護照。

延擱了三天，爲着輪船不能連續的開行，適當此時，亞謨夫婦對伯拉脫夫人和我的孩子們，和我本人，業爲友樂，假若沒有他們的接待，我們更感到酷暑和蚊子的煩擾，我們搭一遠東輪船赴宜昌，而於八月十四日抵達，正值河水上漲，這裏的河道，每當冬春兩季河水漲到最低時，常常延誤了船期，他們常開這一艘小舟前往測量，惟無論如何的戒慎，總是要擱淺的，這裏河床很寬，所以很淺，而每年當河水下落時，開出一條新的河道，因此持久的測量得不到效果，可以航行處，又時常變動，這是在宜昌下游航行最大阻礙處，而每值冬令，僅通極吃水最淺的小輪船，這個城，位於揚子江的左岸，距揚子江口約二千一百一十華里，是最後一個商埠，我想最少一年作爲我工作之基地，第一個困難是我的家眷竟一幢住宅，而此委實是很費事的一種問題，當然，住在城裏不可

館的，其實能樣不可館的在兩人住宅區內找到一處房屋，幸而領事館給我們住了一星期，到了週末，終算憐憫竟能租到一間他們所稱爲中國式房屋，說起這裏不過一間泥牆糊紙的，覆以木枋和瓦片的倉房罷了，既無天花板，又無間格，而且泥土地面，一邊接近一個污水溝，白天充滿城市裏的溝水，到晚上它的積蓄又用來灌溉對面的花園，其容量時刻變動，真令人十分驚嘔，但是雖然我們以有受到影響，我的中國僱役受了傷寒症，但他最後能够復元，這我也可以慶幸的。

幸而在整個逗留宜昌期中，我們沒有被迫於長住在上面所述的房屋，在九月間，我租到一座屋形之太平底船，可容六間船，由重慶我們上山羊洞，地當長江的左岸，位於宜昌灣缺之口，只要氣相相宜我就能住在船上而於上號離開宜昌，而日抵達我們的目的地，在各方面看來，這座房屋要較那間屋宇舒服多了，我的意思何是想利用剩餘的季節作爲搜集昆蟲。

從山谷內，有多條清晰的溪流注入河內，時常可以看到漁人在河口以投網捕魚，技術很精巧，上頭河水較淺處，就用「捉魚」的方法捕獲，黑水鳥很普遍，在溪流之上，石岩之間，我得到一大批水鳥，牠們巢穴藏於岩洞之間，但後者一類似甚罕跡，我竟不能獲得一頭，可以看到少數猴子，但極爲胆小。

前次所述的羊谷，是山羊洞的支流罷了，還名稱完全由爲有一類野山羊所佔居，由於當地的荒野，和岩質的關係，似乎特別適合此類動物的習性。

你心試爲描繪，一壁幽深的山谷，以它的人口既狹窄而峻峭，不時變度又寬闊，差不多成爲不可攀登的石岩所包圍，到處獸，紛雜圓石，其中有小溪注流其中，無甚植物，內有至美靈者，叢生其中，這一個精妙夾谷，多少能感到一些印象了。

在這樣一個地形，其不容易獵獲山羊，是以類像到，尤其是這些山羊發天體視於繁茂森林之中，獵人最實際的辦法，是能够登立懸岩峯頂上去，像這樣一個地方，總能控制較寬闊的山谷，儘量靜地守候。

打獵的人也要攀登，但在崖之對面，拋擲巨大的石塊，這些石塊，跳躍地下去的時候，滾轉數百英尺到深谷內，那些懸谷的山羊不再不驚而用，當其來到較高的場地時，而且在其一暴發時，即捕準一槍，我不能確定這屬於哪一類，但曾經獲到一頭幼犛爲木，我相信，現在是爲一哈威。

神父所有，發在徐家匯花園內。

一隻很美麗的飛松鼠也可以在此地找到，有一頭曾爲「蒙哥馬利」所獲得，送到皇家動物會的花園內展覽，目前尚存在着。

山后的華人是爬山的能手，看到他們登到差不多要垂直的懸岩，尤極驚心動膽，在寬僅數寸的山楸上立足，俯視山下，約有數百英尺的深崖，倘使這個山楸架萬一斷裂，設若在他们頭上長有植物，他們決不會避疾用手抓住，在山凹搖擺而過，這入非完全懂得穩能夠遇見，然無威的，在他們之中，生命之損失，不是不常有的情事。

這個夾谷全部的景色是絕頂的秀麗，雄偉的山巖，澄澈的溪流，豐茂的森林，動情的花草，造成極樂的世界，爲我遊歷以來所僅見者之一，又是謎聞文化最遠的地方，寒度的驟增，和標本之稀少，使我不得不準備下季的工作，乃於十月初決定回到宜昌。

第二章 宜昌

在我回到宜昌之後，我立刻將我所徵集的高類整理成序，爲的要愈早的把它送回去分門別類，當照這要相當的時間，不俱在整理和包裝上，而且要第一步的檢察錫包的線縫是否完全密未透氣，其中有的在上述製好的，而我時常把它注滿水，即有些微的漏洞也可以檢出，經過這樣的試驗以後，等到完全晒乾，錫包的上緣要凸出，再向內包摺，由是這個箱子更加縝密地在凸緣上包以銀箔，再以釘錫接合，更要注意的那角度上是否特別檢視過，因爲我覺得這是最難卸接的一部份，中國人是卓越的工人，當他們要做時候，可以做得很好，但我覺得他們需要不斷的監視，否則工作即易於草率，而且他們不能懂得我對這些收藏品所費的心血，所以對我所需要他們留意的苦心沒有看出。

在宜昌，可以找到許多的東西，是同時爲華人和西歐人士所珍貴的，內中可足爲述的，就是一種極堅硬而濃黑的石塊，內中發現各種各式成圓成塊的綠化鐵，這些石頭可以很美麗的裝飾在人像動物或植物，硫化鐵可以很精巧的製成首飾，眼睛。水菜及水草等，我所看到最大的一個約三十三英寸算二十四英寸矣。

氣候是比我初來的時候冷了许多，我覺更愉快是考察這偏僻城市，四週有城牆，而且還仍是從狹窄的街道，在比較我到過的其他城市要乾淨，人口約有七萬。

在江邊，有一所商會（稱為四川會所）對這三肆有相當之重要，有疑是完全為着上水的貿易，為着江岸的性質完全轉變（堤岸原多个坦的，現在多轉為岩石的，因為將次第轉入山脈區域了），漢口的渡夫拒絕前進，而且設若原船繼續上駛，它即要另換其他水手，大部份的商民多從事於轉運貨物，其運法各有不同，宜昌是一個很大的進出口城市，出口方面，主要的是四川和西藏所運來的藥材，大部份包括大黃，有大量的運往歐洲，其餘如鹿茸，乾蜈蚣，貝母，靈草，此後者數種多為中國人所專用，而蟲草是最奇怪的動物，產在西藏東部的高原上，有三英寸長，形若花苞，而很與一種毛蟲極為相類，而各部如腿，眼睛完全畢露。

大量的生絲也是多經此地到上海，和大量的麝香。

進口的貨物有「孟哲斯德」的貨物，棉，布疋，號碼的模印，和棉絨，更廣厚的捆包，由滬邊關員查驗，由是他們在此改裝為小包以便適宜於內部用地的搬運，水銀用鐵匣裝成也是進口貨之一，此物多用於雲南銀鑛之用，此地有很漂亮的華商堆棧，各地來的貨品都可以看到。

從漢口開到的輪船，在春冬兩季，其時河水枯落，其時間多不能確定，為着河床時常變動，而使航行之困難，若在夏秋兩季，有豐量的河水，輪船的到達，對西人是一喜興奮的事。

此間僅有一所基督教會，是蘇格蘭教堂，由一個最熱心的教會所主持，是「柯本」氏，他是最老的歐洲居民，又是第一流中國學者，他的許多事務或責任大半由其妻幫助，她是歐洲第一位女人來到漢口以上的城市的。

他們住在一間很小的低舍，平常多為上下水各地基督教徒或遊僧所光臨的，這些遊僧對此兩位熱烈的接待都感到恩典。

羅馬天主教也有一個教會，由「朋志敏」主教所主持，他的前任在我到達以前不久染霍亂症死亡，這個症候在某種季節時常是土人的禍害，這位可敬的神父給我幾封有用的介紹函，是寫給華西勞的那些教會，他最近曾建有一座很華美的房屋在江的對岸，那些法國神父多遷入居住，而他的房屋乃讓予最近到達的女會友，當他的新屋正在建造的時候，曾用那應用的一大堆木材起火，差不多

要全部被焚，損失不貲，在火警的時候，所有的西人來協助他撲滅，但因缺乏滅火機，終歸無效，在輝時一位官吏來制帶多數架西式手携滅火機，但所噴出小水花對那猛烈燃燒的木樁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中國的新年約在二月中旬，而且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個節日，所有工作都要停頓，所有居民都要過年，且要拜賀新年，所有銀行錢莊都要結帳，或有一位中國人不能找到他的債務人，他常覺得這是不榮譽，寧願犧牲他的生命，這一個季節裏，有一種習慣，就是要送一紙僕人拿一張卡片到他的熟友前拜候，而結果是這個人門戶常充滿各種各色的卡片，但我不曉得其他各地是否普遍的。

在河水降落的時候，在春初或冬來，可以看到許多的乞丐住在淺灘岩洞的內面，這些岩洞多為水的動力所挖掘，成爲一個聚積。

他們就在此間存在着——因爲這不能稱爲生活——在一種極可憫的情態下，以狗皮和煮豬肉爲食，甚或其他任何物件，以他們所能抓到的，總以他們所能獵獲或殺戮的生物，就不分輕重，有一大多數睡在潮濕的草堆或蘆葦的上面，而在這樣一種病症，癱瘓和孤窮，是我們始終不能相信的，當在街市的時候，這些乞丐多帶有棍棒以防避兇狗，它們像是天性曉得，早就離開屋子，衝到他們乞食的地方，給他們一頓打擊，那些乞丐幸爲僥強，但有些被他們較闊的弟兄們所虐待，有一次我曉得一位華富的中國人，使用大盆滾水參以火炭，投向他們中一個的背上，而這個乞丐是坐他門限的前面，而且不肯離去，這位不幸者，傷勢至慘，送到柯木先生的醫院診治，他的傷處曾經敷藥包紮，但因傷勢過於嚴重，在幾天以內即死去，爲這種事情，無一個會受處罰，那官吏想要動作，但因受傷的朋友們沒有銀錢，所以他們就不能指油了。

在二月，當地尚有積雪，河水甚淺，像墨水一樣黑，這是很難想像，在八月，那炎暑還是那麼緊烈。

各種植物生長在市區的附近，棉花也有，可以看到婦女坐屋子門前，紡績紗或布疋。

有時常草叢生，長排的行列，由一縣知事領首，內中葦葉以小綠色樹枝飾作花環，雜以荷花葉，有的裝飾銅鐵或銅線，這樣大的聲音像在吸引，他們這樣過行街市，和旱田等到下雨為止，宛似乎歸功於他們的慈悲和祈求。

在河的對岸到英國租住地，有一座著名角錐式小山，爲某種理由，土人營寨，這並可對外國人得到幸運的，所以他們不惜巨資，建起一座神廟，高度與山平衡，離城約一英里，在外國人駐留地背後，（尤其留意的是，這所神廟的屋頂高過對岸的山頂），以便將吉利送到他們的城區去，由這座神廟上俯瞰市鎮和租界和全城風景，都可一望無際。

在秋季，可以購到多枚的金黃色雉鷄，裝在鳥籠內拿到街市上，那鳥籠是太小了，毛羽大半掉落，我想要保護到它們長至極度的豐美後，我乃準了一間養鳥房，當完工時，我花了四百元把它買到五千對，算起每對兩個先令，不幸一場大雪將屋頂毀損，逃了很多，其餘多爲帶饑所嚙，此種動物很多，而且極爲大胆，沒有一處安靜的地方，因爲它們時常在屋子裏偷殺小雞，雖然，我的船艙是沿着江岸外面，用有跳板，仍然要來到劫掠的。

在城內可以看到很大的鱈魚，排列在街頭，表面上其肉甚類牛肉，這些魚有時重到二千磅，多用網來捕捉的。

在一次遊覽河岸時，曾有機會購得一頭活生的標本，雖然我僅離市八英里，但漁人拒不使用我的宜昌鈔票，而我身邊僅有此種鈔票，其結果，原能搜獲之標本，而要送返國之機會，復又失去，在那江面內，更可以獲到大鯉魚，成爲當地土人日常佐餐食品，其量竟達二十五英磅，此全條河中充滿各種各色的魚類，多由土人所捕獲，而他們都是釣魚的能手。

魚類之豐盛，有時常用一條線，線的每一頭距離，中間間隔繫以許多的魚鈎，上無魚餌，投入河流之中，但他們一竹製浮標，在終端處裝一鈴，那些魚類隨流而下，大批的被鈎着，倘使有較大些被鈎時，它的掙扎，可以使浮標內的鈴子不斷的響動，而漁人乃得收竿捕獲，有時遇到一種較大的鮮水魚類的動物時，其掙扎力之大足以拖去漁竿，在江之對岸，面向宜昌，有一座很小的村落，西人都稱之爲水獺村，爲的是鄉人多用爲捕獲水獺之用，這些水獺任何日均可看到縛在舢舨船首，像十分馴服。

在河岸的另一邊，西人在名爲下兩廟鄉有一塊很小的墓地，這與他們有許多困難爲攔阻華人對墳地的破壞，在我逗留期中，我曾參與一位年青的教士出殯的禮儀，他是強血病而逝世的。

一次感到興趣的遊歷遊覽，就是由宜昌到那西人所著稱的圓屋頂去，在江之右岸，離城兩下里

不遠，尤其在天氣晴朗時，可以看到山是圓形的，爲此而名，此山是靠近一條美麗如畫的山谷，號爲道院谷，內有一座廟和一座岩洞，名爲龍王洞，挨着山邊，在山海裏面，竟有一條湖，很受中國人所尊崇的，看不出進口或出口，西人是不准去發掘的，其爲地下水之擠充是極可能的，但此事在該地並不普遍。

在九月間，常是詭異的看到數千隻小燈浮在河面，有時展至數英里遠，而且由市區不遠處開始，這是供祭溺入河水而死的鬼神而設置的，內中很簡單，乃一杯油插上燈心，而這些燈心是採於燈心草中的木髓，產在河之上流，有相當的貿易而其運法甚爲特緻，幾艘船網縛在一起，大堆的木髓束捆成包，架設到像一座大房屋的大小，由是順流飄浮而下，而西人初次看到這樣一種浮排，猶疑其係何物。

第三章 長陽與新灘之遊

在中國，對一位昆蟲學家最感困難的，就是缺乏純粹易於接近的森林，并缺乏對於何地有尚未發現之品類或是那品類雖有而甚稀罕之可靠情報，那些江河像是爲土人的天然通行航路，而沿岸似乎比較人煙稠密的，而樹林早就絕跡了，利瑪竇曾說楊子江兩岸有很簇厚林木，但現在的情況就相差很遠，在長距離內，是看不到一棵樹木了。

經過多方的探詢，由一位亨利醫生的土人植物收藏家處，得知像我所要尋覓的是種場合，是離宜昌之南約三天的路程，在長陽縣，森林的面積極寬，且有一座房屋，我乃決定到這鄉村去巡遊一番，并且去那邊作一次視察，乃於一八八七年十月七日的早晨，僱了苦力三人 and 一位廚師同行，此位廚師同時充任我的翻譯，此一次的旅行，一半是步行，一半是坐轎子，穿過一條河溪和那平闊的農村後，就進入山谷，我在山丘上找着當夜的宿站，其地名爲石德密，離我出發地二十英里，此處我覺到鄉村對生物學家漸感興趣，翌日起程，路下坡而平坦，展在眼簾前的，是矮小的松木，生長在褐棕色的泥土上，此爲首次所遇到的杉松樹林，現在我進入大自然的美麗山谷之內，谷內雜以小崗石，稀疏的杉松，和簇厚的小樹，該谷向西延長有七英里，穿過幽雅之竹林，或有連綿長一英里者，隨同前進的路線觀察，而植物是跟着變類，我想這是對博物學者極富有收藏性的，我決在明年

處相當季節內來此設一駐站，以供搬運之用，經再前進七英里之遠，來至幾處遺紙輪圈機，原料爲竹，那些建築，或可以說是茅屋，寒苦之狀，遠於極點，但除此之外更不能找到較好的一間，我乃決定在此留宿，次日七時半動身，不久即抵第一座山丘，路向左突轉，差約是朝北前進，在有破地帶，坡度尤陡，有多處階級是被割斷的。

我穿過多次美巽彎夾和山谷，經走了或上或下的道路約十五英里後，抵達一處小鄉鎮，約有二百五十間的茅舍，內有一間新式客店，我乃在此駐紮，而感覺着奇異的，是極爲清潔，白天裏所達最高之高度，約三千英尺，而那鄉村係在山谷之內。

第二天早晨，走了一個鐘頭的平路，到達一座高山山脚，我後來稱之爲「障屏」，我乃決定在此離開平路，而作上坡，但因其山勢極峻且有懸崖，而山徑崎嶇且坡度甚大，我覺得對背負行李，需要增多些幫手，宜昌的精夫感到上山的負荷十分困難，幸而我能在此地僱到幾位山人，他們與坡市的精夫，構法有異，帶有一隻深的圓錐形民籃，其邊是平的便於背負，作彈性式之半圓形狀，在平邊的上端，有兩個吊帶，兩隻手臂穿貫其中，他們都攜有棍杖，便於在歇足時撐持之用。

上山約走兩小時半，在羊腸小徑中，僅有一間草舍，此處幸而屋主在家，我們始能得到些飲水和休息，從此而始，路向西伸延，較爲平坦，約中午，我纔到達兩間草屋，而這裏的解液兩雨計標明達到的高度爲四千二百英尺，這裏的鄉村宛如花園，有緊密的矮林，有小溪澗條穿流其中，橫跨山谷，一座佈滿森林的山嶺呈在眼前，我相信這是亨利醫生搜集員所告我的純粹森林了，經過一番的跋涉，我乃於下午五時到達森林之邊沿，不久我果然找到他們所告訴的屋子，我有許多可以稱贊，爲是第一位西人到達此間的，我應提及的是，裝來我在此駐足，當地土人曾以四五天之旅程，來此親視他們所要探索的外國妖魔，爲了極端疲倦，我在此得此一間很乾淨的房屋，很爲快慰，晚上很早就寢。

翌日，十月十日，我開始視察並垂詢當地的居民，因爲該縣區人口很稀疏，少數的住戶多以玉蜀黍爲糧，這是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不食稻米，我略行未遠，我竟橫越某地，留有野豬的腳跡，而附近的地方，看到一隻家豬所留下之跡象，此足以證明爲野約所吞食，因爲痕跡極顯明，如是，我乃決定追蹤，但又覺着深入莽林，而在多處，殊覺除了手足并用，無法前進，不久我走近那兩隻

的巢，而巢穴內尚覺暖熱，它們一定剛離開，也許這些野畜，在我前進的時候，已經驚動逃走了，現在狹窄的叢林中前進，很感困難，我無意而且可以說是被迫於放棄了追獵，而像如是複雜之叢林，我以為那是更有理智的，不作任何嘗試。

我在此地逗留至十月十四號，那時我對此種場合，甚感滿意，而且適於採集，尤其在相當的季候中，所以我整理房屋以備是年次一季節之用，而能對該地一詳盡的描敘，隨行，我上到該山脊背，其高度約六千五百英尺，南面之草木較北面繁盛，到處可以覓獲雉雞，在我離山前，獲到數隻蠟塗蘇鷗。

想於每年初始在長陽採集完全為不可能，高度太大，我意欲沿江而上，而便於觀察兩岸風物，因此領事館替我準備房屋，而我乃於三月卅號啓行，我時常由西人處探悉有一種巨大爬藤，離城不遠，係在河的對岸，我乃決定前往參觀，在短程內，即呈現着一塊簇厚青暗的樹葉，及抵岸，我發覺有兩排植物，正長在高度水面上的標記，像這樣一個地位上，樹幹的基層，在洪水期中，有被淹沒的情勢，這些植物成爲極堪注目的景地，那樹的周圍較一個人的體軀還大些，它的生長傾向於斜面，樹枝向各方面垂揚，有的爬在竹林之上，而成爲支持者，使不至倒垂於地，有的樹枝長到六十英尺之高度，覆蓋了很寬的面積，在我的估計，不會少過半畝地，經過一番勤奮的搜尋後，在地上的殘葉中，找到一些種子，和一粒結殼的種子，爲着那時不是開花的季節，我曾在第二次開放時，前往觀察，覺其花萼有類蝴蝶形，其大小約如英國銀幣，生長在一枝長約有一英寸的枝幹上，襯這楊紅色，呈臘質的形式，其內部覆以堅硬之毛髮，多爲膜翅類之昆蟲所賞鑒，那響亮而鳴的聲音，足勾引樹底的談話，種子之大小如豌豆似；內含有六英尺長多粒穀子，此種極堪注目的植物，是常青不凋的樹林，其樹枝多爲各種各色鳥類所歇住，內以鴿和靈眉最爲普遍了。

在爬藤的下面，有一塊運動場，成爲當地孩童之遊戲園，他們多用種子爲遊玩的對象，近鄰有一種肥皇樹，生長其間，其高度約七八十英尺，其圓周的肚帶則有六英尺，較值錢的多產在山上，它的葉像那普通橄欖的葉子一般，但它的顏色是暗綠的，但沒有那樣削尖，有用的一部份就是穀子，呈黑棕色，約有六英尺，較珍貴的產在山上，然較平原所用要短而厚，其產出的樹木類是一種五角樹，在考察其花葉，呈出黃色，在使用此種天然肥皇時，最要謹慎的是，當剝開他的皮

同時，很容易感到劇痛，同樣的，它不能用到面容上面去，假有一小片投入眼部，最少要感到半小時的劇痛。

我現在溯江而上，進入宜昌山夾，該地景物至為秀麗，所不同的，就是這邊河道夾以山巖峻壁，而不是低而有泥淖的護岸了，而拉灘的路徑又是靠一邊河岸，有時為一座巖峻山峯所割斷，數小時後，我到達了平善壩鄉村，土人栽種橘樹，此地有一小關卡（厘金），那些帆船是要受檢査的，於短程的上水，不久即抵平善壩，離宜昌約十五英里，位於河的低岸，處於山谷的極端。

這裏的河床，轉成劇統的彎曲線，自這一個角點上看去，一帶山脈的南勢逝去，此地我會上去作另一次遊歷，因耕地面積甚廣，而無搜集之場合，第一天晚上在此寄宿，而於第二天晚上五時半動身，河道彎曲成一圓形，而且可以同樣的找到割直的山壁，有些地方很美麗的覆以植物和蔬菜之類，最為顯著的，就是疎尾草，下午三時抵達了柳灘，船拖曳至黃昏，始抵一鄉鎮，寄宿。

翌晨，抵大同灘，平穩，在河水抵速時，沒有什麼危險，在洪水暴漲時有危險性，此地河床較寬，而險灘隨時出現，在許多花園圓石露出水面這些在春夏兩季全部沉沒水中，而此地很奇異的一件東西可以注意的，和其他河灘一樣，就是有許多凹口和堅岩上鑿的洞，前者係由年代上船快曳竹索拉撥而成的，後者則為船快以竹竿撐持帆船而成的，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是許多經過此處上灘用有八十多人的船快。

景物相當荒野而多沼，經過一天的苦工後，船在夜晚停靠在那著稱的新灘下面，第二天很早即動身，半肝峽河水急劇地向西轉彎，對於上灘行駛是一種奇跡，假若初視前去，前進是不可能的，景緻佳麗，我在此攝了一張照，那個山峽不長，但是暗而幽鬱，不久又突然破裂成一較寬闊的區域，在這左岸，長約兩碼的皮殼，由土人所經營，在峻嶺之中，可以找出些海鷺，十二時抵新灘，我是第一次看到這樣著稱的河灘，我所坐的船隻，總覺得太舊式了，很不能順便前進，現在是枯水時期，在行灘時，極為危險，因為在水漲時，可以看到大小輪船上下，在比較穩靜水位之間，我相信，無論何時，都可以行駛吃水淺的汽輪，我由當地土人處得知，在河水最淺的時候，有幾個石灘皆露出水面。

最危險的部份是在中央，有許多釣灘過，在那邊溺斃的，年有所聞，淺底太平帆船在枯水季節

在離時，須減輕其裝載，一部份的貨載，由苦力搬運至湖之另一端，再行裝載，許多老百姓，得此擠運而得維持其生活。

在四月二號，我租了一隻舢舨向眉山灘陝上駛，那邊有壁直的山岩，矗立於河岸，江水深處約幾個手臂，行了兩小時，始達另一端，河岸似甚寬闊，可以登陸，午餐畢，我回到新灘，我會穿過市鎮，我兩次受到土人的侮慢，那土人仇意的表現，可以在他那語言中看出，他放搖的語言是，他們曾經聽到，這條河將要開航汽船，倘若這樣事情實現，他們的生計，無疑的，雖不至頻於破產，至少要遭受威脅，然中國政府曾經對航行汽船事，在第一艘行駛的時候，給予航權，但這不像是能夠行駛汽輪的象徵。

四月三號回程旅行，中途在一山峽登岸，我覺得我可以登岸，到內地去約四英里，那邊有多數可以耕種的田積，對於搜集，殊感貧乏，山谷內，可以找出許多土產植物，尚有圓而大的花崗石，和許多硫化鐵，第二天，搜集些那較易於接近的，當晚在南池鎮留宿，此地可以看到山峯連貫，面對着的是—排白色峭壁山岩，其中一個山岩，深有二千英尺，這些山脈冠以極尖的頂峯，內中一峯，土人稱之爲「天針」。

四月五日，重返宜昌。

第四章 長陽

爲着計劃長住長陽的時期已臨，我乃開始準備那必須在這一荒野地方所用的物件，第一務要考慮的是銀錢，無疑的銀洋較或千成萬的銅元要便於攜帶，但在前次遊程中所得到的經驗，是在這窮苦階級人民中，像是太貴重了，假使需要換一個銀兩，必須走半天的路程，始能得到，而土人尤其特別對現洋的種類很加以考慮，大半要大銀元，並非他們不接受小洋，是因他們視小洋價值較小，因此我想可以同錢莊和商店兌換數千塊大銀洋，重量相當可以，而運費在遠上山路程，尤爲浩大。

我遂檢查我的木匣和木箱等，均以麻栗樹木料製的，我感覺此種木材是我逗留四個月時間在湖峯氣候的惟一包裝用品。關於火器，我有一對雙發長槍，是一枝溫徹斯特（Winchester）連珠槍，和一把連發手槍，我尚備備一切罐頭食物，憑以往之經驗，我感覺到除了玉蜀黍外，覓其他食物殊

感困難。到後，我甚為失望，因為有大數是腐爛了。

這些物品，連同我的服裝，被褥，羅網等，一共要十五名脚夫，這些苦力，若在滬梅大道上雇，殊非良策，但要行棧幫商內雇，但價格較高，而可以和經理簽訂一張合約，藉以保證他所雇的脚力是忠實可靠的，以防竊案之發生，我又約定在七人或十人中要一位頭人，他負責担保管理他的屬下，他的酬價和其他苦夫是同樣的，但他的載重較輕，而他的職責是在監督力幫的工作，並且替他們準備飯食，這是常例的在抵達目的地後，假使他們是忠實而辛勞，要給賞勵，那些脚幫通例要在政府登記的。

我去湖北的護照是早在漢口時取到的，一切備辦完妥，我於四月十六號離開宜昌，由亨利醫師送我至前章所述「屏障」地方，他曾請假三個月作為在宜昌附近搜集植物標本的遊歷。

到長陽的途程，前面曾經敘述，而此次所不同的，是日期縮短，我於四月二十日抵達目的地。此地，我甚欣慰的，是那房屋已替我預備好，打掃很潔淨，其大小有三十英尺長，二十英尺闊，牆壁十二英尺高，是泥土地面，和草草屋頂，這是很不舒適的，但不久我找到一位土木匠，令他分隣一間，從屋脊一直至地面，在這間隔內，我用一扇門加以鑰匙，以便將我的收藏品，銀洋，和值錢的物件藏入，以策安全，因為我這一人房間較高，我蓋一層樓板，距地面約八英尺，由外面通入一架樓梯，就在此次作為我的寢室，當整理成序，我覺齊頗為舒適，其外面房間作為烹調廚房，而脚夫同收集員俱在此作聚集，外間門板背後用兩塊堅實的木條交叉式互相帶動，以防盜賊，據云，在此荒郊，賊風極盛。

當我到遠那天我辭歇由宜昌所雇的苦力，僅留我的廚子兼翻譯，和一名男僕，在他們離開後，我發覺我苦心所換來的大銀洋都變成小洋了，及至查究，始知那賊人是本縣人，他下來充為我的脚夫的嚮導，我深自引咎，以如此貴重物品寄託與他，而此事假若不是由行棧內所雇的脚夫攜去，受賄乃是不可可能的，那賊人必定打聽我的行動，而我又無暇追出他的贖物，尤其不幸的，是不能聲張，為恐讓土人知悉，行動反感不便。

現在正是潮濕氣候，而驟熱似為較早，而我的時間完全為尋雇當地收集員和佈置收集站所佔據，在期時搖打那些開花的矮樹，用一隻輕而精緻的布籠在下頭放盪着，作為蒐集小而極有價的甲蟲。

此種場合，這些藥粉尤爲靈驗，物深價此間是必然的富於靈驗動物，結果我竟獲獲先聲。

在四月廿三日，我探悉有一頭虎會傷害一隻小馬，等至我向該地進發，我帶着那隻小馬正是我前天所看到正在飼養中的一頭，此虎定係一頭巨大的獸畜，因其足跡的寬度橫直有五又二分之一英寸，而在我滯留期中，我覺到此縣區是極富於虎獸的，對於當地土人的家畜有極大的作祟和損失，如馬、小駒、牛、和豬等類，但據我所悉，此野獸，永無打擊人類之患，驚奇的是，土人對家畜之護衛，向不小心，舉一個例，豬，居常都是關在一個小小欄柵內，靠近茅屋，假若有一頭虎爲虎所擒獲，房主又復補充一頭，而對於另行再增添些竹籬令豬欄堅固或穩固，是始終不會被者慮到的，像下面的毒藥普遍用來消滅這些虎獸和野獸的，當一頭被擊斃的虎，其殘骸被發現時其刀痕一直由頸項的背後，而獸皮另丟在一邊，有兩支藥粉摻入，頭一支是有相當的重量的，爲鮮綠色，另一支是白色的，但量不多即够用（或有一兩），我不能知悉這些藥粉內所含的物質，但這是有趣的知道，那無疑的這些藥粉對於毒殺虎豹是有效用的，在滾水內煮一二次後其肉始爲置毒人所吞嚥，但據我聽說，其結果並無發生受毒之傳說。

當土人看到一隻被毒的虎屍時，他們立即食上槍矛，而此武器除開他們趕逐一頓野豬外，許多中國人對我認定野豬與虎永不會同在一處覓獲到的，但我深信他們是錯誤了，而此地就有許多兩獸同時發現的，倘有豹子，在那小遮蔽處所和叢林中，那就有十分可能性，虎的光臨，可以居常的令野豬遠遁，但在森林地帶，像如此地，他們有多數是共處在一地的，我在此覓獲被毒斃的惟一虎獸會捕殺一隻豬，在六月廿八日，一部份被吞食，其餘如像上面所述，被藥毒到，奄奄待斃，一至於晨，我清早前往觀察，看到那野獸約離那物餌有一百碼，陷入無力像患瘧病的狀態，不久即斃命，這時驗的是一頭很俊秀雄而幼的虎子，其身體如下：鼻尖至尾端，六十六英寸，尾三十四英寸，圓頭二十九英寸，圓額二十三英寸，圓前背二十八英寸，圓前腿長度二十六英寸，圓前足十三英寸，後腿長廿九英寸半，後圓足十英寸，需要十名幫夫始得抬回，用一條索扯起，掛在梁上剝皮，這樣的動作，連帶剝骨削肉，要花去一大半夜工夫，後者已經約定，因我要保護其骨骼。

虎肉全部攜走和吞食，虎骨佈在浸軟中，而現在對我發生一種新的困難，因爲怎樣纔能阻止其竊，因爲全付至少要運到三十塊銀兩，而且是用來作藥品用的，有些人相信對於擦過比肌肉合其

體固力是有極大效用的，而後腿的圓骨因此格外價值，所以我乃將此物存放在室內一隻水桶中，一直等到我的鼻孔起了反感作用，由是將此物置之於門外，但我不得不令一名苦力晝夜看守那隻水桶，費了一番謹慎的看守，我始完全部的保護那付骨骸。

爲了表示虎獸是怎樣的普遍，我可以舉此虎爲例。在六月廿九日捕殺，而在七月二日一頭虎又擊斃一隻小駒，而此兩獸俱在我房屋附近發現，而我又聽在離鄉村二英里外，在一座山脈橋嶺之上，我差不多每天得到關於虎豹吞食家畜和那些小馬，牡牛，和豬等類的報告。

野豬很多，而在夜裏對玉蜀黍田禾有極大的損害，其患尤爲慣常的於用值穀物或熟或將要熟的時候，在此時，此類動物常爲前述的土人長槍長矛所捉殺或驚動，有時這些動物出爲他們標記入於分離的小叢林或矮林之內，由是再小包圍加以捕殺。

一天，土人給我送來兩隻野豬的長牙，和幾根優美極像鋼毛似豪猪之刺，他欲向我兜售，並力辯說那是一隻巨大老虎的牙齒和鬚鬚，他此物出價殊極驚人，但當我告他這些東西均屬於那一類動物時，結果他送一件禮物。

在森林內的岩石部份，有一類小鹿種，但極難於接近，且很不普遍，有一次我購得野人送來一隻活生標本，惜我沒有把它保存良久。

豪猪是普遍的，在岩石內穴居，因爲它的習慣多在夜間出來覓食，故不常見，其刺常爲土人收拾，有多數爲我收集員所購得，我尙獲得一隻小如活生標本，送給宜昌蒙哥瑪利先生，牠尙生存在且很罕見。

金黃色雉雞，靠近我的房屋不能覓獲，但在一個去處與走兩月的路程，殊爲繁盛，給我送來的有許多活生者，內有足部被陷阱所損傷的，在我居住的地方，有很多普通雉雞和雌流蘇鷄，我時常擊夾作爲換取玉蜀黍食品之用，但時不領季節，殊不適口，牠也是被土人用陷阱捕獲的，我在此地注意一種小類山雞，但決不甚多。

在五六月間，可以時常聽到杜鵑的鳴聲，令人想起故鄉，空氣充滿忍冬天的花香氣味，杜鵑花得到中至十四英尺高，覆蓋淡綠色的花，在山岩上尙生植一類極俊美的牡丹蔓，（毛茸的鐵樹連屬之植物）頂前上在森林之內，有各盡其美的石榴屬，極其繁茂，有數種標本是二十英尺高開着入

一朵白色芬香的花，向北領望，鄉區高低不平的地勢，在白晝中，由我的泥屋中看出，是一排復一排的山脈，向西仰望，橫嶺上覆滿稠密的森林，我回憶到在二天月明如畫的夜晚，那黑簇的森林，面對地平線，而那沉寂，隔絕，和荒野的景色，其印象有深刻的印入腦際。

我在這裏住兩個月後，有一種傳說，就是土人認定我的滯留將帶給他們悲運的報告，時常進入我的耳鼓，一天，我的屋子門前聚集一對紛亂的羣衆，並且次日召開一個討論會，關於怎樣驅逐我的步驟，兩日後，我發覺有許多告示黏貼在樹幹上，到內部有，內云倘若有任何人有致替我搜集，或幫助我作其他事件時，將施以夏笞，而且宣示我是帶給縣區的惡運者，同時我被恐嚇說，假使我不能離開，我將被綁在樹上笞打，在此種環境之下，我的工作無形停頓，但我確信此種事變要禱救，必須向當局申述情理，我將所有的事物委託給我的翻譯後，我立即帶一名苦力赴宜昂，七月廿八日抵達，我在此馬上向領事官（格里哥梁先生）報告，他詢我的要求，立即向該市提督說明此種事變，那位提督當即派一名特快跑差送數封公函給長陽縣知事，當我獲悉一切均完滿解決後，我於八月五號起程回返，而我尤其懸念的，是不要失去時季，在路上行了四天，這到達，一切都和平，而我的行動開始大白，略可以挫折一般較為卓識之煽動者之銳氣，在八月十二日，到了七位人士攜有長陽縣知事所交給我一封公函快信，他要我向他們解釋一切事件後，藉此番申說，并經指出此次誘動爲首者，他們向這些人勒索至數千枚銀元（對這般貧苦的老百姓是一可觀的數目），而且在金縣徵備了許多告示，每一鄉每一鎮命令說，我可以在一切行動上給予安全的保證，嗣後他們離去，我此後亦無任何煩擾，各事進行仍甚順利，而所有的收集員又來會集，替我服務，而此次氣候漸次轉冷夾帶着暴雨，充分表明了搜集季節已到尾聲了，我趁早作歸計，我決定在未行前，到該山峯作一番漫遊和進入山谷的邊緣，我跨進山脊時，我注視那兩旁的山脈或較爲空曠，沒有森林，面積是一片廣闊的耕田，而近處無山脈，但有數條幽深河谷，尤當於植物花草和羊蒿等類，這並不是誇張的說一句，就是吾人可以在兩岸峽谷之上互相對話，但其距離之遠，或甚至要等兩日之路程，其幽深和峻峭及其橫越之危險由此可以推想，河谷甚繁，成爲宜都河之支流，注入宜昂下二十英里的楊子江中，并在該河之出口處，約有數里路程足以航行舢舨之類，此處有一種樹木其汁液可以蘸植物漆，樹圍的大小約爲平常一株或兩株或湖或樹之大小，位於山麓之側，有相當的高，約五尺開

，可從樹幹和大枝上作縱長的切入，然後在每一端夾入一種鮮水殼菜之殼，由是這塊含有堅實而濃厚乳精之汁液即流入，每晨這些菜殼都很嚴密的倒入一隻木桶內，這種樹液之擠出，連續至約兩星期之久，而每一切處所出之汁液為數極少，要裝滿半個木桶都需要很長的時間，收集員受一種極嚴重的發疹，這是一種相當重要的物品，並與那有大量出產的胡桃和少數的鴉片成為商業上惟一的貨品，極劣等的茶葉和很普通的陶器，極粗劣的土棉布均為運進這一貧困而滯留在原始時代之地方的惟一物品，以貨易貨的制度仍然很普通的在這裏盛行着，在此鄰地，可以找到某種膠狀的菌子，成塊的長在濕濕的各種樹木上，此物且視為一種極珍貴的食品，我的腳夫儘量採集，且在飽嘗之後，其餘多帶返宜昌，或送人或出售，我此次到南鈔之探討，竟達三天之久，迫我回至房屋，我乃開始作宜昌之準備，我殊感慶幸的，是此次縱然在道上發生許多困難，但蒐集結果，極為圓滿，上述的各種物品，並非包括此次的一切，我尚進一步作其他的嘗試，某一日，我的隨從採集一批飛禽，口與零幾枝玉蜀黍芽，估約損失有二十個銅錢，一位老婦人走來，向我們用最動聽的一部中國話，口若懸河似的和我們糾纏，氣憤極盛，我引起一般羣衆圍圍的圍住，我為避免惹起騷擾，不得不出二百個銅錢賠償了事。為了整理一切和裝箱，費了相當時間，由那些收集員手上收回各項器具，尤其重要的是檢視那些瓶子有否含有精化物，（因為在這些愚昧無稽之人中留下這些東西是有罪的）并且調整過那些駐站收集員，以備下季之用，最後，完辦各事後，我即赴宜昌，沿途行了四日，此時，河水高漲，兩江流之激，船能向下流衝去二英里，到後由韓夫拖曳至對岸停泊。

第五章 沙市和巴州

在長陽所搜集的標本，到現在止，經過檢察，裝箱，至運送返國，當這些頭緒完竣後，我曾作數次下水的旅行，尤其能喚起讀者之興趣的，應儘量的描述。

在十一月十七日，領事館供我以船屋，我下到沙市，距宜昌八十英里，為的是順流，行程僅一日，我住此地有數小時，遇到兩位英國教士，是高爾頓夫婦，隨我遊覽市鎮，市面甚大，約十萬人，而且有中國美觀的街道和商店，此地係一大貿易中心，在某季節節，可以看到數百艘的沙船，停泊在河內，準備在河水上漲時下駛，它們排成連貫的行列，長約兩英里，主要的船貨，是裝上水

去的棉花，高君對我說，去年霍亂症對市民死亡，演成極為可怕的局面，屍身發出的惡臭，尤令人不能忍耐，而中國海關曾下令予以相當時間對於死者之掩埋，無論任何季節之考慮。

順流而下，我抵達那穴，距離三十英里，時在十九號，聽說內陸有幾座湖沼，會有水鳥降臨其上，我意欲前往觀察，而且在可能內，獵獲些飛禽，我和我一班人伴同前往，意擬在該地留宿一宵，僱苦力一人，他承認曉得路徑，隨我攜帶行李，走了數小時，經過很沃豐的區域，栽滿烟草和蔗糖，但並未見有湖沼的形影，他引導我到一個大而繁盛的鄉鎮去，那裏我發覺居民對外人敵意行動。

此地我受到種種的威嚇，要迅速離開，想同苦力再前去尋覓湖沼，可以確地的說，他是一位騙子，我整天沒有看到湖沼，再同其他各地走去，距離咫尺之內，覺着置身於一座小村落之中，此地有幾位農人對我說，用舢舨順流而下，可以找到那個船屋了，我可毫不遲疑的說，我是爲他們這一類荒謬的說辭所蒙蔽了，因爲循着路徑下去，找不到有溪流的地方，直到此時，我感到極端的困難，因爲那些苦力將我的行李丟下，而且拒絕背攜前進了。

很快的，一羣民衆集中，而我感到處境很不順適，因爲他們決非有友情的，而且向我拋泥擲石，由船上帶來的那位工人究竟另找兩人代替，我出極高的代價，因爲我的命運完全操於彼輩握掌之中，走至不遠，他們又將行李丟下，不肯前進，除非付給四百現洋，此種要脅，我不能不服從，然在短距離內，他們又丟下行李而去，這是第三次我爲土人所包圍，突然間，人衆聚集，在威嚇下，繼以投擲石塊，我的船夫雇到兩名苦力，終於將我的行裝搬入船艙，我到遠時已下午十一時，經過極度煩擾，竟日未獲一食，此一縣區的農村，是比較平常的整齊，但無疑的，土人對西人殊爲敵意，他們似聚集在江岸以石塊投擲往來宜昌漢口間之輪船。

在十一月廿日，我始山上流返程，約行數英里，發現一位漁人，持着一條活鱧魚，這種魚類，我在前面已述過，是無法購到，約二百六十磅，長約八九尺，捕魚者先行拖曳到了岸上後，再割開出售，那天夜裏，船寄泊在一鄉村名爲大沽，第二天上水風勢甚猛，逆流的拉灘，頗感困難，因此船乃搖向對岸，以避風勢，但仍無效，由是就駛進山灣內，等至風平浪靜，在此我第一次看到甚感興趣的洗金方法，大約在河壩上工作，那一部份約有四十一餘人，一對一對的工作，其一人在河岸

總攔土，另一人替他搬運送給另一人，而此人在一架構造極為簡陋的機器上洗滌，那是包含一隻提籃，是搖動的，製造亦甚粗陋，上吊一橫杆以便搖擦，下面鋪一木板約六尺長四尺闊，內中割成橫竇的槽溝，其位置傾斜，上部繫在提籃之下，使泥投擲入籃，一人用一隻手扶住橫杆工作，另一人取水倒入，這樣內中容積物即被沖洗而去，沖到那傾斜的木板上，如是沙和金滯留在槽溝中，那較輕的泥沙即被洗去，每四個鐘頭，槽溝就刮擦一次，而那些粉末和沙粒籠集在那些布袋中，帶回家中，當即用水銀淘出沙金，然而其所得之數額極為有限，據我所曉得是每人每天均能掙到一百個鎊元的收入，在英國錢來算，約三個便士半，然這樣一個數目，不過一位中國人可以過活，而且沿河岸的上流，約有數千中國人從事於此業。

◎翌晨，風勢和緩，我乃能繼續上水的行程，在下午三時到達沙市，第二天繼續上駛，停留於俗稱爲「虎牙洲」，這並不是一個合於原意所含的意義，那不過很簡單的，兩岸有幾座小山緊密地合立着，在右岸有較高奇妙天然橋樑，其高可以使橋下的仰觀天際，在數年以前，一艘沙船滿載着大量的蹄銀，政府的資產，會在此沉沒，縱用各種方法想從事打撈這貴重的貨物，均無結果，沒有一塊曾經撈出。

在回程中，我的妻受到很嚴重的熱病，她的病勢顯然很重，我認爲非帶她到上海就醫不可，所以我們就趕着第二艘船到漢口，倘若在星期島那個沙灘上不會擱淺，通過那個水道平常約要三天，但若那輪船偶然觸礁，勢須停留數日，在漢口換輪後三天，我們就到了上海。

此間，我馬上準備，造好許多木箱，以便於在中國西部和西藏地方搜集標本之用，這在上海可以造得很精巧，但在宜昌，就不能得到，湊巧的，我能够購到兩枝負肩的鳥槍，這樣東西在此沒有看到出售的，揚子江爲無數奇珍異種的飛禽的原產地，在江的下游尤其是在蕪湖，較容易獲得，照例，是充滿着蘆葦，這可以作爲它們的遮蓋物，但難於接近它們，而平常十二口徑的槍，也不見得有多大的用處。

在上海住了一個月，我的內人已大部恢復，現在我又想到到很安全的可以循流而上，去做我最重要的旅行，那就是到西藏去，這是我久有的心願，假使同下水的路程比較，還上水的旅程更是一件勞頓的事務，且須耗去十天至三星期之時間，始能完成，這時間是依照向水流的速度及抵抗力而定。

當水位高，水流急的時候，而由各縣洪水所增加的水位，這種洪水，除非由上游積蓄壩堰攔阻者，均為地方性的，河床的漸次放寬，一至至淤積大海，所以宜昌可以淹沒，而在它的下游，僅有豐微的湖澤，而河道僅僅放寬些，在漢口可以觀察到些微的升漲，而漢口可以由漢河和洞庭湖的暴漲而淹沒，而在它的下游僅有些微漲，關於上水遲緩的另一原因，由於在漢口不能確定地寬到一隻上水的輪船，旅客可以在那裏等候至三天，或甚至四天之多。

在離開漢口後，我們很快的就抵達了洞庭湖，而且看許多在地方出名的船隻，像這類的船隻，都極整齊而清潔，狹小，而且是半甲板式的，這種特點，可以使我們很容易的辨別出，對其他江河的商船，這較值得注意就是河上貿易是十分增至百分之百，在湖口內，縱橫這一樹大湖，顯示有一大堆內陸的貿易數目，河水是很明顯的表示着在入口的地方低落，縱然，我極力想找出地方的幾種特徵，然而不能得到可確的調查，那巨量貿易經過此湖，那是很顯然的，但就我所能找出的，而多年所未給西人發現的洞庭湖南面境界，而各個河脈由貴州省流入湖裏的，大約都是獨及廣東和廣西的邊界，不問這個湖沼是屬於湖南的境內，所以至少有四個省份成為對揚子江一條路線，是不成問題的。

當我抵宜昌時，我開始尋覓合於我的目標作為上水至嘉定用的小船，而且需要能夠容納收集品用的儲藏室，然而這會證明這沒有一件值得購置的，而且我無意於租用，因為我欲在適樣說過那個城市改僱船夫，以便能儘速將收集品運出，其他所餘的事務僅不過要建造一艘船隻而已，當我將租真的造船說明書畫成後，即同及造船匠要一價目單，在半個月後，各方面準備大略完滿，我將這項工程交給一位當地的船匠，並約定在某些日以前，船隻下水後，他同時要負責早日完成，每日要給予獎金。

工作至是開始了，在選談不到進展的過程中，遇到一位競爭的同事，他說他以前曾經替西人造過船隻，極力地自薦要將此項工作約到他的手上，他的要求沒有達到目的，他僅能的集合了一羣流氓，用他全部的力量來阻止我所雇來的船匠，妨阻他們的工作，這種障礙事體經向領事館控訴，而經向有司衙門陳述，始停止，我可以說，此種騷亂要使工作停頓約兩星期，至此我應該說明我的船隻設計是在水位卅六英尺，用松材製的，船長十英尺，有平穩的船板和長槳，其目前構造的，和平

常士遠的戰艇惟一的差別，在於那像橡木屬類的紅木塊的船骨每端，有一塊同樣木材製的肘木，而不常僅有一塊，我訂立合約特爲此種堅強的構造，因爲曾記起前上到新灘去時，看到一艘小船經過沙灘所遇到的衝撞，當滿載時吃水二英尺，而且能適合擊登凡所遇到的一切石灘。

在看到這一艘船隻開始動工製造後，我得乘機又作一次下水的旅程，那是到一座名爲百里洲的島上去，約離宜昌三十英里，我同蒙哥馬利先生同往，搭他的小船，帶着我那枝鳥槍和小鋼彈，我們前進，抵達寧洲，長約四英里至五英里，中間有許多池塘，但完全荒蕪之地，多爲各種各色的奇禽的奇跡，尤其是爲羣鶴所光臨，有一種是我極端渴望能夠得到一個標本的，但對於此事，我慮之失望，因爲在這樣平坦廣場之上，像是不可能的將射程移近，一隻鶴和一隻鴿，黑白分別極爲清晰，在各縣的河谷上，可以時常看到，我乘時常試驗，但總不能得到任何一種，在這一個洲上，可以看到許多鸚鵡，鵲鵲和鷹，我僅獲得幾隻水鴨後，我們即到百里洲，當河水暴漲時，此洲大部份侵沒下去，略靠楊子江的右岸，在此中間，有一條道路，任何時可以通過當地的船隻，但若在河水降落，那沙灘是極危險的，水流迅急，直等水流將泥沙排除而去，變成堅硬，而十分安穩，這島洲約有七英里至十英里之長，而人口稀薄，僅不過有數家小村落，土人多爲農家，或捕魚，但皆貧苦，在河岸之上，可以看到多數灰色鴨鷺，但很難於接近，在中午時候，在洲之上的乾沙上看到，及至夜間，它們就到內部田殼上覓食，這對於稻場的收穫，有極端的破壞性。同樣的鸚鵡兩種鳥在寧洲所見到的，此地也很多，且有少數的土耳其鹿，鹿在洲上尙爲稀少，只較易於獵獲，與此洲對立的河岸上，極佳種的雉雞，亦可獲得，但現在爲中國人所毀並破壞其置窠。

等

我們現在開始回轉，在土水的路途中，停留在宜昌，離宜昌下二十英里，這一條處於楊子江的左岸，其流注於長江，這是我前次乘汽艇上去一遊的舊地，該市鎮聳立於岸之上層，與宜昌有相當的貿易，爲洪水所不能淹沒，其貿易的商品有莖而所說的植物油漆，鴉片和園藝之花草等物，宜昌堤岸是石岩而且崎嶇，但較適於耕種的場地均已開墾，河水（除值洪水中）極爲清潔，河床的均爲石塊及卵石所鋪蓋，在長江左岸而對着宜都市，有一條山北京引來一直到河岸的主要道路。

在我返宜昌，看到那艘船已很美善的次第完工了，但在未描述它怎樣建造前，我應該提及，因爲打聽說重慶潮濕不適衛生的氣候，我決定打斷以前的計畫，就是不攜家眷前往，但將她送回英

國，所以我整理了他們的行裝，看到一切的裝箱，在三月廿二日，極依依地將他們送回。

我極端依賴的這一隻小船，目前好給他充份素描一番，開首的其重要僅次於船身的，在我方面認為它的房艙，它的面積是十六英尺長乘八英尺寬，將近有七英尺寬的船頂艙，因為地板是光坦的，所以沒有抽屜，房間和碗櫃等之設備，但它內艙的全部方度，和堤岸上房屋的房間一樣，而且極適於製造最進步式樣的棚架和履箱之用，它的前部和後部都裝置有門口，兩邊有升降口和梯級，直降至碼頭，（因為房艙的地板離船底僅四英寸）上面裝有一個風窗，船頂艙呈圓形，并覆以最好油漆過的英國帆布，兩邊有玻璃之裝置，在房艙之每端，有一尺寬的木板通路，是為船艙上部的舖板和水槽，接着在房艙的前部及後部有兩個橫阻於甲板上的圓材，直徑約六英寸，在每一個船艙上出一英尺，均用繩索緊綁着船架，因為這些物件對上水時的拖曳，和船架船櫓的支持，佔一極重要的地位，所以在他們裝配上要極端慎重的，槳的長度是三十尺，分為兩部份，分槳身和櫓柄，槳身是木板製的，約九英寸寬，外面用鐵片包裹着，為避免劈裂，內面一部份比較狹窄，是用螺釘和鐵籐和櫓柄連繫着的，因為有兩個圓材，所以可以有四個槳槽的地位，但不幸在開始時期，我僅準備兩具，後來其中一個在險險的地方，折斷，致船身陷入危困的境地，所有的船隻都應該具備有兩對的槳。

擬着船艙的前面，樹立着船桅，當順風的時候，張起當地綿紗幕布製的中國橫帆，所有前艙都裝飾有船舷配以艙口，這一個前部艙撐住約四英尺深，對於貯藏錨索和糧食最有用處。在雨天或冷天，船夫常入內睡覺，但在晴天，他們有一種較鬆軟的竹棚，覆在前部，再用席蓋上，作為遮蔽之用，橫在船首，插立一柱強硬的船樑，用硬木製的，有鐵箍任，而在船划之中，有兩個槳耳。

中國的造船匠常挑選一塊木材作為船樑的時候，多弄覓一種彎曲紋的木材，說它們這是較堅固的，那船首划槳在那橫樑轉動是一條圓材，適合於船的大小，它內部用木板，較薄的一端用網縛或螺釘或兩樣同用，兩隻狹而厚的槳身，那圓材用巨索裝置在內面的木板，隨其尺寸之大小，我的船隻僅不過三十英尺長，但許多大沙船都用長約六十英尺，備有約四十位左右的人員。在沙灘上航行是完全不可少的，而且據我所曉得的僅用在中國，以他們技巧的用法，那些船可以在急流中迅速轉進，縱然外觀極為笨拙，然當洪水時下駛，或是船隻上最有用的物件。

在房艙之後，船隻仍裝着糧臺，在糧臺之下，有兩個屜櫃，一個用爲貯藏糧食，其他一個用爲放置船伙食調器皿，這是很簡單的，舵柄差不多要觸到艙門，而我的船長雖然是一位得力而誠實的人，顯然太矮小了，使我不得不另爲他預備塊特別用具，使他可以登站，更可以使他遍觀房艙上頂，在糧臺上，沒有一間灶房烹調我的食品，且在此處我男僕和廚子睡眠的地方，全部船身是用前面所述的植物漆油過，這樣的用法在中國是很普遍的，雖然我再將房艙上頂再油以白色，像我的意思，這可以使艙內東西變成陰冷，在我一方面講起，雖較理想，但其他一方面，顯然是一種失敗，此二種失敗，此事將在下面看出。

第六章 穿過楊子江的咽喉

船現在是準備就緒，我第二步的考慮就是要雇聘一位船長和船伙，前者我在稅務司處雇到，他同我住過兩年，可算一位誠樸而且能够於船處危險的當兒負責，我將選擇船伙的事件完全付託他辦理，這些船伙包括一位搖櫓的和八位拖索，後者在水時有極艱鉅的苦工，而且危險，那些小徑離水面約有一百英尺，僅僅有十英寸寬，當是他們要踏完工作，而在這地方，倘若船突然有些側斜，而至垂直屹立，而他又不能迅速地管制拖索，而安置索釘，這是連繫在船伙的肩上，他們或者即要被拖曳向懸岩上丟下去，一種悲慘的陷沒河身，而他所倚靠爲生的河水，就是他的墳墓，屍身可以時常看到浮於水面，但當地人都很謹慎避免此種危險，此位船員連同剛由英領遺派出來的助理收集，德國人名李却夫，和我的廚子翻譯及男僕，連同我本人一共是二十一人同船，這樣約裝載在一艘小船上，像是非常擁擠，但船駛未遠，還需要增加人員。

我現在在房艙中有了抽屜房間，和棚架，足以貯藏大大小小的木箱，此種木箱是我所要收集標本，內中包括我所要分發給當地收集員七十個糊蝶網，化學品，醫藥品，植物學晒乾之紙張，繭類等類，佔據了甚多的地位，其餘則爲放置罐頭食物，照像儀器，衣服，我的槍枝和彈藥，這些武器火器包括十二發和一枝四發的射擊槍，一枝小槍和一枝溫開斯脫來福槍，極長的竹製拖索盤繞着，爲着轉彎時用，它具有極大的力量，縱然沒有糾結，但一經箍夾即要碎斷，它的一般用法在於拖曳，而且出於竹節之尖銳性，除非拉尋特別小心，是相當危險，我還帶着一根鐵鍊在船上，和一條小

分之三載索，係我在上海時購置，以備危險時應用。

一切看到準備完妥，在三月廿六日下午四點三十分開船，但各事尙未整理完妥，尙有一位醫士留在岸上，他慌忙的趕到，看船已啓碇，遲至船艙時跌出，但當即被救，除全身受濕外，并未受傷，江東輪停錫江中，當我們經過時，他們會鳴笛一響我們多日以來所聽到的，還是最後一聲汽笛，在離開市鎮以後，那天晚上船停錫在一不知名的河口，這是小溪流，取名的理由，是因爲沒有一位西人曾上去過，中國人時常是對一次長程的行船某一日，先作一個短距離的航行，而我也十分準備二次小憩，爲着留心拖曳的船快，使他可以因爲離城太遠，不能在當天晚上回去。

第二天早晨四點四十五分啓碇，拉灘有數小時之工作，隨後有微風，順流吹來，我們得揚帆而顯，直至一座小鎮，離宜昌九十華里，當晚我們在此寄碇，此地係下午五點三十分到達，而我整天在倉裏忙於整理各件物品，而對那些急待要用的將它放在近處，在三月廿八日上午四點四十五分開行，颶風，但來久風息，所有拉灘的船快均上岸向逆流與拖，我們現在向大同灘前進，此地岩石嶙峋極爲危險，這裏有一艘救生船專司搜檢河上的浮屍，能撈救生命的即撈救，我相信他們每次撈得或者救出的，均得到酬賞，他們合組有五人，因爲他們標記是紅色，所以極容易辨識，政府曾供給他們的一切，而他們是駐紮在最危險的地帶，到此江流速度極強，而且這樣的逆流又常着逆颶風，我們不得不暫時停泊，及後我們設法進展，但未久不得不在石灘下面過宿。

翌晨，四點四十五分啓行，橫着極強的激流，費時約三個鐘頭，這裏要雇更多的拉灘的，一共雇到十五位，將船牽過急灘，我希望白晝中抵達新灘，那時並無經過險灘，午前看到一艘沉沒大船屋，在三天前陷入悲境。

被碎鉛片殊極普遍，估計沉溺的人數是不可能的，但其爲數之多是可能無疑義的，今天寒暑表標着八十五度，在下午一點三十分抵達新灘，而我覺得要上漲，除非將船上的貨卸下，並不是爲着河床狹窄而是爲着使它更得些輕鬆穿過急流，惟據我所見得的，並沒有急灘，今天下午有一艘沙船破碎，幸而沒有損傷人命，全日括着風沙，而船上各件物品盡滿沙粒，像是到處在穿織着，剛到此地，我的一位船快，會因不省心，抓着船索，而將手指括破了，他的肌肉被割入骨，我用石灰藥和麻布裹好，但仍留在船上，以期可以痊愈，但這不能像我所期望的，最後我送他到岸上，再另

僱一人管舵。

三月三十日，晨六時開始卸貨，雇苦力數人送到蘇頭一間棚屋裏，船乃等候他們回棧後再拖曳，因此致令遲延二小時，那時拖曳的船快是三十人，而進度只僅寸步，雖那急灘總僅不過二百二十英尺，而上灘一直至五點三十分，從這裏可以想像到水流的湍急，等到抵達灘頭止，又從事裝載，工作一直至黑夜，我的船隻算是爲西人所有而是第一次爬灘，至當地土人對外國人的感想，我時時注意套船在夜間的安全，內中一個爲鐵鏡，人在當地的船隻上很難找到，和一架鏢終夜守着，以防奸細，因爲他們可以隨時割斷，至令船身漂流，而可能的將我們送回下流急灘而至於沉毀，終日括着風沙河水是很低落的。

三十一日，經過不平靜的一夜，在七點三十分鐘開行，在一個細雨濛濛的早晨，而拉灘的經過一番艱辛的拖曳穿過肩灘，懸岩有一百五十尺高，停泊在歸州，這裏因爲避免意外及避免意外時常多僱人仗，我乃經常的多增三名，此處有多數險惡的石灘，而在某某季候內，當河水上漲，行灘極爲危險，巨遭不測者，頗不乏人，去年郵件船曾經沉沒，所有的郵件全部遺失，而且損失人命，今日整日無風，拉灘工作殊爲艱距。

四月一日——晨六時啓舵，水流甚急，九時，經過三小時之工作，我看到我們僅行十五華里，下午三時始抵達洩灘，在目前河冰狀態下，灘流並不見得如何的惡劣，但有時期是危險的，半小時後，又到達一個短灘，而此地之河床較我日前所見的定要狹窄，縱然一帆風順，尚需要三十人拉灘，七時三十分抵達巴東縣，城市係在右岸，而據我的船長所說，離宜昌三百六十華里，今日天氣晴和，寒暑表標明八十度。

在四月二日晨五點鐘起舵，氣候甚佳，風輕緩，而船快拉灘較爲費力，白晝中這一個小灘，進入一座山峽，晚上船寄諸於此，我看到各種各色的野玫瑰，呈着深紅的顏色，鳥窠稀少，殊堪吸人注意，此時確是它們薈巢的季節，但它們是隱匿了，像這樣荒涼情境，我們是沒有遇到的，除了岸上有多數的蒼鷺外，不能找出其他之標本，中國人對此鳥並不捕獲，而它們像並不至於常遇到自然的仇敵。

四月三日，四時三十分啓舵，順風，向巫山峽前進，道在揚子最長的山峽，有二十英里，兩岸

四月十日，照常晨曉開船，天氣晴朗，雖無風，但一個急流使拉灘的船伏極度費力，時近中午，氣候轉熱異常，登岸後我找到數種極感興趣的植物，長在河岸的低地，我搜集了些類，作為日後同一類對證之用，空氣為一種橘樹芬香的氣味所籠罩，橘樹是大量地栽種着，而且成為商業上重要的物品，今日的行程僅不過五十華里的距離。夜晚在一座村落附近停泊。

四月十一日——天晴無雨，船伏拉灘殊苦，尤以水流太急，行了六十華里，船寄錨在一個洲島之岸，該處岩石甚多。

四月十二日——晨開行，當即遇着一次急流，是有霧的天氣，寒暑表標明八十度，氣壓甚低，今日行五十華里，是晚，在龍州留宿，一個小鎮，其地附近種植芙蓉花，以製鴉片，該地離重慶為六百華里。

第七章 繼續上水的旅程

四月十三日——晨開行略有微風，在白晝我注意到各種植物的秀麗，屬於亞熱帶性的，我深引為遺憾的是我不能在此地長住，至於睡得愈早愈妙下去，因為我的目的是在夏季沒有到臨前，要向西方前進，我不得不被迫放棄享受預期的樂趣，不過是希望可能在那裏由在那富於植物寶藏的地方，作一次長期滯留，中午有風，拉灘船伏感到工作輕鬆，天有陰雲，行九十華里，今日寒暑表為七十度，傍晚，泊在某一小村鎮，離重慶五百〇五華里。

四月十四日——今日行程如常。無足記的地方，除了那錯綜的河床，且要平安穿過小峽，我不得不雇用一位當地之領港者，因為河床內有許多危險的灘岩，兩座塔矗立在左右兩岸，今日行了一百華里，離該地一小市鎮約兩英里，離重慶為四百〇五華里。

四月十五日——風順，天晴，船伏拉灘頗感順利，氣候佳而多雲，寒暑表為八十度，此一部河道沒有山峽，是一片平坦的鄉場，走了六十華里，離重慶減至三百四十五華里，農村頗有較好的植物，穀類，豆類，煙草，水菓，和芙蓉花，該鄉鎮有相當的居民，人民性情和藹。

四月十六日——晨曉開船，順風，下午四時抵達涪州，此地是芙蓉江流入楊子江的入口處，由涪州省流入，貴州是中國最荒涼一個省份，它石灰質的地面，對於耕種至不能利用，但也許是富於

山約有二千英尺高，但隨處露出松寬闊的綠園，景緻至佳，凡可能耕種地，均多開墾，人口稠疏，是夜船隻停舵在山峽之上端，現在離宜宜是五百六十華里，到重慶則有一千四百華里。

四月五日——照例四時三十分起舵，無風，拉灘的船伏上岸工作，江流甚急，備作十四華里的行程，所經過之鄉村，均為高地，種物，穀類，烟草，和蔬菜大量的播植。

四月六日——照例四時三十分起舵，九時三十分抵一小灘，很平靜的駛過，風竟日便利我們，傍晚我們穿過一個很險的右灘，今日行了一百三十八華里，是一次很好的成績，此處我聽當地土人說，上頭有一個極惡劣的險地，在每年這一個季節裏，岸邊水甚淺，差不多有一運貫的險灘。

四月七日——氣候惡劣，七時啓行，有三人失蹤，他們未得到我的允許，渡江而去，晚夜所聽到的險灘，現在是到望了，江水像滾水一般，有四名船夫把舵，船頭的長槳搖着，那情況像不能穩御那船隻，我很憂懼，倘非順風，勢會不能穿過，河岸是險阻的，岸邊有許多峻峭的小岩和漂石，總之一處極險的地方，許多的西洋杉和松樹稀疏的在上山岩之上，風景幽妙，但極幽暗。

每靠近某一個重要的急灘，時常可以找到村落，居民以拉灘為生，和製造出售竹索，他們住在懸竹製的蓬屋，因而可以隨時遷移，而且是倚靠河水，當枯水時，岸地乾燥後，就移到下面去，若值水漲，仍移在原在所在地。

四月八日——天早明亮，即開行，略有風，植物像是變類了，我注意到一種是榕樹，在此地生長，并不是屬於印度種，因為并不是由核幹插入的不定根，但這是一種極為雅緻的樹木，簌簌像月桂樹，所供給的蔭涼是極有用的。

四川所有這一部份，是着極端的興趣，是高地的耕植，有相當的居民，主要從事於農村工作，是役在萬縣下端的附近寄鋪，對岸有兩座顯明的寶塔，此處的河道是向西南兩彎曲而上，在我的估計，約有二英里的寬度，該城位在重慶和宜昌的中間，是極美麗的一個地方。

在萬縣有一位英國國教會的人士，來到船上，并極為友誼地問到我有何信件，可以由當地的帆船送下。

四月九日——天明開行，頗為輕快的風勢前進，但不久風平，行了六十華里，船泊在一個小村

僻靜處，全日未過有亂船的地方。

關，當晚在寧州上湖二十華里宿。

四月十七日——僅行三十五華里，晚上下雨。

四月十八日——今日天雨，一次逆風，幾不能拖曳前進，下午四時，天氣轉晴，乃啓舵，在臨約半小時後，我很驚異的聽到船快叫了一聲「外國人」船，其意義是船中有英國人，及向船後回望，看到一艘小船飄着特種的旗幟，一看就知爲不是中國人的，我乃停船盼其能趕及，迨至到達，我見到乃喬治先生，他是爲着一個商品洋行來趕程，聽說重慶要開關商埠，他的目的爲想在那裏佔第一個位置，在宜昌他聽到我的動身，乃迅速地兼程來趕我的船隻，現在我們結伴同行，寒暑表爲八十五度。

四月十九日——今晨天黎明起舵，有一片美麗鄉鎮經過，植物極爲富饒，我很白楊樹的枝幹上採集有一種幼蟲，而且得到一種極爲精緻的積類，然而很不巧，這是一種多毛的植物，使皮膚激烈的癢腫了，尤其甚的，是那毛刺散布到房輪的地板上，簡直有一個星期之久我們不能睡覺。

四月二十日——清晨順着微風而上，夜裏在離重慶四十英里的地方下錨，我是預期明天可以到那那邊的，目下所經的區域爲多山地帶，但無多大興趣，樹木稀少，寒暑表爲七十九度，晚上下雨。

四月二十一日——正午到達重慶，雇轎子上岸，在那一時期，西人走在街道上，覺着不很方便，一次漫長而不愉快的里程約用三刻鐘的時間，上坡都是走石階，將我們引到柯本先生的住宅，英式的房屋，他曾在如此不舒房的地方過了三年的僑居。

這是一座大而重要的城市，爲雲南四川貿易的重要中心，有數百艘大沙船由這裏下去到宜昌和沙市，更是分配外國貨品給全省各地的大商場。

在重慶，相當換了幾名船快，在這裏面，有跟隨我回到瀘長陽所訓練的搜集員，這些人員我仍留着雇用，其餘除了老板外，多設雇，代以新從重慶雇來的，因爲他們很熟悉上水的路程，這一批船快簽了一個合約，說在十八天內可以拉到嘉定府，這當是需要取得一張文件，由他們簽字，從以口頭上說是靠不住的。

在四月二十二日，離開重慶，由柯本和喬治兩先生伴行，天氣炎熱極點，在船內的寒暑表升至

一〇〇度，行了二十五華里的短程，寄鐵。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四時三十分啓程，上水約四英里，柯本喬治爾先生相帶返重慶，除了我的助手和李粟先生外，他們是我抵敘府前所見的最後西人，敘府位於楊子江和岷江的會合處，今日氣候轉冷，在九十度，行了九十華里。

四月二十六日——天明開行，天氣晴和，風景秀麗，抵達一個山谷川流富於植物的區域，沒有看到大山，白晝黃，看到幾個鄉村，較過去的房屋要為整齊，在一小村鎮停泊，此地離重慶為一百五十華里。

四月廿七日——晨光初上，船即開舵，路經一小城鎮，其左岸有一寶塔，此地景緻俊美，細竹中雜以樹林，是一種極美麗的樹林，有暗綠的叢葉，一種灰暗色，是高而輕軟的長成，其高度雖不大，但此種木材多為中國木匠用來製造傢具和木箱等，有香味，田舍多建在樹蔭之下，且為白色茅草結巢其上，這些鳥窠和該鄉國普通於窠同類，而它的光臨常為中國人認為其地是幸運的。

在此地遇到一次煩悶的遲延，有兩名軍醫僱來的船快說是生病了，其餘的想回去而且帶他們回去，現在這樣一來，勞要阻擱許久，於我亦受到相當的損失。因為我均經付給每人到嘉定之一半費用，我的船老板為表明他是一位船長在事實而不在名義上，經過多時之談話，他開始同主使人為難，將他的發辯攔住，用竹板給他一回嚴重的鞭答，這樣就醫好了他的毛病，恢復他的工作，無疑的，這是一種很危險的法子來管理這些水手，尤其在如此遠地不能得到一切援助，尤其是發生率直之集體行動，可是，事態之展佈，尚見良善，而我所感為欣幸的，是為此處我未受到困擾。

今天植物的種類是變換了。很有幾種類似西洋杉的樹木，和那些甜栗子樹。行了八十華里，溫度為八十五度。

四月二十八日——黎明開行，白晝中路過一小市鎮，有成羣人奔跑至石擊船隻，大喚「殺洋死鬼子」。

成塊的石頭，投向船上，幸無損傷，這決非第一次為四川土人所侮，除在重慶之時，今日經過二片田地植着薯紫，以製鴉片，大量的煙草，生長着計有兩種，是晚稻在一小地名爲龍溪，修託，行了八十華里，夜晚氣壓極低，我盼望有雷電，但仍無泡影。

四月八日——從筱府動身，那船由七十位苦力拖曳，向城市上流拉去，拉灘的山徑在左岸，而且極便使喚的，這些鳥隻繫在一條長竿上，每竿有六隻鳥，在白晝中，我走到岸上去，看到許多奇特有趣的山洞，爲那紅岩石部出，內放有中國人的棺材，有一個洞口，正放着一口棺材，用樹枝來遮蓋，其樹幹的寬度約一身圍，這些山洞爲另一種人類所居住，爲中國人所驅逐出來，相信是很古老的，有幾個是較寬闊的，那內中國器具所留下的餘痕還約可見，有些是在山岩上面，須用梯子爬上去，那裏面還有睡地和床位，均可看到，用沙土間隔的。

五月九日——水流仍甚急，需要更多之拉灘者，行了九十華里後路，拋錨在一鄉村上，船錨製造所專造鍋爐，專爲那上面近河處煮鹹之用。

五月十日——灘流急，拉灘更爲費力，在這上流的河道，則從未用過帆，這裏植物的種類多變換，而在那地上可以看到穀類。煙草和芙蓉花，梨和杏樹也有生長的，但這時常爲中國人拿去生吃，而西人很少得到一個熟的。

五月十一日——照常衝過急灘，行了六十華里，但沒有經過石灘，風景佳麗，地勢似又轉變，係多山區，船停舵在越馬縣。

五月十二日——今日景物顯然變爲荒野，該區域內無多大耕地，經過一長條急灘名爲遮衣灘，費了四小時苦工，而在某一時期內是相當危險的，過灘未遠，河流分支，看到一塊沙洲。

五月十二日——今天經過一次宜人風景區，仍少耕地，最主要的工業是熬鹽塊，由井內釣出，內中有好些沉沒在深溝裏，多在江的左岸，那夜我的船隻停泊在竹根灘，這是視爲鹽市的中心，這裏的市鎮比我最近以來所經歷的城區，其人口密度是大些，我現在離嘉定僅四十五華里。

第八章 由嘉定到華山

五月十四日——晨起，經過一陣雨夜之後，很早啓碇，和平常樣拉過急灘，在下午三時半抵嘉定，船停在城市附近，但未一刻，一陣石擊令我極爲驚異，船伏乃將船隻拖入較平靜地方，事件之發生，並不值爲驚視，而我的一批船伏被擊致傷，有數塊石頭，其大若蘋果，投河船上，而遭船

乃很快的向下水退下，但很快的一羣人愈來愈聚，有的爬上屋頂，繼續投擲，河水甚淺，雖經攔在淺灘幸尚能拖離沙岸，倘若陷入深灘而不能拔出，我們很可能的受傷，甚至被殺，最後幸而脫離威脅到另一不安的地方避去，船乃平穩辦事，我的護照受過檢驗，而道台送來一信，囑我不要到市鎮內，因為三年一次的考試正在舉行，有三萬餘學生來此受試，我聽說兩位住地教友會離此他去，在此時正適紛亂之時。

雖然，我在船上，正像一位囚犯，直至該時，學生可以離去，他們的工作，可算過去，但我極可能的準備隨地旅行到巫山，我所要走的方向現在不是河道了，我要攜帶的各種物件，經過檢視後，始行包裝完竣，屈苦力二種輕重，此地我山內地會的李里和華氏兩位先生協助，他們是由我一位苦力替他去信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包裹要同樣的輕重，但對那些揹仗確是一事不能滿他們的心願的。

我曾有一位從重慶雇來的工人，是領事館介紹他來的，他保證他是一位可靠的學徒，他的責任是幫我屈苦力和送信，有了他，我可以對價錢方面得些便利，至與苦力誠實與否也要他負責的，而且那些頭人，所餘的重慶雇工多辭職，遣送回家，這樣同我一路行的共有五位和一位船老板，內中三人曾經我在長陽時所訓練的，而是能勝任的收集家，而他們現在是受到我的命令去鄰近的地方收集，尤其是在我要離岸那個地方，就是對岸，距離一英里的市鎮下面，靠近一處小山，完全為松杉所遮覆，而樹蔭下有數座神廟，建築其中，內中有一尊錢金的佛像，老板去負責調整船隻，而在嚴實是看那洪水上漲，即須移船至另一邊岸去，而且將船在逆流上上碇，他又負責刷擦船漆，因為我覺到所漆的白顏色，吸引多人的注意，然後漆上和其他船隻所用的同樣顏色。

此處洪水並不是一番小事，而水位可以在一夜之間漲上數尺，惟一的指示是水位牌上有些微斑點，像這樣的洪水多是山上積雪融化的。

克里多先生和我乃理髮，看上了中國服裝，頭上包有一個人造假髮，藏在帽子裏面，我們覺得較冷而舒適，其最大的便利，就是像這樣的化裝，可以避免人羣對我們的注視。

有前述那些理由，所以我們不能在這個時候去參觀那城市，在對岸有一塊巨大紅沙製的石像，形式是坐墊的，由雙手和雙膝至少有一百五十英尺高，頭上叢生有葛草，有小樹生根其上，像這種

可以毀傷其工作，但其外像仍可得有十分的輪迴。

兩天，我打算離開前，那道臺同他十五位隨員，全體衣着富麗堂皇，他本人特別穿着海軍絨假外衣，和綉以各種各色最漂亮絲質綉花，船內不能容納這些人，但他到船上問到我說會打聽說我有一架極鬼怪的機器，而說我的意思是與毀滅這一個城市，我會經明白確示並無此種情形，而終給他相信我的目的不外採集些生物家所感興趣的東西，像蝴蝶和鳥類等物品，他不能相信也不肯相信，又問及這些物品有何用途，而且我拿了這些物品有何用處，我說我會經有一張護照送給督方，而我正為此目的到瓦山去，在我收集過這知動物過後，送回英國，因為本國國民對這些東西極感興趣，而對這類物品極為重視呢！

到後來，他似乎表示着十分滿意，但說他不能給我送一名護兵或允許我到那邊去，而由我所能蒐集他的用意，是要我到成都方面去，但我乃拒絕而說我的目的地是在瓦山，而我完全的正義，充分的道理可以到四川各地遊歷，無論他應允或拒絕，經一番談論過後，他即離去，顯然懷着一番不悅的顏色，雖然我的目的算達到，但當我剛離開，他派兩名護兵跟隨我到峨嵋縣，在那邊另有調換的隨從，我覺得他所以厭惡我所選擇到那條路上旅行，是由於這一條路總要經過獠民族的邊界，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部落，或是異族，這些部落，中國政府持着一種戰爭的狀態，而那些夷族，他們是永遠不能征服的，他怕的是假使遇着時常發生搶劫案時，我或有被擒的可能，而因此他是要負責的。

五月十九日，雇了三十名擔行李的苦力，上午十時動身，到屋瓦山去，此種場合，我要住一整個夏季，在秋季回到小船，再驅舟回宜昌，而送所有的行李回國，除了那些苦力外，我有克里多先生，兩位護送的士兵，和一位譯員，這是天氣潮濕的一日，我的休憩的所在，為一小市鎮，名為謝溪，午後四點鐘到達，狹窄的路徑，所經過的區域為沙石地面，渡過四個溪流，致延誤時間，我到一間冷落客店，而可以購些雞蛋，乃發一口氣，而現在我所被迫留在船上的嘉定府是還留在後面了。

五月二十日，經過一宜人區域，使我回憶起漢密克地方，是稱沃饒的而有大直徑的水車配以瓷磚，是用以灌溉的，白晝看到一園丹桂花盛開，在一種檳樹上，離地約十英尺，傍晚抵峨嵋縣。

在華英谷新北的護照，調換兩位護兵，而由衙門另送兩名新兵，峨嵋山高一萬一千一百英尺，離北約二十英里，是一座壯麗隱匿的山峯，因越路關係，我不能上去一遊，想在回程時作一番暢遊。

五月二十一日——鄉區仍甚可愛，天陰雲，中國的苦力揹着白蠟蟲的卵向東方走。

這種奇特的目的，是一種蘭類的小生命，養殖在一種樹木上，但須運到二百英里外去產蠟，在那邊它又在另一異種的樹木生臘，它們主要的產區是沿安南河的兩岸雅龍江的支流，我所索得的調查，是那些卵于三月間大量的發現現在大葉子水蠟樹的枝幹上，鑲嵌在小小鱗包裏面。

那鱗包在四月底聚集起，製成小紙包，每包約重十六英兩，約有六十個小紙包成爲一名苦力的捐負，而每當輸送的時候，要特別小心，指多在夜間或陰沉的日子步行，因爲有日光會很快的曬整個的鱗包成熟，在歐足的地方，那包裹要解開，而那小包裏薄薄的鋪開，放在冷處和陰暗的場所，許多苦力多取道常林那一條路走，那裏他們可以渡河，但我所探聽得的，是有些走遠路，直穿過那獨立的傑傑族的區域，但要納稅，他們纔允許其通過。

他們到嘉定府時約在五月初，那時他解下小包，而由二十個到三十個的鱗包裝在一張木油樹的葉子裏，在那葉子上面穿成幾個粗的洞口，使得那些昆蟲逃出，而且穿插過幾根穀草，因此就可以在樹枝上生蠟了，這是一種椴樹，像橄欖樹的式子，繁密的長在稻田旁邊，在嘉定府周圍山腳的區域內。

在天暗的時候，那些蟲很快的由鱗包中爬出，到那樹枝上去，再爬到一直至那樹枝上面，在樹枝的下面很快就發現了許多蠟，這樣慢慢地增多，全部的枝幹上覆滿白蠟，差不多在一百日以內，達到或約有四分之一寸厚。

那樹枝山是就剪去，儘量而很留意的刮落那白蠟，刮入滾水裏，當那些浮在水面的即撇去，這是最好的蠟了，那些樹枝然後又丟入缸裏，而由此所溶化的蠟比較黑暗色，而且是次等了。

這是用來作蠟燭的，或用於塗抹那次的質料，而用木作上的，就是打蠟光腳了。

下午四時抵達楊村，夜裏在此歇息，行了七十英里。
五月二十二日——六時三十分起身，旅程中經過極沃的山谷，九時三十分抵達龍溪小鎮，由蠟製爲上坡的路，下午到達了新場，我在客寓中住在一間極惡劣的房間，這一個房間隔著四個污水池。

雜中聞

鄉村的旅店普通都是泥土蓋造方方的式子。牆的外面屋子是朝內的，在中間居多。有一個天井，有時是用石子鋪的，天井的中央平常多為凹陷的或是洞戶，那是容納各種的污穢物，那些客店價常是極為污穢，尤其是當那村鎮不是居高地時，而有時但極為罕見，有一種房間較其他的為清潔而好看，或者是替過路的官員預備的，在夜晚會叫喚有竊賊，約有一打人會被拿獲送到城外去，我一共有一十二位同行者，其餘的住在另一個房間內，沒有受到驚擾，他們在天明時離去，約留一小時，我所喜慰的，是並沒有增添來到，有一鬱悶的時候，因為身邊留有大量的銀錢，也許是他們覺察到的一個事實。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七時啓程，在九時渡過一條大渡河的支流，行經一塊荒野崎嶇的鄉地，在大渡河山谷對岸另一端，可以看到許多樸樸的房屋，這些房子可以很清楚的和中國人住的區別出，不用泥土而是石塊，而有平面的屋頂，小小的窗戶，和藤穿樓，路徑現在是極狹窄而危險，稍一滑足，足以滾到幾百尺的深淵中。

一天的疲勞，在下午四時抵抵坪，此地高度為四千二百五十英尺，我得遇到一位客寓的主人，至有禮貌，他給我看一部份的泰晤士週報，是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廿三日的，包括有關於著名朋遜和其他人的審判的消息，這份報紙會係巴貝爾先生十一年前赴瓦山時所留下的，房主人又告訴我說尚無一位西人到過這裏來，當天，氣候潮濕，有好些雜雞的毛羽留在路旁。

五月廿四日——大渡河的主流今天看到，路或可以說近，可怖的至為狹窄，盤繞的傾斜面上坡，另一邊沿時有小岩，稍一失足，足以殞命，更無餘地足以穩藏，赤裸裸地無擒抓的餘地，成一直線。

在此地俯首可以看到數百尺下大渡河，在那多灘岩的河床上，急急奔流，這尚我初次身歷其野的大原野，而那條河實際上成爲中國人和標標族的分界，下午三時，我抵了金口河，村鎮位於山嶽裏，旁有一條熱吼的急瀑在流着，溪的對岸係一懸岩，這裏看到極粗劣的客棧，給我一間建在污水上的房間，我覺得臭氣難忍，我和衙門的士兵對調，他們也沒怎樣的反對，白天裏我找到幾種有趣的雜雞，這樣使我發覺這一個熱氣充騰的夾崙是搜集的好地方，我可注意到爲將來隨從的駐紮

號，在下午四時，窗戶裏看出，有幾頭羚羊，在那懸岩的棚架上，僅僅約二十碼的距離，我的來福槍不幸放在梢夫處，他住在另一個客棧，我乃立刻地追過，在對準他放一槍，獵得一頭，還使鄉人興奮起來，而且還有兩游水過去獵取，這樣很幸運，供給我們兩日的餐菜，這樣在我們久食米穀，麥餅和雞蛋已覺厭煩後，得到了一種調口的肉味，而有時但並不很多的一隻山禽。

五月二十五日——晨六時離鎮，向橫嶺的東面轉至，而是一部份靠着大渡河支流岸上，經過兩個小市鎮後，始抵達歸化場，我在此地住了一夜，現在離我的目的地大天池僅十五華里，氣候多陰雲，經過一個多山的區域和艱鉅的羊徑。

五月二十六日——七時動身，十一時抵達大天池，這裏我遇到馬丁神父，他是到各教區巡視，他的總會住址是在黃木廠，離此約有七十華里，他除了巴貝爾外，從未見到一位西人，是約在十一年前，而且對我慈惠的借我房屋住，我對此所得之便利極大，在全村的屋宇中，可稱為優等了，且極為舒適，此位熱心宗教人在鄰室居住有多年，但並不志願回返歐洲，他有許多信徒，而且都極愛護他，在黃木廠有一座很好的教堂，當他去外縣巡遊時，他時常在土人屋內勾留工作，我第一次注意到有幾位菩薩廟會是破爛的。

當我將物件搬進屋子後，我付還而且辭歇那些苦力，僅留四位梢夫，因為我要在此地住整個夏季。

我應對那一位教務的屋宇要一提及的，他很寬慈的供我使用，是位於華山山邊，山高約六千英尺。在我抵達後之次日，我開始去觀察怎樣收集標本的法子，上到對山的斜坡去有一橫嶺，我行到一條極險惡的路徑，石頭及懸岩極多，隨地生着森林，越過舊日的水道，我發覺許多有趣的植物，我乃收集好時，用以晒乾，我的結論是還未免免到收集蝶類有嫌於過早。

那鄉村像是人口稀疏，我注意是鄉村中所戴的頭飾，因為這裏的帽子除了兩塊厚氈製的外，尚甚少，裏套是灰白色，外面是暗灰或類似，邊緣向上，我覺得這種式樣是西部中國和東部西藏所特有，在那裏是專門戴的，極有玉蜀黍，而那馬鈴薯是由法國所傳進來的，雖然並沒有多大耕植，但鄉村普遍是茂密的森林，地勢崎嶇，有些地方多是大而峻峭，和分離的山丘，其邊岩部份之險阻，

從兩兩的竹林很難看到，其地多半矮不一，我聽說山上富於虎，豹，熊，和羚羊，而且野牛，這我狐疑到是德威神父所著的，可以在屋瓦山山腳的低坡處，其中僅有一部份我幸得看到一塊獸皮，據說這些野獸極為活躍而兇猛，而在冬季，標標多出來獵獲，為着要取其肉食，其味甚佳，這些野獸多是灰色的，有大而分開的角，在頭頂上生出，向兩面分開，鹿子是到處可以獵獲，而美靈雉雞，尤其普遍，有兩對活雉雞有鄉人送來我處，其脚曾因捕獲時而受傷，我用一千個銅元購得，約合三個先令，尚有兩種的鴿子，像兩塊綠色岩石，寄生於絕壁之中，其小的一種，我獲得數頭，但大的一種，野性較大而難於接近，這一區域，像是植物的寶庫，時常有小販拿那些野毒出售，因為數甚多，我的廚子將它製成果醬，有兩種覆盆子和醋栗，在野地生長，時常拿進天主堂教區裏，有極美麗的野玫瑰，最堪注意的是那紅紫色的花。

在五月底，氣候是極端的轉變了，雨量甚多，有時極冷，和我去年在長陽時有同類的氣候，較中國低部四個季特別劃分清楚。

六月十日，天氣晴朗，差不多算我到此第一天了，我爬上華山的一個高山坡，山進而研究它的南部的斜坡，我發覺他全部覆蓋着鮮的樹林，氣候甚冷，要談到蝴蝶，時間尚覺甚早，那是一天，明白的天氣，打箭鏢上的大雪山在西北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以鳥飛返是八十英里，由大天池去需時八日或九日，山再上去，在裂隙中，突出的懸崖上，掛有巨大的水柱，附夾在草莽中，俱能一看到，這些並不誇張說，有許多其大如禮拜堂之尖閣相彷彿，而當這種冰柱下落，同時夾帶有數噸泥土，和石塊一齊滾下，在它所懸吊的地方，留下巨大的圓形的洞穴。

六月十五日，有幾位探探來此晤談，這一羣並不是獨立的部落，而是被降服的僕族，而且曾邀准在中國或他們的邊界工作和遊歷，他們不許帶上角狀物以作和實際上的一位僕民區別，在額角結着一個髮辮，然後再用布包裹，成為數寸的高出，帶上小平頂中國帽，他們的面貌和中國人大有分別，顯然是另一種族的人民，他們的高度很平均，但甚為強壯，活潑，瘦而健，和精巧的山人，有些帶着火繩槍，其槍才約十英尺長，帶有一羣獵犬，是很難看之一種，他們告訴我他們獵野畜，而在鄰室內，有兩種熊，和兩種羚羊和狼，所以這些野畜，多在秋冬兩季，我又想起他們對於火器的供給是極為貧乏的，（註一）他們是被那些獨立的保胞視為很下等的，而那些真正的僕民是一

種樹興趣的種族，現在尙很少人能明瞭他們，而且沒有人敢進入他們的茅巢，現在氣候驟和，蝶類較多，我捉到許多新奇和有糖的一種，在餘暇我時常獵有些鴿子以作調味之用，我的食品居常是一些玉蜀黍製的餅乾和雞蛋，我雖帶有數罐罐頭食物，但目下被視為珍品了，我又很巧的找到多量碎米齊，那是長在石灰石的小溪中一種植物，還在膳食上增入一種合人口胃的食物了。

六月十六日——因為天氣轉晴而暖，我開始夜間工作，而能够用灑盥來寬獲夜間花鳥。

當我在嘉定時，我和教友們整理一切，李里和魏爾兩氏，曾送出郵件訊詢一切，而會出此間派一名苦力到彼處詢問，給我一些關於西歐方面最近的情態，那些郵件是中國郵政局投遞至嘉定落。但他們的到地，是沒有定期的。

我在此間，攝有些照片，其中的一張是教會的房屋，在這裏製成的，我尙攝有一張屋瓦山的風景照，可惜露光而損壞了，我對此極引為遺憾，因為這座極別緻而有趣，而且巴貝爾先生對此小會有詳盡的描述，成為一本極有價值的書，我除了引證些那書本內一段外，更不能多所殫述了：「這一座極為莊嚴的大山，它的上部的故事，是一連貫有十二或十四層懸岩。一層疊一層向上升，每一個懸岩不一二百英尺高，而每一層在次一層的四方面漸次向後傾斜，每一單崖很規律的連續向四方面圍抱著，或者，還可以視為一段十三層的樓梯，每一級是一百八十英尺高，十英尺寬，更進一步加以搖擺的，還是可以看作十三層條的方形或稍微長方形，石灰石的石板，一百八十英尺厚，每塊有一英里，很規律的堆積，而巧合的座立在八千英尺高的地基上，或是更可以和一立方形容插在一系列排不規定的寶石之中相彷彿，或者這也許是非可比擬了。」

(註一) 操操之種類分為黑夷，娃子，白夷三種，黑夷為真正操操，居於統治階級，娃子為漢人被劫入山轉賣為奴者，白夷為上者五配而生之子女，娃子與白夷均居於被統治階級。

第九章 華山到打箭爐

由我所訓練出的那些收集標本者，目前對的責務很有些成績，即不要我的監視，他們也可以做得很好，我於是乎乃決定改變我原想在此地駐留整個夏季的計劃了，委託他們辦理且留下別已經收集的標本，前往打箭爐，那植物收藏員留下負責，而我覺得需要三十人歸他調遣，而他們對這方

站的熟悉，又是我所期望的。

在五月廿五日，我最後一批製造品，已經完成，囑人送信到嘉定府，所有應用物品，完全裝備包紮完畢，因此我覺得我的前途毫無困難，而我又特別地關心於不要丟棄那好季節，那是極端的需要，爲着要覓獲多類的蝴蝶，我乃於第二日同李却夫先生，廚子兼翻譯，和六名苦力，一齊動身，那些苦力負荷巨量的重載，除了食物資之粗劣，他們尙要翻山越嶺，步行那低高不平的道路，由嘉定至屋瓦山，他們的負重是六十斤，但我覺得由屋瓦山至打箭鏢，他們慣例要揹負八十斤，一斤可龍的約合一磅另三分之一，這條路連續的上坡要走四個鐘頭，經過樹林區，地面爲岩質，路徑曲折，最後到達賀衣嶺山峯，距海平是八千七百七十六英尺，後即下坡，是特別彎曲的路面，突然發現二條深野的山谷，這一條路徑一直引向沿着南方行約四英里，等到一個峭峻的山坡而下，那山峽的頭頂由一條石橋，橫架着，由此又是二條峻峭的山路引導而面對着山峽另一邊端而入，這不過是說怎樣要穿過好幾道的距離，實在前進的路成爲極短的，在白晝裏，我看到過幾頭小而嫩的野豬，但未遇較老大的一種。

那天夜晚，黃木廠是我滯留的地方，這時我又重逢馬了神父，在他處有一回熱烈的歡迎，和邀我住在他的屋子裏，他有一個清淨的所在，附帶着一片佳麗的花園，內有數種出名的花草，如甜菜里草，（外國花名）蜀冠花，及其他的名種，這些都是由法國給他寄來的，在廚房後的圍庭，他也栽有些蔬菜，而他的種植也漸次的轉到中國人手裏，而且很繁盛的種植着。

第二天九鐘，我和馬了神父擬別，和常時一樣，經過一條山經曲折的區域，下午五時半抵達一小市鎮名爲荷溪鎮，由黃木廠到此行了六十華里，這是一天極艱鉅的行程，路面惡劣不堪，而我想到食物的粗惡，開始漸漸給我一種醒覺，此地那些護兵向清溪縣（即今漢源縣）衙門報告，而他們的調派另一排護兵來到。

六月廿八日——晨六時啓程，路徑一直是下坡，迨至中午逕抵富林，這城的位置頗爲奇特，是建在低層的高原上，接近大波河，有幾條小溪，接到大河裏去，其中有數列荒蕪的小山，高原最低的一部份尚標着一種樹號，是時常受到洪水侵襲的記號，其他如岸上時堆有被水衝突的圓石。

富林是一個重要的地方，在事麥、大麥、玉蜀黍，和黍，有一個相當數目的商業，產有奇品寶

額佳的麵粉，每有極佳麵的麩子，僅能用爲蒸饅頭的，糝和麵，麥粉和馬鈴薯，在這裏大量的出售，城市人煙稠密，而居民是極不好客的，我很不幸，這時沒有護兵，其結果，我竟不准在城市的客寓坐歇，所以除在街上步行和在境外樹林下休憩用午餐外，更無他法，這是一個極熱的地方，北面有高山，下午六時抵唐家壩，乃開始僱馬匹，以便送我們到打箭鏢，因爲要在這種惡劣的道路上步行，感到極困苦的事，那些僱主答應了，我就辭歇由屋瓦山一帶來的苦力，而且我打聽過我可以在此地調換馬匹。

六月二十日——適值我們在早餐，馬店主人將馬牽至，我們囑他們等候，他們照這樣做，將馬牽走，但無疑他們曾被人恐嚇爲着租馬給洋鬼子，這一樣來，令我處於困境，因爲苦力辭去後，那一晚上我們尚有些行李要運送時，就沒有馬亦沒有轎子了，最後我命我的翻譯梁信給二頭人，說假使事前不供給馬匹或苦力時，我即要送他們到布溪縣，控訴他們延誤我的時間，這封信竟有些危險，但沒有全部的滿意，因爲我懂得幾位苦力，並無馬匹，這樣只有促我馬上起身，及至行過十里後，碰見一位人牽着騾子前來，同他約定要他們送至打箭鏢，那騾子沒有馬鞍，但他說可以在泥頭取得，所以我們僅能用毛毯來代替了，那一條路整天的沿著河邊走，河身和河道差不多要乾了，但那一種堤岸上的標表明着這是曾經過大洪水的，這地方完全是荒蕪的，僅能看山岩和紅砂的轉石，下午有大雨，而我覺着愉快能够抵達一個小地方，離泥頭二十五華里，我們能在此地睡眠了。

六月三十日——上午六時啓行，正午抵泥頭，這裏騾馬夫說那些牲口要釘蹄鐵，但在經過良久的時間之後，他們看上是不会來了，的實說，中國人是極難對付，所有一切的困難，完全由於我身邊沒有護衛，幸而我所希望的事之發生較早些，除了步行以外，實無其他辦法，徵俸我尚有幾位苦力幫我帶行李，在下午四時，我到達一個小地方離三竹坪有十華里，那天夜裏，即寄宿此地，而此處到化林坪一路沒有人戶，而化林坪尚是太遠了。

七月二日——六時起身，這路向坡走，因爲飛越嶺險即快要到達了。山高九千四百二十英尺，爬山感覺吃力而路道又十分崎嶇，主要的樹林是松樹，附帶有其他常綠植物，在曠野的地方，又可以看到再上去有茂盛的石南蒿，和亞茄梨，前者尚在盛開着，是一種以洋紅色著稱的花，我取幾種有趣的作爲標本，將近山頂，有一個很好的景緻，路線形爲成一半圓形，環繞着一座峽谷，橫

着首數英里，俯視可以看到樹林，這樣青煙雲旋捲於其下，呈着極堪悅目怡情的奇觀，氣候轉冷，而山谷所發出抑悶的熱氣，得到極佳妙的轉變，我們現在下走到冷積了，現爲一種極爲疲乏的狀態，到那第一間旅舍的時候，幾乎要跌倒了，平心而會，我或者可以斷論說，假使我再走到更遠的地方，我們也許可以有更適合的住宿，因爲雖然我對於中國的客棧，有些污穢不堪的印象，就一間所充滿了污物不舒適，和毒蟲之多，還要吃餅子，我的房間是小而無門窗，白晝還須點燈。

黑漆的牆用土黏的，我儘管是極端疲倦，夜裏僅能睡些時間，而我不幸的體質竟任一大隊的各種各色毒蟲所侵襲，第二天早晨，極早即離開，走時反覺着欣快輕鬆，路上，我對於那些奇怪而污穢的地方，勢不得不避免歇足了，但這一個客棧足以固定的永留在我的腦筋裏，似充滿極不痛快許許多多的拉拔，而且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我們在橫嶺上而早餐，面臨着大渡河，我們是再度的看到它的河流了，其方向是朝北，這裏的路徑比較寬闊些，正在此間，外面築有條短牆，這是爲安全的設備，在那一個區域，是很少的看到，更前進不遠，陡然下坡，導我們進至大渡河的谷道，再上行回左邊突轉一個彎路，即進至瀘定橋縣，這是建在大渡河兩岸的一個城市，城左右兩部份是用吊橋連繫着，這條橋在這樣遙僻的地方是難於看到的，雖然，這可以算到很完滿一個建設，有兩頭堅實石堤繫着兩端，爲一寸直徑圓形鐵製的，每一端繫在背後的石頭上面，那腳板約十二英尺寬，也是用鐵鍊懸吊着，上面的木板也不是緊緊着，這一條足資注意的鐵索橋，約有一百二十英尺長，離大渡河最高的水面約有一百五十英尺，每一端的街頭有一個市場，售有各種食物用品，當我過橋時，飽受當地土人所譏笑，因爲搖擺太甚，使我有點慌張，因爲沒有手扶欄杆，因此我在中間稍爲停足，等到穩定後再前進，他們因爲習慣了，所以毫無疑慮地穿過。

(註一) 邛崃山脈高入雲線，綿亘千里，爲四川盆地與西康高原之天然界線，在懋功湖番爲洪峽山，爲巴朗山，懋功寶興之間爲獅子山，瀘定天全之間者爲馬鞍山，爲二郎山，瀘定榮縣之間者爲香爐山，爲蒲麥地，爲山王岡，瀘定與漢源之間者爲飛越嶺，爲扁羅岡，瀘定縣境有東西華山，皆包括數百里連山之總稱，東華山即瑛瑛山脈，西華山則大華山脈，東華山脈，當馬鞍山與二郎山之間，磅礴臃腫，磅爲山嵐，中產野牛，又謂之野牛山，飛越嶺可以望見其一節。

過橋後，我聽說有幾位法國教士住在沙場，沿着河堤下走，原想一直前進，我乃決定去拜察他們，所以向左邊迴轉，這條路處在一個極險峻的地方，——僅是一個溝壑成一個峻峭的橋臺，是泥以石鋪成的，這一個立脚處，赤裸裸的當為那些要過路的重覆鋪築，因為在雨天泥板石要被沖走，而在晴天，又被第二次崩塌，稍一失足，足令一個旅客由那光滑的地面，送入大渡河的急流中，約有百餘尺，而且因為河流喘急，就是小船也不能存在，除非在比較靜的地方，即精於游泳的人，很少能够救得生命，這裏也有相當的商業經過這一個危險的地方，這是詭異的，縱然能在這短距離的地方，建起一條主要的橋，而沒有餘暇來改造這溝的道路。

或者，倘若有小規模的工程進行到相當程度，也可以使這條路完成得相當美善，我們在四時左右抵達沙場，我到教會的房裏，他們給我們以熱烈的歡迎，而覺得驚奇的看到我們，我們剛到達，正下大雨，不久當我們坐在陽臺上面，吸煙談話時，聽到一聲像是迅速的雷電到來，走到教會後門的房裏，那邊有座後門，其間有一條乾水道，這時正是我們看到一塊渾濁的水，順滑那巨大石塊的花崗石，每個重有數噸，由一個懸崖上碎裂成的，約二百英尺高，其怒號震耳欲聾，衝至下面的水道裏，立刻洪流經過花園的地下，但那種粗莽急流的情景又非我的筆墨所能形容的，一種褐棕色的洪流狂暴的猛烈附着花園的石塊，鼓蕩着像是那碎片的形狀，而這些碎石彼此撞擊而向水道床身相衝撞，有這種的力量，令我們腳底的地下震動。

全部的事件的突然性，驚人的聲音，洪流向上端巨石猛撞那種恐怖力量的顯示，像是些玩具，印入我的腦筋內，有不可磨滅的景象，萬不能加以準確的描述。

這些景象歷時三個鐘頭，到後僅有小小溪流向水道中沖去，在暴暴洪前僅不過很短的時間而已，無疑的這是我們剛纔所受到的炎熱氣候所促成，而那暴雨影響到將近有數英里遠的一橫排山上的積雪。

那天晚上，我睡在教會的住宅裏，能够得到一所清潔的寄寓是令人欣慰的，尤其在我猶過一般中國的客棧，教友們是很殷勤的，他們是隸屬於他們的主教，住鎮在打箭鏢。

在七月三日晨八時我們離開教會的住宅，但立刻就感到困阻，因為昨夜的大風雨，一部份道路被沖陷，我曾在那時備有數頭驢馬，但是現在不能前進了，只好丟棄驢馬，和平常緩步行，我在那

築在低下的許多損毀房屋，有幾間倒塌，其他的為泥河所淹沒，而至於不能居住。但這些，在數個星期後，仍能恢復舊觀，凡是需要如牆壁等類，仍然再而重建了，這是很奇怪的，就是縱然每年為水所沖走或毀壞，他們仍是不變原來計畫，而再修築，而遷移較高及安全的地帶之思慮，顯然不會給他們的房主人所料想到，今天的大渡河是絲吼的急流，河床充滿漂石和漩渦，現在路是普通轉向朝北走的，充滿碎石，向山嶺轉彎，距離河水有一百五十英尺至一千五百英尺的差度，我們和苦力一羣感覺着很吃力，途上有大批商品，像我所注意的，如煙草，鹽巴，和茶，由低部的四川挑往打箭爐，而獸皮，麝香，鹿茸。

下走至一條山谷，是大渡河的支流用石橋建的，其端有苦力的歇站，又上行，我們經過一個上坡的海角，大量化石性的穀子，再上去數英里看到瓦斯溝了，這裏種有一類霸王樹，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這種果子是拿來當食糧用的，佳種的桃子，杏子，和蘋果，大量的種植，送到打箭爐市上售，瓦斯是一個小地方，那天晚上，我們在此寄宿，剛抵鄉村，看到山高頂上的白雪。

在七月四日，往打箭爐的路導上一條極深之峽谷，兩邊高大的山，路旁有樹林的溪流綠水池，風景是壯麗的，我在此地拍有一照，山峽的上面展開雪蓋着的山峯，低下有稠密的黑松樹，這個地帶的植物可以很清楚的劃開，在積雪的下面長着草，然後循環着有松林，石南屬，混合的常綠植物，而後的山谷內有亞熱帶的植物，我在這裏應該提出的是，這邊地方植物漸次由中國而轉變為較西藏式類了，在路上我注意一單條的吊索橋，垂懸在河上，這包含有一竹製的線索，約三英寸的直徑，在河上面橫伸，約長一百二十英尺，且尚有來去自如的竹環，掛在上面，從這一個竹環上面，一個像倒置T式的物，約有四英尺長的懸懸於其上，而有一條輕的拖曳繩子繫着，而向兩端轉着，那過橋的人在那T形的交叉上坐着，這樣吊索自然變成彎曲，在開始放鬆時，由他自身的力量給他送至半節。

第十章 打箭爐

在打箭爐時及主教法國畢益氏，他們在當地給予地方的好處成績卓著，他們會說西藏話和中國話，而且對土人衣食往行的習慣甚為熟悉，這樣就可以知他們互相幫助是極是價值的，畢往主教與一般難明難愛和可親的教徒，曾經逗留此地或鄰近的區域內，約有二十五年之久，因此他與

畢絕其一生，因為他告訴我說，教會裏的主教們，很少聽教皇所召問，他上次所舉及的西人除在滬
琪先生以前的，是一位美國人在一八七九年的巴貝爾先生，和一八八九年的我，他的兄弟也是一位
教士，在滿洲遭暗殺，而這裏，他和他的神父們，縱然現在也帶極端小心，因為喇嘛們對他們不懷
好意，我隨行的收集員均為耶穌教，由主教和神父們從幼教養起，他們都現帶一種較西藏佛教徒和
混血華人較有禮貌些，那個人拒絕替我工作，所有羅馬天主教友都經過一番苦工，我想國人對他們
為宗教而犧牲的主義，很少有人知道的，除了住宅較當地為清潔和那些細節外，他們生活方式仍與
當地無差異，他們很少看過文明進步之人，而仍要去感化他們週圍所接近的野蠻人，他們食物是
粗糲而常是不足，而他們的生命又時常處於危險，主教自己很少住在這裏，但所有教堂的職務多由
神父和那改教信徒們去辦理。

那時冬令嚴寒，他很不耐於習慣這種氣候，在秋間，他即下遺定橋下面的沙壩地方，在那邊勾
留到春天，在我前次赴打箭爐看他的時候，他不甚康健。

在七月八日，我替鶴鶴一張影，他是極喜悅將他的拷貝送給他的親友，我的鏡箱鏡架是這一個
地方第一次看到的，由於這個照相的媒介，主教得能將這尙覺真實的本身像片送給他二十五年前許
許多多的友朋們，法國教士們為他們的宗教一番苦心毅力實足受人尊崇的，在他們根本無所謂艱難
，亦無所謂生活困苦，他們也不會被傳染病或是惡性的屠殺所阻撓，很簡單的他們誓許以畢生的
生命委身於宣揚他們的宗教，而從沒有一件事足以變動他們的意志的，他們做過很多的很多的事業
，俱尚有許多未完的事業，使我至為感動，而在我的旅程中，是比其他一切中最堅定的意志。

我所寄寓的那個旅舍（此間稱為錫莊）相當舒適，前面有一個天井，有幾頭馬匹拴繫其中，內
又插立一條竿柱，竿上掛滿繡紙或經文，在風中飄揚，在繞的週圍，到處有塊碎的木竿，而同樣的
裝飾，廚房屋頂是平的，其上有一個小小圓式爐灶，豎立的泥土，而每天下午五時，燒滌一種松枝
，是為佛教儀式。

驢對常在這裏留宿，在他們到達時，那些牲口（唐人稱為烏拉）即在天井內卸下鞍轡，然後再
驅至後面一間圍籬裏，是為馬廄，那些牲畜多數是馬，或是一種犛牛的混合種，即是一種較野犛牛
小一種牲畜，那些犛牛儘是西藏人，是一種粗圓肉肉形大漢，頭髮垂在面上，他們的皮膚變成黑

樣色，他們着一頭羊毛製裝外衣，一直到膝上，腰間繫着一條皮帶，向上部的彎進，成爲一種口袋，一種膠皮製的盤靴，很長的，一直至下膝的膝部上，和頭上戴的一種奇巧式樣的帽，上有扁海的物向後懸垂着，中間有一塊圓的紅補布，就是他們全副服裝，他們尚着有一種，但是否首飾之類，我不能得其詳，一條長而厚的髮辮，環着黑髮往上指，和一條銀帶，有些上面還繫着土耳其玉或幾粒紅珊瑚的鍊子。

客棧內的女主人是一位西藏人，他的丈夫是拉薩，而她，我相信是一位翻譯，我所判斷的，她是很舒服的，而有一天，她給我看她大部份財富，包括有大量粗製金首飾，這是在他們女人中一種普通的習慣，有許多藏寶珠的財產，因此我想因爲那邊沒有銀行，或是安全地方可以收藏銀錢的，我可以在這裏提及，就是金沒有像低部的中國比銀有價值，但較賤些。

打箭鏢城很不規律的建築，房屋有各種各式大小不同，道路僅爲大石頭板，兩條溪流成交叉式向南北兩面流出。

居民主要的是中國人和西藏人，前者多商人和店主，後者大部份是馴騾驟的商運，作遠程的旅行，有一點直達札什倫布，位拉薩之西，約距打箭鏢一千五百英里，他們有六個月完全在路上走，這裏印度盧比很多，而是很流行，輔幣，俄國的盧布也可以看到些，其數仍在增加着。

我覺到一種極有用的西藏封臘，是用西藏的瀝料的廢棄物料製成，不受氣候或熱氣所溶化或變曲，光滑異常，呈着昏暗的色澤。

有一次，鍋莊裏舉行一次婦女會，但我不曉得這是什麼紀念節，約有二十人，中國人和西藏人，前者着上綢緞的衣服，都穿着極漂緞的衣飾，頭髮油光，兩腮擦得紅紅的，後者着黑暗色羊毛外衣，腳踏長到膝部的盤靴，他們儘量帶上所有的珠寶，或金或銀，後者尚戴着土耳其玉和珊瑚，都極光滑，大耳環下垂着許多鍊條，其餘的首飾都是鍊帶式樣的，手鐲和胸針都是土製的，他們的會在下二時開始，像是極端的歡娛，一直至下午鐘盡興而散。

在各條街道上，那近市裏的地方，有大堆破石板，此種事物是具有迷信作用的。

這一個城市是處在北京和拉薩的關係，有時可以看到政府差使經過，其制度甚爲特別，而且這又像是必需與那種發送，由一個人遞轉，有最好的良馬準備給他們騎用，而他除了提馬匹外，不

備停宿，而馬鞍結束很緊，有兩名護兵隨逐，在每一個站口便另行調換，到這時一匹新馬和那兩位新兵已經準備好了，那位跑差從馬頂跳下，再另換馬鞍，遞一隻生鷄蛋給他吃，後又重新上馬，我打聽到這番苦工，有時令致許多跑差損命。

在七月十一日，羅克先生離此去上海，我相信他所取的路線，就是我所經的嘉定府路綫，坐上當地小船至宜昌，在那裏他可以搭汽船到達，在要動身時，他爲着從久等未來，十分激怒，我想起他將要等了他們快三個星期了，在他們所要帶來的許多物件中，有兩頭西藏犬，其中在他們到達一頭，他要送給我，七天後他留下的隨從來了，告訴我一番他們遭遇的不幸，他們那些喇嘛對他很虐待，他不給他們的馬飼草，結果他們有數頭馬被餓斃，他們受縛約有十天，時嘛喇將他們報告給成都，一直至當跑差帶回釋放的命令，一切的困阻完全因爲他們沒有帶着護照，他們的犬是很安全的帶來了，而我很抱恨我竟一頭都不能帶返英國，雌犬死在漢口途中，雄犬死在地中海途上，極後者爲一頭巨大的牲畜，爲我從來所僅見的，全鬚黑毛蓬鬆，和黑棕色的四腳，有寬闊的口部，是其兇猛雄壯，像這樣的大種爲康省某一縣地名爲德格地方的所特有，就是打箭爐附近的當地番王，假使要一頭純粹的大種，也是到那邊去我的，雌犬比較要小些，身軀鬆軟，但是同樣的顏色，黑而褐，是西番種，沒有雄犬那樣野，但比較好養，這些犬多爲那驃騎的主人養來在黑夜裏看守駝貨用的，當他們到達那駐紮帳幕的地方，而那些驃馬牛幫（康區通常稱爲烏拉）將他們的獸獸卸下，移堆在一塊，他們然後張起幾種帳幕，他們的週圍圍着那些猛犬，倘若它們捉獲一個賊，即立刻將牠拖下，或者將牠咬死。

在七月二十五日，我離開打箭爐，到折多去作數日之逗留，是一個西藏堡鎮，約在西門外十里路之距離，此地山的高度有一萬五千英尺，我覺得是住在山谷內一間石屋裏，茅屋裏有兩隻房間，一間爲房主人所住，另一間畜着他們的牛，豬，貓，犬，和飛禽等和我們裏，要想多多休息是不可能的，因爲房子是太污穢濶濁了，屋頂是漏雨的，而風向牆壁的列隙處呼嚕嚕的吹進，雖然每棟東西像不怎樣壞，因爲我可獲得甚好的牛乳，早上我爬上山頂爲着找些西藏雜雞，經過一番苦工，在十碼內，看到一隻優美的雄雞，而我槍彈未能放射，這是我第一次所見到野的一種，而且是白晝所難見的一種。

在二十九日我打獵，豐收成績很好，包括有多種鹿類，和其他種類，搜集最好的時間為上午八時至十一時，隨後常有一陣強烈的風吹上，一直至下午五時左右始停息。

在八月十日我到北部去遊獵，因為我所要到的那個山上，沒有人戶，我帶了一席西藏氈這帳，是用中國布製的，舖以絨布，是西藏人夏季用的，是當他們到山上的溫泉去遊覽或洗浴時隨帶的物件，在下午我抵達一個高度一萬一千英尺，帳幕豎起，頗為整潔舒適，景緻至佳，在我們上面的雪達利一萬六千英尺的高度，這種鄉村供給木材，尤其是松林，早上我獵有一頭西藏雉雞，在下午空無所獲，這裏的區域，很難於跋涉，那斜坡是極為峭陡，在另一處又有許多的圓滾石堆，其堆積完全由於山下瀉下之冰雪塊，泥塊石塊等，而像這樣鬆滑的地面，任何人向這裏走過，便要搖撼不定，而極可能的可以致人滾入至下面最危險的淺溝深淵裏去，我這裏看到有成百的雉雞，但有許多是不能射擊的。

蘇里奧神父上山來住一天另一夜，而在十四日，我們回打箭爐，而乃作歸計的準備，我的旅程原給並未會計劃過，但我看到像這樣一個有趣的國度又非我所料想，而至使我於明年有可能重遊舊地，雖然我在大天池有相當的搜集品而這些同我在打箭爐所收集，我很籌慮要攜集在一塊早些送返國，加上當我前次離開大天池時所留下的標本，和我所盼望留在後面的隨從有大量的收穫。

第十一章 在回宜昌的途旅上

八月十五日我完成了箱裝的一切工作後，和畢谷主教及其他神父表示謝忱，為其熱誠的慈悲，和不能忘懷的協助，而向他們道謝。這真誠我希望明年夏季能够隨他工作，我下午離開打箭爐，七點三十分抵達瓦斯溝。

我的回程取道我來時的同樣路線，八月十八日越飛越嶺，於二十日抵富林，這裏和先前我第一次來時同樣冷過，現在要找一間宿棧，感到十分困難，結果我在無法中找着一個穴洞過夜，還是不通氣的，尤其可憎的，是臭氣四溢，而悶熱尤不可耐，但這樣，較那荒郊野塚清淨的。

我的樵夫照常要去抽煙，這乃極有害於健康的，他們只要隨帶有錢，即要過癮，而在他們羣中，或為不可破除的習慣，而且沒有了煙就不能做事。

在我離開那悶熱和極不衛生的營林後，反感到愉快，第二天清晨，經過一條極崎嶇的道路後，我到清溪街（即今溪源街）在海拔六千英尺上，一種極愉快的氣候，而在二十二日，我到了實木廠，這裏遇到馬丁神父，給我一次熱烈的歡迎。

在八月二十三日，我命幾名措夫早上到大天池去，我身邊僅留有二名，我住留的目的，是要特馬丁神父攝一張像片，他很想得到這種照片，這件事完竣後，我覺得很滿意，下午二時動身，但所經過的路面極壞，我意欲用作嚮導的苦力，經過了多少時，竟不能找出遺路之所以然來，到後，我們走上遺誤的路途，約有十英里之遠再折回，我們到爰衣嶺，海拔八千七百七十英尺，適值天快要漆黑，下山極為危殆，尙幸我還帶有些乾竹火把，然路仍甚危險的，最後在午夜我們纔到達大天池，已極疲沓，而且精疲力竭，除米外更得不到其他食物。

翌日，我乃召回所有前次留下的收集標本隨員，昆蟲與植物兩組，俱經一番檢致後，我覺得他們工作很完滿，而他們的努力我覺得相當喜悅，我終日忙於裝箱，把那些物品晒乾，僱了三匹馬，我很幸運竟得到三匹馬，一匹爲李却夫先生，一匹爲糜子，一匹爲我自己所騎。

在八月二十六日，我僱了二十四名措夫一同動身，而馬匹有極大的幫助，傍晚抵金口河，此處我看到三名衙門的跑差在等我，是奉本縣的官吏所派的，據我的探詢而知，他特別的樂意在我回到屋瓦山，這一部份的路是當嘉定府與屋瓦山之間，經常認爲危險的區域，因爲是接近於猓獾的境界，我相信此處較該縣區西北兩部，受擊的機會是較容易發生的。

三十日，到了蘇溪，由此我和我的隨從坐了二隻舟板回嘉定，下午四時到達，李里和魏里兩位教士來此晤敘，當他們提到我並無信件時，我是極端失望。

我隨後問及中國管理郵件者，他們有無扣留郵件，但他告訴我沒有信件，後來我到了重慶，我晤及巴大菲和珂愛斯經理處的人員，他們說有一大包郵件，曾經在郵管局監視之下送至嘉定府，後來我發覺因爲稍不留意，他早已送回重慶，其結果是我一直收到宜賓時纔收到，而郵包連袋竟與十先令。

在我抵重慶後，（嘉定府）我駐留在船上，尙覺安穩，他夜曾經有一次思慮，他對我說，爲着七月間所發生鄂洪水，曾教會和中國人所報告的，都係由我洪水是百年以來所罕見中，在一夜間洪水

寬闊至五十英尺，由城門外流入城內，暨損及一切財產，在黑夜裏，房屋被毀後，那悲慘的老百姓，呼救的聲音，可以隨處聽到，但無人可以救援，有成百的船隻和舢舨，在山洪暴發，裂成粉碎，而生命損失，尤足表現落魄，大沙船破碎，隨水漂流，有的不能管制，竟隨波逐流，送下八百華里之遠。

在我離開明中，我聽說在許多當地土人之中，對我行旅所下最奇特的論調，有些說我要誘拐小孩，而想從他們眼目中取出些藥水作我的照相機用的，其他一般人說，我曾經殺許多大蛇，要用五個人來擒的，由是舊事又重提起，說我船上有一部殘酷的機器，僅有一次順便的機會，即要毀壞全個城市，所有這些事情曾經回道台報告，自然，頗曉得很清楚，對這些謠言亦少注意到，但因人言太速，而且太確定了，多覺在形式上，必需親到船上檢視，使用他的力量去向他那些解釋，說船上並無作祟的東西，亦且無任何危險足以掛慮的。

現在城內已無學生，我可以去參觀一下城市，我覺得嘉定是一座優美的城市，完整的商店，而居民亦有禮貌，在生絲業方面有大量的貿易，又是以刺繡聞名的城市，於自植物蠶亦有相當的市面。我現在忙於裝箱，晒乾，和裝置入船艙，此地每年此時是極不適於衛生的，而氣候尤其多雨。每當陽光曝露，我乃乘此機會將各種物品取出，放在船頂上晒乾，潮濕是本地主要的仇敵。

河水現在是上漲，而航行是危險的，我於是乎僱了一位把舵，據他說是有很好的經驗的。

所有的一切，經過整理後，而要準備出發時，老板同兩位衙門跑差到來，他們是護送我下去，他對我假使我沒有帶官旗幟，我們要被迫在每一個縣份或小市鎮停留，而且力陳他可以獲得此旗，又說這樣可以省去當地土人的許多麻煩，他們對外國人的態度是不好的，我說我僅要停靠石城外或大城市，而准他一小时去取旗，他由是上岸取回，這是白洋布製的，約一碼寬，三碼長，上面漆有幾個黑字，我還未曾對於他怎樣取得這一面旗描述過，我想在後篇敘及，船是上午八時開行，九月四日，作下水的航駛，而水位高，其速度有與上水大有區別，第一天，行了二百八十華里，而船停在縣政府僅八十五華里的地方，這是以前經過的一個地方，有盛繁的市鎮，但現在為洪水所淹沒了。

鴻濤，把船將船駛進一闊河溝上而去，船身穩岸，旋轉數次，船陷入甚深，乃將船舵起下。

有幾位船夫到船外搬運到較深處。我在嘉定府買到一隻舢板，以防不測，爲暑假若擱淺，那些收藏品，可以搬上岸，但此時船身已經上了河床，而很快的駛下，但不久，船即停泊了。

抵敘府，我辭退那一個把舵者，當另僱一人，我爲此事在此地逗留多日，而把打箭爐主教畢益氏帶來的信件交給這邊的主教，這裏的距離是三百六十五華里，在九月六日，我經過瀘州，有一個可觀的商業，尤其在木材方面，此地稍爲停留，又下駛至一危險的地方，這一位把舵像是精於技術，今日經過一個市鎮，發生了一次竊案，一部份船夫到舢板上，以便尋找竊物，在他們發覺竊物的賊人後，那些土人蜂湧上前，給他們一次痛擊。有的用器具，有的用竹竿，或其他器具，行了三百〇五華里，現離重慶僅二百九十華里。

九月七日，等候至七時始啓碇，後又停舵，大雨傾盆，前面看不清楚，煩悶至極，我十分希望能夠到達重慶，但距離僅八十華里又下錯了，雖然，我於八日到達，一直住到十號，那我去拜訪主教和法國教會裏的神父，他們很歡迎聽些關於畢益主教的近狀，河本，英國的僑民，很和善的要我住在他那邊，而我也樂於接受。他住在距河不遠的高坡上，在一間很好的中國房屋，經他改造後，甚爲舒適，這是位於城的中間，有一塊漂亮空曠的場地，有豐足的新鮮空氣，在氣候潮濕和鬱悶的環境中，還是相當重要的，雖然並不是一塊宜於運動的園地，因爲路徑是在城內，要走出城，要費許多時候，我聽說在一八八〇年不下一萬萬五千萬磅的棉花經過此城市，由漢口上來，到中國西部去出售，在城的西邊，有一塊大弓形的場地，位於高坡之上，而由那邊可以得到全城最奇偉的景緻，我很遺憾，當我在那裏的時候，竟未攝有一張照片，雖然氣候陰沉，我仍願能得攝影，在我和友人握別時，其中我應該提及的，是威爾遜夫婦，他們是一對教士，十一月九日，我離重慶，途中江水既惡劣而危險，有十四名人快在着駕視船隻，長槳是不停的搖動，第二日，河水更加惡劣，但速度甚高，日行三百華里，在九月十二日，結紮涪陵，而那些居民性至暴劣，我的犬繫在河濱石子灘上，他們下岸向之投擲石塊，爲着怕那些人被咬，他把它牽入船內。

十三日，我到了歸州府，白天裏走了四百二十華里，我在這裏過了一直到十六日，河水尙高漲，行舟殊感危險，我看到有數百艘的大船停泊此地，要等那河水下落而使航程趨於穩定，而我聽說在二三天前，有三艘沙船在此地下面擱淺，終於破裂粉碎，所有船伙完全溺斃，內中一艘載有藥

船底被水漲起，船生危險。有幾隻到此，竟要停船避風之虞，在旋流上，留行極危。幸而船底被水漲起，船生危險。有幾隻到此，竟要停船避風之虞，在旋流上，留行極危。幸而船底被水漲起，船生危險。有幾隻到此，竟要停船避風之虞，在旋流上，留行極危。

十六日，河水略退，認爲可以平安地過去，白雲行了四百二十華里，而在十七日我想是最危險而興奮的一日，經過了灘灘，和牛肝峽，及新灘，而大同灘離此下去約三十華里，停船，這是一處難於下鑄的地方，因爲假使沒有看好適當地點停泊，船即要被急流沖擊而下，那是極可能的，而再也不能在逆流中使之穩固，那是極端需要駕駛得法順流而下，有時船隻突駛入漩渦裏去，而在漩流中有半小時不能掉出，在內中打轉而又打轉着，在較寬和較窄部份，船底下卵石沿着河床邊滾轉可以很滑的鑄出。

在今日行程途中，看到許多小瀑布，有的極高，尙是美景如畫，此係爲最近數日來大雨注流而成的。

第十二章 二次赴打箭爐

九月十九日下午三鐘，我抵達宜昌，整日暴雨，河水上漲，船停在英國領事館對岸，翌晨英國領事來至船上，問我所掛的，屬於何種旗幟，因爲那些居民代表早晨等候着說，他們的知縣曾來到，并說他們所要迎接，我取旗給他，這是我命老板在嘉定府取到的，他馬上念出那旗上所書哈利派克爵士的字號，及至喚老板到來解釋，他微笑着向我說這是「第一號旗」，但在他一方面講，正該如是，因爲他正要利用這一張旗，作爲護符，藉以偷運各色應納國稅的貨品，如鹽巴，麝香，和藥材，以便於通過厘金局，因爲海關不會干涉公使的船隻，我在嘉定府曾經注意那些船夫忙於裝船，二宗的鹽巴，其實我要阻止他們，因我覺得船隻裝載太重了，但至此，我始曉得所以要用偽旗的原因，完全爲了偷運私貨，我確似很驕傲地注意，在某些地方，還讓船隻大受注意，而人民燃放爆竹，但我對它壯嚴的外壳和呈現在那達官貴吏之前，他們的船隻，我沒有看到過。

我現在忙於包裝，和運送那些收藏品，在轉運工作完竣後，我到各地河岸上打獵，很難找到較適當地帶，野禽甚爲頻繁，但不易於接近，雉雞多躲藏在那隱沒的處所，稍可見到鴉頭子，氣候通常是晴而冷，而冬天的河水降至最低落的水位。

十一月十五日，一隻豹子突然在河岸上出現，在那叢葉民船中間的右側，一位老人很溫柔的用

斧頭來斫，這樣一來，豹子立躍跳到他身上去，很兇猛的用它的爪牙撕破他的頭顱，頸項，和肩膀，但沒有完全損傷前，他就逃開，這位老人後因創傷而死，還是以前所未聞的了。

在我早膳用畢，看到一羣人走下岸，看這樣事的經過，由一位海關關員陪送到岸，在他們見到我的時候，有一人在羣中狂呼，說那隻野獸藏在我的船內，我受那一位受傷老人的婦人出口亂罵，不久有些鄉人寫狀控告我，說我曾經捕獲那些象，獅子和老虎，及其他各種的野獸，而那羣暴徒要威嚇我，我爲着莊嚴態度起見，乃很快的躲開。

十二月一日，我去漢口，無其他意義，不過要轉換一種新鮮的空氣，因我和李拜夫先生兩人這一次到打箭鏢去的艱鉅旅程中之疲勞，尙未完全恢復，而我想這一次行旅要使我我們有愉快之感，我們很閒暇的下去，在廿九日，到了漢口，一直逗留至二月四日，先將我們的船隻駛返宜昌，我和李却夫先生搭江東輪上去，在我住漢口期中，我狠不能決定我到底是否需要再去打箭鏢一行，我遣派了兩組的搜集隨行人員，昆蟲和植物兩組到那邊陸地上遊歷，但在離開前，我在船上已經決定要親自前往的時候，我發出一封電報去阻止他們，這電報是設在漢口到宜昌，然後再循瀘河道到重慶，由那一個地方一直接到成都，本地的官吏對線路的安全是負有責任的，而隨時由駐在開隔鋪設路總站口的工人辦理和修理，我相信舊日的傳遞完全用英文而不用漢文來拍送，爲適應於使用的關係在前章，我描述並形容過我的船隻，我會提述過船艙和船頂油漆白色，目的在於使艙內的物品可以保持一種冷蔽的緣故，當地熱氣和沙船則完全漆成綠色，而呈着輕淡色，所以我的船是一隻很耀目的東西，而是那麼不普及，似乎要引人注意，這些我覺得，而我想這一種顏色是在嘉定所引起攻擊的主要原因，當他在那邊等候的時候，曾經刮剝和油漆過，當我在此住留期中，下面一封信會經送到領事館來，表示着在某一地方曾引起注意爲我所意想不到的。

由「漢台」「道台」於重慶

「閣下，我會經由總督衙送來一封快函內稱要求我履行內中的通告。」

「我乃將這一封需要的命令，送給這一衙門的代表，希望能使你注意內中的通告。」

「上兩所寫的種種『衙』是四川的總督，而領封信內是羅傑的。」

「先生，羅傑總督？會勝知記聽知事總辦。就是在去年四月二十一日羅副總督，爲英國人羅

陸軍和德國人李却夫所給的護照。他們兩位會坐着他們的小外國船，和一名中國船夫來到寧波。寧波在二十日他駕上嘉定府，聲明解客說他們係送買貨品，擬暫停或爲英法兩國船隻外。船隻進入四川，當汽輪航行問題正在討論的時候，是一件極輕率的行動。假使現時這九民和船隻進入於互相猜忌的當兒，四川人應該聚集而停止他們，當地負責機關很難於接受對於供給相當護衛

次週的責任。

他由是爲接受我們的命令，而作報告，而無我們的答覆，我們乃發出必需的命令，關於航行汽船問題尚未經奉有確定的命令。雖然，曾經遣派幾位官員到宜爲商洽，川人目前手持忌和懷裏，而民衆的感覺大爲鼓動，倘使他們看到一艘外國船，要集一羣威賴到來干涉，隨着決定有一種麻煩，爲此當局不能不問，我們因此希望請求，在船所有外人的護照上，聲明白書明，凡外人進入四川，他們必當從陸地旅行，或雇用當地的船隻，而不可以不會給他們麻煩，以爲使用外國船隻，這是較重

要的，我們會函知崇赫衙門，通知朝廷公使，要訪其必要通知，我們又請求作向地方官吏說明所出的護照，要和我们通告相符一下署，四川提督。

這艘船隻顯然爲它顏色的原因，而認爲外國船，而從他們的申述，是由我和李却夫先生所作的關於我們沿途購買貨品的事。

雖然，領事致書給北京華魯享伯爵，內附一封信，而我也爲些解釋的材料，然我第二次去嘉定府時旅行，接到一封覆信，說及朝廷公使認爲搭一艘足被誤會爲一艘外國人船往重慶是一種輕率的行動。

我應該再提及，當船經過油漆後，再也不會引起誤會了。

在一八九〇年二月八日到宜昌後，我馬上準備上水炭糧酒工作，罷了拉灘夫和船夫，看到大批箱、盒、緞、綢等，均裝入船中，而我在二月十八日作第二次上水的起程，爲滿決定及時到打箭爐收集品種。

在宜昌的附近黃羊寨，我看到城鎮後背那陡坡上邊，尙還有雪花，河水降到最低落處，而在

各種情況下，大同難是不危險的。

遊歷開歸州府後，我很疑慮我的兩名船夫，我想我的船已無很遠的溯入山嶽，其中一位是地

船，而我注意他和老板意見不合，我先將他們兩人解雇，雖然船已受損了，而第二日，水已經上了船板了，不久即打乾發現漏洞，不時停泊，在雲陽縣，修整修理過，雖然沒有多大損害，但等待殊感煩悶。

在石堡寨有一座奇巧的寶塔，在平常多建在山頂，但該塔與其他各塔不同，構造在一巨大石礮岩之上，約離江岸四百英碼，成爲一件極顯著之目標，塔尖像似恰好架在礮石之上。

石堡寨係在萬縣東之名勝，其西則有西山，現已闢爲公園，頗爲壯觀。

三月十二日抵重慶，我等待至十七日，柯本先生邀我到他的寓所要住，這裏我要改我的轍夫，和雇一名上水船夫，我又派一位收集員到貴州去，是一個貧瘠，但有甚的省份，爲外間不大注意的，我會委任他要選擇的地方，在要啓行的時候，由房的惠子，得有一張封條紙，黏在箱裝上，以示沒有違禁品，這像可以省去許多麻煩，由四川省進入貴州。

十七日，離開重慶，由柯本先生陪伴，一直到十九日他纔回重慶。

二八九〇年三月二十日到政府，翌日開始上眠江的旅遊，河水甚滑晰，與黃泥水的楊子江相比，不管大有區別，河流甚通，需雇更多的船夫，四月三日，大雨傾盆，隨到河岸泥濘了，這樣使拉雜者有更困難的工作，但我很感謝沒有受到意外。

四月七日，抵嘉寧府，由錢府來全程中約有灘石

我現在辭去船夫，凡非收集員均改雇，並且命令這些人員赴各地工作，因爲他們現在對工作已有成績，那要去的區域，讓他自己去判行，我的船歸由老板負責，因爲在前一次的觀光，船壳現在改漆同其他當地船隻一樣，不是油漆白色，所以不致引起注意，亦沒有支當地的煩擾。

四月十日，所有物件爲着準備在打箭爐而留的，一共分成廿五件，由三十五名驢夫馱背，我遣走他們并囑他們在夾江等待我，因爲我要赴峨嵋山參觀，這僅不過要多走些曲折路綫，同日我由嘉定府起程，那天晚上宿耀州縣，這一個地方是供給所有到峨嵋去的僧道們的膳食，而在多季，大量的供應當他們所貯藏，因爲山上的路被冰雪所淹沒，我注意到有一類狢猴（註美洲貧齒類之小四尺獸，其身護骨板）的皮在這邊店中出售。

翌日，我行至萬年寺，是在山上海拔三千五百英尺，路程多爲一種梯級，經過許多廟宇，這一

名字的意義是「一百萬年內寺廟」在廟裏有許多秀俊的人像，但他們趨於黑暗不能攝影，雖然有二個，我會設法取得一張極大泥土和鍍金銅佛像的乾片，在附近的廟裏，是由一條黑暗拱廊經過，有一樽銅鑄的巨像，其大如原來最高的獸像相類，其逼真如生，除有六個長牙，兩邊各三個，背上着染大蓮花，坐着一樽鍍金的佛像，全部圍以六角形的石欄，中有一個入口處。

這一個建築物的內面，極為黑暗，底層是方形的，或類似之物，轉成一個圓屋頂，這是我在山上所看到最有趣的像，這些鑄造必有巨大重量而無疑的是久歷年代。要找出誰是鑄像者，我相信是不可能的，而且像介紹這一地方來的原因，而此地人也不曉得，在此前，我沒有在中國看到過。

在廟附近的貨攤上，可以看到各種水晶出售，據說是由屋瓦山的山洞裏挖出的，有些內中有水份，它的價值就高了，還有一種奇異的茶葉出售，據說是由屋瓦山的山洞裏挖出的，而我相信，儘可在這裏覺到的，在通常熬煎時，不必加糖，其味亦甚甜，長而彎曲的棒棰，亦有出售，藉作上坡之用，而且是帶去作紀念物的，廟宇是很清潔，而那些旅客，照例僅付些雜費，就允許在裏面住宿，和尙普通是帶客氣和好交際的，萬年寺本身是圍在翠山叢林之中，但在山上的道路中，可以看到多處佳妙的風景，那些斜坡的上部，穿窺一層松樹，再下各種各色常綠的樹林，最低處有數種開花的覆盆子盛開着，到處可以看到深山峽谷的頭頭，而風景之幽秀深深地印入每個人的腦筋中。

在近廟的地方，我留下四位收銀員，在這一全座的山中工作，去研究金山之所有，一直到山峯上面。

我在這裏看到一位西藏人，是去年在打箭爐所遇見的，而他和他的妻子同來拜禮，中國對待西藏人，為惡虐，而且不讓他人入廟居住，不過傾允他們拜佛，所以這個人在他長程旅行後，不得不同他妻子在山邊帳幕住宿，他是很聰明，而我由一位喇嘛和他談論。

在四月十二日，我到山峯上去，道路普通是彎曲而峭陡，有些地方覆着冰雪，在下午二時四十五分，抵達了山峯，酷冷異常，但還不足以為奇的，因為它是海拔上一萬二千英尺，剛到山頂前，道路進入幽暗的松林中，而俯視山中峽谷的景緻至佳，尤以平西祥雲朵朵收入簾眼。

中國人所稱為「金峯」，上面實建一座富麗的神廟，現在僅留有遺跡遺物了，已為雷電所擊毀，這座廟宇完全為雷所建成的，因為有大量的石板，棟樑，和成塊的磚條，混成塊的堆積着。

不完全是那種金屬製的，在附近所立的一座木樓廟宇，有幾銅鑲板裝在樓壁上，鑲了金。但外邊看不到有什麼精細巧工，讓其破爛了，所有這些石板，飾以佛像，在照片可以表示一二，那邊尚有一處銅塔，建在木製平台上，安靠在廟旁或可算世界上最清高的懸岩了，它的邊緣用欄杆和鐵鍊作為護欄，不惟任何人觸摸的，但可以很容易俯視下去，廟內有一尊佛像，約十五英尺高，用極厚銅鑲鑲，許多香爐，和其他東西。

有大世香客，他們沿山而上，逢廟觸視，和尚告訴我，有許多香客為老虎所抓走，所有被抓去的人均認為為多端，我可以加以申說。假使是這樣的情形，峨嵋山上的老虎要和我在中國其他部分的將大有區別，因為到處吃人的老虎是沒有聽過的，這座山峯在中國被認為最神聖的地方，而每有許多香客投崖自殺。

四月十三日的清晨，是極清空美麗的，在山峯可以瞭望到極其壯麗的景緻，在下面雲層裏，可以看到在西南角的屋瓦山至其北面轉西，可以很清晰看到在打箭鏢邊頂的峯峯，雲層高而現出塔為注意的面平，而山峯一座隔一座的雲端上，皆為蓋皇的奇觀，我在上午十鐘離開，不久進入雲霧裏，由是下雨，行六十華里，後到張老坪，仍在山上，和另一萬生寺的廟宇，我在這裏宿夜，而和尚的數目與山上差異了，有些說是六十四人，其他則說七十七人，他們承認全部有一千人，自然皈依真正的佛教，在山上不准有任何方式的私人生活，在我離去以前，我的收集員晤到萬年寺僧首，曾經在山峯看到那位首長，給些禮物，同時給我們說及道路的方面，并允准在回程上採集昆蟲，同時在我們的回程，送給我們些禮物。

我在四月十五日，回到夾江，看到我的苦力在等候，我宿在一間旅館，極污穢而不舒服，但我

是咎由自取，因在城內有一個較好的宿舍。

翌日，清早起程，經過一個森林密集的地方是在雅河（青衣江）的山谷裏很多開墾的田地，水果，玉蜀黍，和板栗，生果着，而蠟樹，這裏也很普遍，晚齊高燭，行了八十華里，而在四月十七日，經過同樣的景地。

在四月十八日十二鐘，到了雅州，爲了苦力們要把他們銀洋變成銅子，住了很久，那些苦力的費用，並間隔些地即付用多少，而因沒足數的小銀毫可以付給，所以他們要帶些銅子，這些常要

少愈好，因為重就是極成問題。

雅州約在海拔上二千六百英尺，城廂建設很好，是一個繁盛的地方，所有入西藏的茶葉都在這裏裝磚裝包，這種茶葉是粗糖的一種，裝成磚板，除子葉子外，嫩枝和小片拆斷的枝幹，那些葉子並不經選剪，而那些枝子由植物上拆剪在太陽中曬乾。

中國人看到西藏人，說這種茶葉對他們甚合胃口，而中國人卻最窮苦人亦不飲用此茶，烟也還是漁打箭鏢去的。

在雅州，看到很少的沙船，因為船程極其危險，且貨物是由竹排送下，內中有的裝着許多糖酒，是用★瓷壺或瓷瓶裝，每隻裝盛的裝五斗加兩，放在竹筒裏，這些均藏匿在竹排中央一條直線中間，每一竹排可帶到三十隻，都經由政府運來的。

經過雅州後，晚上抵紫石里，這裏經過雅州流域，我們會進行了最後三天，橫渡了六次，到苦它的最終點，而開始走山脈的地帶，天氣極炎熱，而我的西藏犬，太疲乏了，我乃不得不由兩位了力，將其放在滑竿上帶走。

四月十七日，道路向小溪流的岩床上行，行了十五英里，地面升到一個四千五百英尺的高處上，晚止抵榮經縣，這我們的衙門跑差叫換了，在纜要抵縣城時，須經過一條小河，在頭裏可大量出製鐵器，鑄有許多寶鹽水的鍋皿，同時尚製造其他小器皿，是用熟鐵鑄退的，第二日出城制門外，我穿過一條全是鐵匠店的街道，在三十分，到德黃泥壩，海拔三千六百英尺，行了五十英里。

二十一日，那些苦力罷工，他們說是太疲乏，不能再前進，而且路回極其崎嶇，他們的確會經相當的勞苦，但此並不是主要的理由，但因此地方沒有衙門官更足以控告，我不得不讓他們休息一天，而他們不過更抽烟和偷懶混過時罷罷了。

翌日，四月二十二日，並無多大困難，即啓行了，上翻大相營。海拔九千二百七十英尺，在山頂上，可以瞭望到那西勢的白雲山峯的雲緞，看到底腳下的清溪峽，（即今漢源縣），在海拔上四千七百五十英尺，於晚上到達該縣，這為高地旋風而照着的縣城，但在此時，於保留狀態，因為有大風吹動，而是一晚的狂風之夜，我覺得一較佳的客棧，而官員們也有禮貌的。

四月二十三日，經過一番疲勞的行程，白雲中極為炎熱，在那惡劣而又充滿岩質的道路上走，

晚上抵泥頭，這一地方處在一個極深而岩石峻谷裏之上端，地面亦為激激河溪所環繞，現在很多數萬着剝坡到峽谷裏，在富壯地方，我發覺去年所走的那一條路，第二日一點三十分才遠近越嶺。在山頂上，我找到一種極妙豔紫色的薔草屬，正在茁着，晚上氫化林坪，當夜在此宿夜。

四月二十五日，經過遠定嶺，我直涉嶺。受教友們熱誠的歡迎，他住過一夜，我去年所過的那條路道為石塊所陷沒。

四月二十七日，我第二次打箭鏢，尚未進城前，我接到慕益主教的一封信，告我說在此地會經散佈一次的報告，說李却夫和與本人竟被認爲兩位外國官員，而他尚擬為我將當地官衙當局之麻煩，雖然，當取出我們的護照，我們毫無困難的允准進城，我得悉新到任的官吏曾在我去年到此後任命來此接事，他對外國人頗有偏見，而且是不較容易接近的。

我重獲得留宿在前次的同一客寓，覺着舒適，在剛到數日內，忙於辭退那些苦力，吩咐了那些收集員，打開箱籠，和分配儀器等等情事。

第十三章 打箭鏢二次重遊

在鹽城，晤及去歲同遊的教士們，在各方面說及，他們對於我懇切的協助，和畢益主教很仁惠的給我兌付支票，在五月十一日，我雖打箭鏢去至東南面一番遊歷，出南門，路經導向一個多岩的山谷，抵遠四千英尺的高度，在羣花中，有許多淺石竹色或淡紅色脚鬚，而白頭翁屬，特別引人注意，在這上面，有豐盛大樹石南屬生長其間，它的梗莖約有一英尺的直徑，那些花草甚大，其色深淺不一，而它的界限是在海拔上一萬二千英尺，我又看到在石南屬中，生長着許多櫻花科植物，我們在一萬二千五百英尺高地上，起幕帳，有時在沒有找到一塊平坦的地面時，也要消磨些時間，我們的燃料是大種石南屬的木塊，居常草烤火取暖，雖然，我們在隱蔽的地方，太陽是不能直接照到，蟻洞是很多的，我看到許多的窩類，在那山坡斜面的地方飼食，而且聽到他們的鳴聲，有時它們在破曉時或黃昏時時鳴，如是可聽覺他們的存在。

夜裏，降雪霜，我覺到有兩小時的行風，到那終年不化的雪峯冰層去，為着尋覓一處駐紮營帳的適宜所在，而且去探勘是否有路向南，穿過那一簇松林，我可以到南西面，而不用走那經常的峽

總，但我對此，是十分考慮過，因為我要避免與喇嘛們接觸，而他們對我所期待的，是極爲煩瑣的，他們多聚集於打箭爐附近的道場上，不幸，我沒有找到出路時，其南面斜坡上，覆滿小松林，爲我所不能穿過的。

白天裏，我發現一座極可愛而清潔的湖泊，很深，四岸有大量硫磺，每邊除北面外，均繞有幾百英尺深的懸岩，在外表上看來，是受着北端上面一座湖泊所氾濫而下流成瀑布，我僅能推度這一湖泊的儀容，而它的構成像是經指死的我所測的高度是，一萬四千〇七十英尺，海拔之上，其氾濫成了打箭爐去的河道的一條支流，我查了兩小時，環湖走繞一遍，由我可以得到這一座湖泊大路的寬度，其北端，有數百的西藏祈禱杖，用繩繩和紙線在風中飄揚，我看到湖內有條火蛇，石岩周圍有幾個草鳥。

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去處，北面可以看到很秀麗的景物，我極端抱憤在這一次良國中竟未帶來攝影箱，這是我惟一時期。

四月四日，我離漢和 my 隨員同山上去，我反打箭爐爲着催促李却夫先生到磨坪去，是離打箭爐有十天的路程，在該城之東北東，是極少人曉得，而我相信德菲特神父是惟一的去遊覽道的，我指示他四圍方向以作駐紮站而且送他一位廚子，和六位收集員，替他裝備一帳幕，我很能相信他們不和我屋子住。

前此，我由南門進城之時，我看到五位藏人的頭顱，掛在竹製的牢裏，我聽說這五個人在理塘判決（理塘即理化），在我離開的時候，邊界時局像是不安靜，據那官軍得到這種發生變亂的消息後，馬上馳往，拿擒這個人，視爲匪首，馬、斬首，其中一個頭顱爲一個年僅十六七歲的童男，這些頭顱在這裏示衆多時，即要送到成都去，作一個警告，而且表示說已經處決，成都是四川的省會。

這裏的老百姓，像是被喇嘛多端的壓迫，這些喇嘛教成爲平民中一個相當的比例，他們在能力之範圍內，儘量放給那些耕農，在一種高利剝削之下，其結果是全部農務人之財產，落入他們的手中，或且落入他們所屬的喇嘛中，幾位首領手中，其自然的結果是他們將都變富有，而老百姓爲且無種財產上納稅，其貧窮的現象，甚至無法過活。

我在五月七日，回到我的帳幕，作第二次爲北面的路線，但成泡影，後將從新設在一萬三千英尺的上面去，翌日，我接到藏主的一封信，禁止我留在山上紮幕，因爲那是一個聖地的範圍。但在離開前，我曾嘗試穿過南部，但爲之失望，我的夫亦會派遣出去但也没有在那高地上找到一個去處和一條路線，因爲山上積雪甚多，那個帳幕乃由山谷的首端張起，其後緣着數英里下坡，覆以腐爛顏色深淺不一的石灰，有白的，淡紅色的，及紅色的，在五月十日，我覺得不得不遵守藏上信內的方向，乃返打箭爐。

翻到由南面的高原，約離城一日的行程，可以找到許多玩窩，我乃冒險前去漫遊，於五月十二日到達，但經一日艱辛的行程，我總曉得我所打聽的錯誤了，據那基督徒告訴我像我所要去的地方，約爲距離四日的旅程，我沒有時間再前進了，我已經到達了一萬四千英尺的高度上，這座山上覆以松林，但地面極爲多石的，那裏看到有幾塊像塔爾似的岩石，有些約有一千英尺高，在山脊上稍低些散佈散着石南屬各種的矮樹。

我不見有任何居民，而我在許多有趣的植物中，找到一較大的陸棲蘭花，由七尺到八尺高，在梗莖上黏附幾張大葉子其上端有一鬆長釘式不顯著的花，少而帶青綠紫色顏色，和一種植物，使我憶及到一個巨大沼澤金盞草比較底下的葉子，約有兩英尺的直徑而花莖超過四英尺高，直徑最少有四英寸，而花是黃色，橫直有兩英寸。

十三日，我回打箭爐，然後準備西面的旅行，在可能中，想在那邊住一個夏季，爲有些機會找些幼蟲，獲了四十隻和一隻蛹，是在一種散形花的植物上找獲，而黑石板的顏色，每邊有一個橘色的斑點，每一點帶着一個黑邊線，身上佈滿短灰色毛，每一隻蛹，它蜷縮着像一粒戒指，它的長度是一英寸八分之三，那頭端是棕色，在石塊下端繫在一條絲網上而的。

在五月十五日，所有一切整理完竣後，我離打箭爐到鄰鎮的磨西面去，備了十四名措天，負我的儀器，和一帶帳幕由南門出外，這是一條沿着山脊上去的一條路，其西南佈滿松林，是由藏主嚴密的保存着，在這密集山林，設有許外陷穿爲通鹿麝之用，由於出售麝香，而他有相當之收入，他不許任何人採伐樹林，再前上，山前是多岩而荒蕪的，大約都是如此。

離打箭爐約二十華里，是藏主的宮室了，這是一間大邊遊式的房屋，用泥土製的積塊石，中間

式的瓦葺，其一部分大半築在潭邊上面，這可以看出它由深泉中流出，而熱氣由宮屋內屋簷上鑿出，接近這宮室有一大間田舍；我注意有些肥小馬，和大批的母牛，這些牛者發來作爲取乳之用，最妙城所見的品種要優越些，外表極似愛爾蘭種，但較大而粗鄙些，我尚看到有二十個的藥，全是雄的，在籬笆裏，在鄰近的地方，有許多野鹿飼草動物，尤其在那高原上面，除了是獵人外，藏王是一位大農家，和畜馬者，當我在他的田舍附近，晤到他的時候，他有一隻獵犬緊跟其後，他是一位年長之人，並不很健康，他對各種溫泉的崇拜，具有相當的德行，這些溫泉在他的鄰近，其中一個在他田中我見到，他穿西藏服裝，較爲上等的，帶有一把碩大深紅色的洋傘，由他的隨從帶着，在他看到我後，欲一談爲快，後來由我的廚子兼翻譯完此工作。

他說他從未聽過來的消息，而對我數日前在山上所接到的那一封信，很不同情，但我並不認爲出他是說謊，或是我的隨員自己發明說由他送來，但我極懷他皇家的記憶力如此的短促，他對我的槍極感興趣，（一枝雙發十二口徑），欲要詳詳得它可以射擊至好遠，他像是一位聰明人物，而對他所住的地方，極熟悉，而且他曾到過北京，他實際是一位頭人，他每年去北京進貢兩次，他時常對於裁判權的問題和打箭鏢的中國官吏發生爭端，他是富有的，他的財富多半是田地，家畜，和小馬，後者有數百頭。

約十英里遠，我到了一處西藏人的村落，實在是他一間牛舍，這裏我住他一間皇家屋子，而我很有福運，得到甜美的牛奶和乳酪。雖然，這地方比較污穢，房屋是西藏式的，用磐石蓋着，裂縫處用泥土補上，屋頂以長檜開松林，覆以漂白，再用大石塊蓋在上端，以阻風雨，然風勢甚大，有時將塵捲而去，這裏有三個熱溫泉，而每泉均由上端一個黃褐色圓錐形的石岩對出，這些圓錐必然是由那些水上鑽出的華縉皮殼中成立的，最大的一個有十五英尺高，其他兩個稍矮些，由裏面冒出的泉水熱度極高，而且有一種爛草之臭味，頗似這腐爛海草之味道，這三個溫泉，聯台而成爲一條支流，直向山谷中穿流而過，一種黑的黏土附其邊緣，有許多水生植物長在其上，縱然，其水熱度甚高，藏王有一間木製房子，用石頭圍籬的，池內的水是用竹筒向圓錐形的石岩上引去的。

翌晨，清晨，（五月十六日），上坡的山勢，極爲峻峭，地質沙岩妨礙植物的生長和發育，即懸崖亦甚陡落，此間無其他的特徵，不久到達了高原的地帶，而西藏植物是極其豐富的，我繼續

了靈鷲，而僅僅到一種靈鷲的動物甚多。因為它們經過路道，還是不宜充作肉食的，因此靈鷲，而且有些極強烈難臭的氣味，將要遠山峯的地帶我看到一種極美靈鷲綠色的鸚鵡類，稍高處，我看到許多小片的白雪，寒風凜烈，到了頂峯，我達到一萬二千八百英尺的頂上，每年冬季，在山嶺上，有些人喪失性命，因縱然有木柱標明路線，但倘若遇暴風雪，很容易遺失路途，這山嶺山脊上一種過道，但還一條道徑，一直引過一個凹陷，橫着有三英里，而峭夫都稱這一個凹陷為「杯子」，任何人稍為走入歧途，足以陷身於深淵的雪堆內，要儘力掙扎始得擺脫，在起始下坡時，感到一種極惡劣的氣候，風極極大，我覺得愉快的是，在些時後，到一個地方，名為羅州崗，此處有一間歇足的茅屋，時常有中國人採藥寄到此，當我抵此時，約有十五人，在屋的中焚燒着大盆的柴火，用一種木頭，其直徑有兩英尺，其屋無煙，裏面為煙霧所燻黑，但其熱度足以取暖，甚為舒服，我找到屋內另一端，有一個小房間，足以供我私人的用途，這一座房屋，雖然很堅穩地建在地平面上，但已變為傾斜，假使其另一邊沒有撐木作其支持，定要跨倒的，最主要的房間約六十英尺長，三十英尺闊，裏面為採藥者所住的，門外堆着許多發霉的污穢物，是糞聚積而成的，這裏所搜集的藥材，是大黃，虫草，後者是一種植物，其根有與毛蟲根類似的東西，和貝母，是一種球莖狀物，約有石彈（小兒玩物）樣的大小，內佈散着滋補品。

第二日，我出發赴鄰近尋找採藥的所在，在跨過一座獨木橋，面對着茅屋，我找出一條路徑，經過上坡的路向，在小松林中穿過，後來在雅州附近約廿英里地方，一塊開拓場地，我立即看到那極適合於紮營的地方，而我特別喜歡一個清淨的住處，以便於黑夜裏澀澀地搜索蛾類，在緊接着的近鄰，有一沼小池塘，岸旁着上石雨扇，其環境極佳地方中，有幾天整的地衣，附生其上，有豌豆綠的顏色，這些地衣懸掛在大枝和小枝上，成為極精緻的花絲，這裏的高度是海拔上一萬二千英尺，我遣人回去將我所有的行李帶上，營幕很迅速的張起，氣候至為潮濕，我認為非築屋勢不是保護標本，我乃於次日命我的隨從開始做築屋的工作，這是用木頭建造的，和北美洲木頭小屋有同樣的式子，存下來的小樹，其端橫斷，一塊和地裝附上，其一邊較另一邊稍高些，便可有一單斜面的屋頂，和一面傾斜式的，這種用擊松樹的屋頂板，很完美的蓋着，可以完全避免潮濕，我甚且要些玻璃的窗門，用剩餘的燕頭熊的熊毛感光版，而我堅要一個不變的窗，縱然我的隨從極端

反動，而彼欲房間完滿的極，而令我從屋頂上端冒出，這一個木屋約二十英尺長，乘十五英尺寬而在竣工後，看來是極其舒適的，這共費了二星期的時間，由是經常晝夜燃着一盆火，藉以乾燥，植物紙張和標本等。

在湖沼下，我注視到數個黃鸝，和類似楊子江聚居的一種，而在森林中，有一頭啄木鳥，附有黑斑點，尚有白翼帶紅的冠毛，我看到少數蝴蝶，氣候極冷。

在五月二十日，我朝東北向走去，上至海拔一萬五千二百英尺，在一高山上面，發現一座湖沼，在石塊之下，搜集有數隻甲蟲，我很覺奇怪，像這樣終年不化的冰雪之下，可以發現這些數甲蟲，在這裏是採集者一個大場合，而我又找到一些種的野葱，氣味尤佳，在濕地上生長着，尚有各種各色的百合，但尚感開花的，我在此攝有些照片。

某夜，我發覺那蓬裝滴瀝，由一棵松林倒下，我命一營力將它去，并用一根繩索將其縛緊着以防其倒，他擊下那棵樹，但一不小心，其結果，正面地向春柱降落，致使另一端沒有樹枝支持，所有蓬幕內的一切都與全無關係，然已經受到許多損失，不過，我須加以詳述，是表明這些人是如何的不放心。

在五月廿五日，我發覺里奔鳴父一封信，說我有兩位收集員由瓦斯滿到達，並需要更多的收集箱，和一隻較大化的水瓶，我乃不得不回至打箭鏢，看視他們的需要，橫跨過路徑後，氣候晴朗，有壯麗的景緻，南望湖面向邊界，穿上密集的森林，北望打箭鏢雪峯，在其左端，有一圓堆形的山峯，覆佈着白雪，算是風景最顯明的處所了，下至山谷，經常的走過小高原，覆蓋豐盛的綠草，內中可以看到許多的毛真。

在派給和收集員所帶去的物件後，我於五月廿五日再出發至南勢，那天夜與我宿在日前參觀過的牛奶房，在我到一位極污穢的喇嘛僧與我分位同室的時候，我感覺十分狼狽，但此外無其他勇猛可憐，他是一隻唯妻時常所念的弄佛人，（這是他惟一可做的事情），而他的音調使我回憶到意大利人。

長崎離開，我有一次險阻的土坡路，而剛越過山峯後，我來到一處，看到一頭馬，證明是才死去的，他在路旁，尚有一隻馬鞍，我不能找出誰是他的主人，或他怎樣來到這裏，而我很怪惡的

滑，這是不正常的行爲，傍晚我到達了蓬帳，適值夜裏，有一次狂風暴雨，雷電交加帶以雪花。五月卅一日，風雪甚緊，地固和樹枝佈滿白雪，看出極似仲冬，而不像是過了三春期的仲夏。六月一日是一天晴天，但雪是厚厚地堆着地面，輕飄的白雪在空中浮動着，我端坐上山至海拔上一萬五千英尺，而在蔭蔽的地方的石塊下搜到些甲虫，第二日收到些蝴蝶。

六月十三日，我向南走去，約二十五英里，路導同一簇極美觀的松林中穿過，其豎直有若直線，約三英尺的直徑，這極可作爲有用的木材，在某一個場合，但因無道路或交通器具足以運輸如此鬆幹，有些地方，石崖是極其美麗的，而較在高地的尤大，棚狀植物，幾種山毛榉，落葉松，苦大樹，胡桃樹，發育不全的竹樹，和許多其他常綠的植物。也是很繁盛的，而松林的樹皮。覆滿地，和多數的羊齒，晚上我回到帳幕。

六月五日——這日降着暴風雪，嚴酷的寒冬。所有開花的石南屬，完全打壞，實可算爲一個可怕的天氣，而像加拿大的冬季，在傍晚，積着一英尺厚的雪。一名苦力到來，以去打箭鏟的路徑已爲雪淹沒，而周圍的居民聽到採藥者傳說有一位外國人住在驛區內，且說這極嚴寒是由於他的光臨，他們是住在河谷流域，有降雨雪，而漸純粹白雪。

那位苦力尚且告訴我說，在山頂旁的死馬，係完全爲些虎豹所吞噬。

風雪一直續降至六月九日，雪有迅速的融解，在此以前，地上將約有三英尺的雪堆積成，氣候現着更穩定，我到南邊作一次郊遊，我渡過一雙不橋名爲大橋，駕在大渡河一個支流上，海拔八千英尺高，縱然，在這樣低的高度上，尙很少有長着鱗翅如蝴蝶等，無幾，最近的雨雪，因而遲緩它的出現，在晚上，我抵進了浦珠風，該地是很荒疏的，僅有一間茅屋，作爲採藥人到隣地去的——種蔭蔽物。

這裏像是極適合於日後收集植物用的去處，可能的，下一個月份可算一個好季節了，我決定在這裏紮幕，我乃遣派那植物學收集員，指點給他的方向，以便於白晝採集植物標本，而夜裏糖餌蛾類，他出兩人跟隨做白晝工作。

在我到這一個地方的路途上，我注意到幾株黑色覆盆子灌木，長約十八英尺，附着一束至少一英尺長的果實，那果實有非常厚實給予大小，而且有一種極佳妙的味道，這些果子在枝葉很稠厚

地長，全部結果較豐的，做有一種奇特的味道。

有一種矮小的樹，高六英寸，結着極小的果實，這一種果實時常為我本人和苦力們在路邊上吃食，也是為西邊婦女們所聚集的。野果沒有多大價值，而果也極普通。

當在浦珠風時，我聽外間送來的話音，關於我的幸福是這般絕望氣候的主因，而西面的居民對此一問題是那樣懷疑，而且尚懷着若若的恐懼，使我感到要去參觀一遭是極不安釋的，所以我乃極其勉強的，放棄我的遊覽的計劃了。第二日，我回到天屋，而我乃在不屋小住。

在沒有到剛才所提過的那一次旅行前，我曾派兩名收果員到浦珠風去，內中一名是極妙的人，而我是很信賴的，他是我船上的把舵者，去年在金日河，工作成績極佳，但在十日後，他又回返，聽說土人不充其收果，但他們曉得某一地方是極妙到搜集去處，我准其前往，給他所需的金錢和簇器，沒有多日，我聽說他們會同泥頭的地方行去，而在那個所在，消滅他的時日，而我所給的金錢，用於抽鴉片煙，而在那邊尚為一種閩女所勾引，自然，我立刻召其回來，但將有用的時間這樣的耗去，是極其討厭的。

在六月十四日，我注意到那些採藥者都不在了，往日多在山上和平常一樣，散布在各處的，這和我的隨從人員所告訴我的，看是很懷疑的，所以我乃決定去打箭鏢，拜明那縣官，因為或然的話，他可以使各事進行和緩，中午離開帳幕，橫跨過山峯隘路，而在北面，一萬英尺的高度上，而地面剛為白雪所淹沒，我看到一種植物，正在開放，花是深紅色的。

我在晚上，抵城，到那客寓裏，去找我的宿舍。

七月十七日，那位官員於九時收到一封快信，他就送給畢益主教，由那邊我看到其內容，還是一封由廣西而來的一紙呈文，由大數的居民簽名，而且尚由那些採藥者連署，而他們離開山上，正是為此目的，申述說我的光臨，是最近所流行的嚴寒氣候的主要原因，而要求我馬上受命離開此地，但像是毫無知識的奇聞怪事和迷信，但這些官員對外國人毫無友誼的感情，所以要長久繼續住在本屋內，是毫無用處的，而那官吏拒絕允許我在城外這樣的久留，雖然我得到關於這一個區域內的情形，如此，我可以遣派我的隨從到任何一地我所認為安善的，因為土人對他們的生活和採集物品，是不會有何反對的。

七月十九日，那每年一度由日喀則（西藏名城位於拉薩西南）來的喇嘛到來了，靠近金的邊界，而是札什倫布的京都，現在為西藏，密集的藏民？這一番騷擾是取道西安波（Sikang），他們選擇這一條路線。因為那邊有豐富牧場，足以供給他們遊牧所用的，那大隊馬，包括馬匹，和羣牛與牛混合的獸類。

我對他們在每一帳幕所有騾隊的數目，並有一些印象，有些是離部的數英里，為着要得到充分的食糧，那是必要的，他們帶來大量的食糧，主要的羊羣被羊毛織的布（西藏稱為毛子），和很厚羊毛氈子，多用作馬鞍的墊子，那些顏色是綠的，紅的，黃色的深淺不一，這種毛織品通常要住一個月，然後他們帶回綵州的磚茶作為交換，由日喀則來的旅行約須五個月。他們帶來一次消息，說是一位法蘭西的皇子，由西人的一隊強壯的騎衛隊護送巴那，而順道到這山城而來。

在幾天後，我接獲益主教的信息，說一位西人由東俄落英遠，距此向西約有三日的行程，在赴那皇宮的時候，我唔到房里度神父，在他那憔悴的面容上，就可以看出他受備嘗艱苦的生活，除了這裏的神父們外，他已經有十二年沒有看到一位西歐人士，他可以說些英語，發音清晰，告訴我他已經忘記了許多這種的語言，由東俄落至此地交通阻，所有的信件均由這兩處間經商發徒攜帶。

他原在巴塘，但那教堂，業為西歐人焚毀。而一切包括有藏文書信完全被毀，他和其他一位神父，不得不回到康定，但後來經由中國政府允予賠償，但實在是或為香餅，因為關於此等曾經發生爭執，究竟是中國人抑或西歐人，他們由是到一張牌照，允准其回巴塘，但在東俄落被軍阻撓了，他們拒絕前進，但他們不允回返，而在那邊則設一所教堂。

畢益主教對我說，在雲南交界的地方，有一所教會，除看過一次古柏先生這報該地外，除時常有一友考察該地外，約有三十年沒有遇到一位西人。

六月二十四日，奧利安皇子亨利由巴塘到達，他居住在我所寄寓那個旅邸，他曾由印度取道青海路而騰格里河（在西藏）和巴塘，是拉薩附近的地區，不能進去，他由兩位西人隨伴，那是班瓦洛先士和德勃肯先生，後者屬於蒙古比利時教會，而他說英語極其流利，他有大批隨從和一羣驢馬路上上作了一回有自然歷史性的收藏物，雖然，他不能進入拉薩城，他收到大喇嘛一個極貴重禮物，是在城外發給的。

盛會，舉世去教有一個盛大的宴會，的確是打箭鏢第一次盛會，我會被邀，尙有羅里度神父，羅里度神父，羅里度神父，享利皇子，班瓦洛和德致肯兩先生，一共八位西人的盛會，爲打箭鏢空前所未有的盛會，享利皇子曾談論說，他和他的團體在旅途上曾經歷許多險阻和跋涉，在青海和騰格里海的中間，此從前所未發展開墾的高原，其寒冷尤屬令人阻慄者，這樣氣凍和空氣稀薄情形交迫之下，曾失蹤去兩人，同時，他的全體人員經過這一次長途旅行，已感到筋疲力盡了，次日，他以許多收集到的皮毛給我參觀，其中有一張俊秀的犏牛皮，和幾張羚羊及熊皮，他尙有白羚羊的頭腦附以螺旋形的角，或者是最新發現的一種，一直至青海，他有幾頭駱駝，而由該地即將先將他的一份搜集品遣送返國。

六月二十九日，今日城內有甚大的鼓動，因爲西藏王舉行他每年一次賽馬會，在清晨即開始，其時約在早上五時，是今日儘歡的盛會，騎師多是童子，他們穿上極顯耀的衣裳，和那最文明國家的模樣，節目的舉行是在城市上面小山之上，約一千英尺高，而那些賽馬和小馬賽會由高坡疾馳而去，然後穿過城市中心，所有城裏的民衆，均往外面參觀，此種賽會是每年大事的一個會節，我聽說那西藏王賜給三個獎品，而賽會是從清晨至傍晚，大批馬匹是懸用着。

七月二日，昨日皇子享利遣他的翻譯到衙門去，（德致肯先生），要求晤會官吏，那官吏拒絕拜見，雖然多方請求拜會，而結果仍是拒絕，他由是宣示一張佈告，說那官翻譯到衙門的目的，爲着偷竊寶庫，這樣一來，自然引起民衆和喇嘛們大爲激動，人數越來越衆，當他們曉得那官吏曾經調遣軍官派來兵隊來捕捉西人，但這種行動那位軍官拒絕辦理，而那藏王也籌應說他們不能派任何人民，說他不相信這樣情事，而說官吏是一位造謠生事者，而那西藏王說那官吏是毫無情堪，而且不給他需求的任何軍事行動。

雖然，事情看去很奇怪，而我不曉得他們究竟怎樣的轉變，一羣流氓聚集而來，而在中國是認爲非常的，這些瑣事可以攪成一次大攻擊，而對外人尤其然，傍晚，專熊稍爲和緩，而在七月三日，聽說那位官吏會派人到成都去請命，那些教士們告訴我，他們永沒有曉得像這樣一種煩擾的時機，而那些人民，似稍爲安靜些，假使這種事情發生在重慶或嘉定府，外國人定要屠殺干淨，但這裏的居民，盡是商戶，誠實和平些。

七月十六日()前夜亨利皇子被竊去三百兩銀子，和其他各種物品，那些竊賊係由天井外一個門窗外刮一進口，那官吏在查究竊案之後，在一種毫無誠意之狀態下，被竊各物均沒有要領，那皇子沒有護照，所以官吏沒有責任，假若他有一張護照在身，如是煩擾是不會降臨的。

不久，我回到打箭鎚，我覺得只要稍為用功，我可以得到幾粒西歐雞的卵蛋，而我的意思是想將這些雞卵孵出小雉之候，我可以帶些像種的小雉回國，因為我認爲歐洲的水土對這些雉極爲適合，我由是派幾位搜集員到適當的地方，而他們一共取得百多隻雉蛋，都是光指橄欖式黃褐色的，獲得卵母雞，又毫無困難的，用一手爪的雞蛋分散在當地。因為他們有相當的地方可以飼養，那些不奉教的土人是靠不住的，因為他們手段極爲粗劣，而且不能信任的，最後我孵出百分之成積極佳，而有五十三隻在嘉定活着，曾經由雷力山打箭鎚擠下，因爲太幼小了，還受着長途跋涉的影響，及陸地高原的關係，有多頭現在入於不健康的狀態，下水的旅程中，受到甚大的損失，而最後，我抵國後，所剩下的，僅有五頭了，我認爲這些鳥隻受這樣嚴重的死亡，是因爲太幼小的原因，未能抵抗旅途的勞頓，假若我留到第二年，我想可以確定全部很平安帶返英國，去年畢登主教送我一頭很大的雉雞，曾在他的鳥房內孵出和飼養長大，這頭鳥經過良好，我和其他鳥類同攜返國，現在養在皇家動物會的公園內。

其他的鳥類，我帶回尚活的有吐綫雞，此類壯麗的品種多下居在高原近雪線的下，而且從未育活的帶回歐洲去，它們很不普遍，且極不易尋覓，但偶然發現，並不胆小，可以進至數英尺之距離，我帶回兩頭，足部均在湖塘地方爲羅網所傷，其一不幸的死去，另一則安全回國，現在帝在動物園中，我想取得他的卵蛋，但告失敗，土人曾經替我送來幾位薩薩瓦里的鳥蛋，他們指認說是爲吐綫雞蛋，幸而我自己找到意薩瓦尼鳥蛋的巢穴，而且很容易的認出它們乳色的鳥蛋，上有許多棕色斑紋放滿其上，但我始終不能帶回。

這些鳥隻極嗜那小的貝母球莖物，而且在某些地方，此種貝母很豐盛時，這些鳥類用爪搔抓出，那些土人，假使他們遇到這樣一個地方，而有相當的貝母，留下來時，即丟下幾副圈套，(上有新結愈抽愈緊)，常用此種方法將鳥足繫住，因而捕獲。

有幾頭甫經長大的雉雞，羽人會活活的送給我，但均死亡，這些鳥類多是成羣結隊的棲宿在樹

霧中，而倘若土人找到一個棲木地方而帶有槍枝，他在下面點一把火，能夠逐一的槍射，而鳥類被燙為火光而目眩了，而對槍彈簡直不會有聲音的覺。

在多季，這些鳥類飛到更低來覓食，而是較易接近的。

那叫Bogoh可以在這一區域內覓到，但極不易見，因為這種禽類多居在不能深入的森林深處，我會帶返一隻活的，係為土人所獲而購得的，猴子可以在樹西面的森林中看到，畢益主教曾告我說，在南藏可以發現到一種大猴子，或無尾猿猴，那或者是新的一種。

亨利皇子有綠鸚鵡的許多標本，這他在巴塘時看到很多，因為這個地方是處在北緯三十度的附近，我想這該是極北的地方。牠們總可以找到的，蘇里夾神父，他會住在那邊，說那些鸚鵡極多，常在郊外飛翔。

在赴打箭鎗北郊遊覽時，我發覺懸崖上有一個老鷹巢，那無疑的內必有小鳥，這是極峭峻的去處，而且完全不能接近的，兀鷹在山上可以很普通看見其翱翔於高空，它們是成羣結隊的空中駕駛，歷數小時，其翼勝毫無動作，是極其壯觀的。

第十四章 峨嵋山

七月十八日，我覺得在打箭鎗無法再作其他事情，而我的行動又受官吏的縛束，雖然各個事物都很安靜，他拒絕我回到我的木屋去，我乃決定離開打箭鎗前往峨嵋山小住，而那邊我又十分地掛慮到我的隨行收集員，他們對其工作的進度如何，奧利安亨利皇子會決心取道雲南到河內，而這條路，用以輸送他的收藏品，比較取道上海而輸送他自然歷史搜集標本更困難多了，他囑我代為照管一切，直至漢口，在該處，他的意思是要將這東西交給法國領事館，在我忽意決定替他帶走，他交我十八駄積的物品，這些連同我本身的廿駄，是我背起身時一共要帶走的，我現在是忙於裝箱，所有的收藏品和那些在郊外站道裏的，我的收集員受我咐囑要在離開後一個月動身，攜帶他應需收藏品類，而去嘉定府與我碰頭，我尚派兩人到離打箭鎗十日路程名為河口的地方，約到巴塘的一半路，這個地方是處在山谷裏而周圍為高原之地，我是盼望他們能够在那邊找些有趣的昆蟲。

我的許多箱籠多由西藏人用生獸皮包裹，他們對這種技術是極其熟練的，他們取一張剛由那殺死的獸畜的生皮在箱上襯備後，再將生毛向內藏裏而縫製，成為極其整齊的包裝，當那生皮晒乾，

它即收縮成塊，變成一種極佳美和不能毀傷的硬壳。

七月廿一日，一切物件均預備就緒，當和魯益主教和其他神父致謝意和辭別後，我即打箭鏢，傍晚抵瓦斯溝。

七月廿三日，今天經過一個鄉鎮，在大渡河的山谷旁，在我上次旅行過後，這一處鄉鎮因山崩或土裂而毀壞，差不多有一半的房子被毀，而所餘的又是充滿石堆泥塊了，這似乎是很難理解如何這些房子這樣堆滿廢物，因為大家可以想到它們可以垮下，但中國人建築他們的房屋，其方法又不同，像我們所慣常看的，因為他們先將木柱插在地面，在這木柱上裝上板子而屋頂靠在上面，然後牆壁向這豎立開築上，和以石塊磚頭和泥土，照那建造人所表明的意思，但若發生洪水山崩，一直衝到這房屋，其第一棒就是牆壁，假使這些不是完全被毀，那是在建築物自然發生推積了，在我向四走的行程中，需向小山下坡走去，這裏有座橋，架在一條乾水道，其他一端是上坡路，現在所續着在前面的，差不多是平面的道路，而那座橋樑不是沖垮，即是被淹沒了，有播種百畝的田地，為那些土堆石塊所淹蓋，約有七八尺深，所有的收成，全部毀滅，前所看到的豐裕，現在變成荒蕪了，而這些災害大概是由於山上積雪突然溶化，此足知由於氣候的嚴寒較往常為久，今遇氣候暖熱，突然發生融化的，而水流所經過，連帶泥土和石頭，一齊滾下，無疑的，大渡河以前是暴漲，現在是稍為低落了。

今天由重慶到打箭鏢的郵件過去了，我覺這裏面並沒有我的郵件，我不能得到，是因為他上面封固直寄至打箭鏢畢益公的。

晚上，抵鏢定稿，此處我的警衛隊是調換了，所隨伴我的護兵回返打箭鏢，而另有由滑溪縣派來的。

七月廿三日——今日所走的道路，泥濘難行，為日來雨水所損壞，此對每一人的觀感，就是還是一條通商大道抑或一條小徑，是毫無感想的，照規矩，我們簡直沒有想到這樣一條道路，在晚上抵化林坪，那些精夫抵這較晚些，這是一天艱難的行程。

七月廿四日——今天我在路上遇到一對男女，後者顯然病勢甚重，外表上看來，是患痢疾，我除給他一劑靈藥水外，另無他法，我想此藥對她病症必有幫助，他們兩位對此似乎極為感謝，晚上

抵泥頭。

七月廿五日午時行了兩小時，發覺我目前所行的路道，向左彎轉，上至一塊壯麗空闊的河谷，并穿過一塊高地着軟的地方，樹木鬱鬱，土壤至為肥沃，呈着一種紅色，含花崗石和漂石，多處可以看到多量的玉蜀黍生長，樹木極其茂盛，路漸漸地上坡，上午十時，抵達海拔六千五百英尺高的山脊頂峯之上，起初下坡的道路到處是頑險的，到了齊班口鎮，稍為休息些時間，經過了齊班口和分雅坪兩個村落後，又重新走上坡，到了第二個山脊名為仙陽關海拔七千三百五十英尺，由這裏我下走至藥寮舖（六千二百五十英尺）這裏我擬留宿，由此處我可以看到清溪縣，在離此三英里

的河谷中，我相信這條路是從宋為西人所經過的。

我獲得一頭鳥，是我在中國所未見過的，黑色，但胸部和臀部是深紅色，在白晝中，我看到些措夫負着茶包由雅州府到打箭爐去，這甚比較短而多山的路線，較平常所走的路線略向南而彎轉，有些地方最近多為洪水所冲擊，而變成不能通行的。

七月二十六日天明離藥寮舖，起初下坡跨過一條溪，爬上一條極峭陡而彎曲的山嶺道路，山旁覆蓋矮小的植物，在那叢林中，我注意到藥菜和矮小的落霜紅屬，在楊陽明又連接上大路，而在午前九時三十分，抵達登海拔八千一百英尺，路是一直上坡，待至大相嶺山頂（九千二百七十英尺）許多紫菀屬植物和櫻花植物生長着，離山頂不遠之處，有八仙花屬，風景甚佳，俯覽山邊覆滿樹林，有些樹木可以看出它的上面帶有白色淡紅（或石竹色）盛開的花在綠油油的草木中的鋪滿，構成美麗的顯耀景緻，這些樹木是有很大的寬度的樹幹，而且有許多種類，全部是一團變化多種植物的景緻，是為一處對植物學家極感活躍的收集場所。而清溪碧水急遽的山邊水道下瀉，尤為錦上添花，在途中，抵雷泥師，白天的道路是極崎嶇，但有許多地方是幽蔭的，剛到宿站，近前有兩條吊橋。

七月二十七日。紙石家橋，離雅州府七十英里，此地蚊子極其煩悶的。

七月二十八日午時天明起程，路道向下坡走，有許多措夫經過，其向西走的都是背着負板的茶包。筒傘，襪布，小小中國式洗面盆，草鞋，鹽巴，米，或各種紙張，其在我面前擦過的，那即是阿裏山的一帶。背着鐵錫罐，或係由藥寮舖來的，藥材和品質甚佳的煤塊，由此，白天裏經過一個

山脊，海拔三千七百五十英尺，晚上六時三十分抵雅州府。

七月二十九日——今日有一位海關副員來見我，他帶有一隊下屬人員，他的事務是來通知我說，由成都接到命令，向我指示，我應該走洪雅縣，經過調換哨夫，辭去由打箭爐帶來的措夫，另雇新苦力，我覺得那些獸裝要改換式樣，以便適於另一種背獸。

上午十一時三十分起程，當我和苦力們經過雅河支流時，突然間，一聲恐怖的雷聲附以泥濘的暴雨，使河水急漲，而船隻不能再回另一端去，好在我在附近找到一間避雨所，而水道立刻充滿雨水，急瀉的瀑布傾盆的滾入已經搖盪的河身中，後來，天稍晴，我立即覓到一個村落，靠雅河離雅州府約十五英里，其餘的措夫和行李，因不能過渡，我不得不遣他們在後留，我聽說有一艘舢舨在河中覆沒，而且溺斃多人。

七月三十日，那條道路是要橫越過河道的，河水急漲，要橫渡是極其危險的，因為在夜裏有傾盆的大雨，約中午，水稍退而始得渡河。

由此過後，又有一次大雨，所有一切都停頓了，而苦力不能工作，某一地方名為沙壩的，該村係建在一巖峭陡的山岩圓丘之上，在河的左岸，而由石岩製的梯級上去的，河岸是險阻，但在極目一望，可以看到植物在懸崖上長着。

七月三十一日，晨有濃霧，行了十五華里後，進入多山的區域，米穀播種於梯形的層臺上，現在橋渡過一條河，而過渡是危險的，河流甚急，而且有許多漩渦，今天要橫渡兩次河，晚上抵一村鎮名為齊河橋過夜。

八月一日，清早我發覺夜裏發生一件竊案，一隻裝有鳥毛皮的箱子被竊，此事使我處於困難之地位，那屏東要我稍留些時，以俟捕到竊賊，我極為考慮，乃向洪雅縣報告，而在八時三十分起程，當我決定動身後，他為我要先去報告，早已先我而行，我走未遠，有一衙門跑着，攜了那被竊的箱子跑至，他是在棧房附近的田塢內尋獲到，這是在打箭爐用獸皮包裝的，而那竊賊無疑的認為裏面裝有鹿茸，箱蓋已被其截切一個小洞，當他看到內裝的鳥毛皮時，即丟下，我獲到很感欣慰，因除其他獸皮外，有吐綫雞皮毛，幸而均完好如故，行了兩小時，橫渡雅河，乃入洪雅縣，在這裏我的護照，曾被抄錄，我看那房主人被拘禁了，當他聽到那竊物已尋獲，他叫喚着要求釋放，但未獲

當局允准，他認爲窮苦無依，已足見其苦，在使釋放前，那窮賊應該要捕到的，在我離開前，他尚在被看守中，我想無厭的在他獲得自由以前，他要被勒索數千個銀元。

再渡過到雅河的左岸，我遇到一位法國教士，到洪雅縣去，因爲河流湍急，催促開僅與他行一程，下午九時抵達夾江。

八月二日，今天經過些秀麗的樹林，樹有榕樹，我量了內中最大的一株，其樹幹的圍度是三十六英尺，我會給派一位跑差先生去替享利皇子整理那儲蓄的收集品，一直等租到一艘船下水，在抵達嘉定後，我上船看到的收集員受驚衰弱症候和瘧疾，由於那炎暑而致病。

我的康健狀態，亦甚不良，由於勞苦的工作和食物之不足及缺乏營養，而在打箭鏢又帶着痢疾，致體格亦漸形瘦弱，我幾月來所食的是玉蜀黍製的餅，米，和有時雞蛋，的餚，在打箭鏢可以獲得豬肉，但後者是爲經過酷熱的渡額的毛牛肉，其肉粗硬而難吃，至於豬肉在城中，根本無一個西人看到豬的屠宰和其清潔法，我對於這些是極其慎重的，在鄉村中很感奇怪的那些猪畜保持得極其清潔，而鄉下人，尤其小心的養飼。

我應該提及我的船隻並不湊泊靠近城市，而是離市約十華里地，接近河的右岸，在此生長着極其注着和清幽雅緻大塊的竹林，成爲白晝中極其宜人蔭影涼爽之處所，但夜裏在每年這個季節中是極熱炎的，由於沙蟲的作祟而難於安定，尤其是足部受擊甚慘，這種咬傷的刺激可以延續至一星期之久。

八月六日，我於晨九時半離嘉定到峨嵋山上去，我希望將我上次短促的參觀所不足中再館全部的發現廟宇內各個詳談，並且去一視那收集員工作有何進展，白天中，我行了五十華里，而在峨嵋縣甘華里的一團小村落宿夜，翌日，經過了峨嵋縣後，於晚上抵萬年寺，會經穿過一塊高地梯形的耕地，有多量稻穀蒞種着，隨處點綴有小塊的土地，次第而上，鋪成一片旱地稻田，有叢林長在其上，在樹影建有田舍，我在廟內找到一個舒適的宿處，在八月八日我環遊萬年寺，而覺到像這樣一個區域內，到處呈現着足資收集豐富材料的場地，各類動植物極其繁茂，而覆着初生的樹林的幅員尤爲廣闊。

我的一位由打箭鏢來的荷夫因事不得不擊去，因他背上患有痛傷，由於負載過重，須我植物救

果品的一部份，我乃付給他的路費，而他由是到嘉定取他在我船上所留下的物件，在他取到後，乘舢舨到城內去後。因不幸落水，將他所有艱苦掙來的銀錢物件，完全失落，而他回家，尚有十天路程，而且身無一文，幸而李却夫先生聞山崩坪回返，在向他請求後，他付以足數的款項，遣其回家，這位苦力是一名品格優良的人，身長六英尺四英寸，而是半西藏種人。

八月九日，我離舊年寺繼續上坡。這條路所經過的是秀麗的風景，有許多佳麗的樹林，而在空曠處有許多矮小叢林，可以看到幽深的峽谷，而山邊有多條溪流滾滾而下，還日在一座寺廟名為大寺內留宿，今天全部的道路均由石階鋪成，有許多是極峭陡的。

八月十日，晨十鐘抵達最高峯，這裏我遇到美國教會黎威爾先生夫婦，他們住在一座寺廟名為千佛頂（或一千個佛頂山頂）黎威爾夫人是西婦中第一位曾抵達山頂的，而他是山一名精夫背負上去的，他告我說像這樣的旅行在精夫時常搖撼，雖然，當他停下休息的時候，將棍棒在他身軀背後以便於支持，發生一種極端不快的感覺，好似即要拋下。而上升的路上，許多中國婦女上山，他們均是這樣背負上去的，我在山頂上滯留有十天光景，其中多半的氣候是潮濕而有霧，雖有時天晴，可以看到下面和向南的雲彩，當他們觸着絕巔的前面，要向多霧的山峯包捲着，僅有一天氣候晴明，始得獲見環繞打箭爐羣山白雪峯頂，而同時我向西望的南方瞭望到那奇妙層台式和平方形的羣山山峯。

有兩次機會，我在那「金峯」的懸崖上，看到著名的「佛光普照」，這種非常的景象，顯然是由於日光的反射，在下面雲霧的上層，表面上呈現着像一個金製圓盤，繞以帶有種種顏色的「虹霓」，發射出條條顯耀的長棒，這些是時常移動的，在一種極為巧妙奪目的清態下，閃耀而變換。至於何時可以看到這「佛光」，似不能確定，因為陽光射到上層雲端不能時常可以發生此種現象的，而在某些時候，當太陽一斜到達相當的高度升越過地平線上，始能呈現出，這是為佛門和成數的密宗對此極其尊崇，有的由大遠約地方來到，為着希望能夠參觀這種景象，他們之中有大多數為對親宗教的迷信所惑，甚至將他們自己跳入那雲層佈滿的懸崖之內，而他們的體軀照例跌入帶出叢刺無法靠近風文深淵裏面。

當我那時去參觀時，有大多數的喇嘛們都帶着到山上去，但最奇的是，約在九月底之時

有的廟宇都是木材建的，屋頂是瓦的，有些樣子是像倉庫式，但它們大多都是裝滿偶像和許多的大香爐，他們照例有銅鐘，有些是極大的，內有許多為火爐所毀壞，香火多是斷絕不絕，我看到有許多廟宇是最近毀壞的，當一架鐘毀壞後，即被拋棄在外面，在上次所述過那山峯上所廢棄的銅廟，像並無一人勞神去搜集些有價值的金屬，以為再鑄造之用，或其他用途，欲廟宇焚毀後，差不多更重造過，在山上的樹木，可以准作爲此用，和作爲和尙薪柴之用，但不作其他的用途，所以此地的木材似乎並不是永遠刮削的。

這裏的和尙僧道們過的生活很優裕，由於朝山進香遊客們之捐助，其住在山峯的，每當多月，有一極若寒的日子，若值氣候嚴寒，他們和下面的交通斷絕約有三月的時間，在那時道路爲冰雪淹沒，無法行走，在山上不許殺生，我差不多要發生一樁麻煩事件，因爲我槍射了一頭山羊，在這路上橫跑，但我沒有捕獲到手，我但能滑溜所有的廟宇，由沿路而上，每隔五華里，有一座廟宇，但我一位隨從人員要作嚮導和探訊者，因爲在到達山頂後，一位和尙曾領我求我不要上山打獵。

在上面的道路中，經過兩條鐵索吊橋，但它們和西勞吊橋的構造，沒有多大分別。

第十五章 峨嵋山經上海返國

八月十七日——我離峨嵋山最高峯回返嘉定府，於十八日晚抵蘇溪，正值黃昏，爲了懸念我的收藏品，要愈早愈妙回到船上，我租了兩艘舢舨，一爲我本人，一爲我的措夫，希望在順流而下，想在短時間內，很快而不安的穿過。

但天色快要黑暗了，而措夫像是迷失路徑而忙亂，因爲在我發覺之前，我乃知船已入一個急灘之中，而在黑暗之中，患了惡露岸，曾經離岸而進入岷江的主要的河身中，而且是很危險，要撐出窄狹的處所，賴勞動工作之後，它們乃得重新穩岸，幸好船在上面，我找到船隻，我到船上，我見到李却夫先生，他是星期日由磨坪回來的，他報告說，曾經與當地土人發生困難，他們偷了他的銀幕，嚴重干涉他收集員，至迫其放棄那較高而對收集有極大用處的地面，而至於在荒野村落裏挑選他的宿處，其結果是，他所攜返的收藏品，不是我所預期的那些，我很覺失望。

我現在完全爲錢包和整理那已收集的物，希望在那遺留於打鑿錢後面的收集員，將他們的物

品送來前退出，在我抵達翌日之後，我接到山打箭鎮寄來的一封信，內中向婉訴我設留在蒲殊風的一位收集員向一位西藏女子發生不端的舉動，致我腹其心，而使她自縊。雖然我極哀悼此種情事，因爲了此事，我無可避開責任，我感到徵侍的是在此事發生前，我得以離開隣縣，也許我要涉及麻煩，或者要付大數的賠款。

在八月廿四日，那河水又繼續的上漲，在白晝中一漲至十五英尺，船中搖動過甚，這種洪水由於大渡河和雅河沖積而成。而匯江在市鎮的上圍的水立仍維持其常態，所以是打箭鎮氣候暖熱，致令山峯積雪融化所釀成。

次日，河水仍上漲，船隻處於困難之地位，在那裏是無法移動它，而河水在一種怒號狂吼之聲掠過，約在其平常的高度上二十五英尺，是像泥土的顏色，共下了三個錨，幸而有三條鐵索緊支持住，不然我們就要沖滾到數英里下流去，或者要被碎了，那由大渡河和雅河所滾入薩津的水量其來勢之兇猛，如萬馬奔騰，甚遠沒有時間應着水平而流，但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中央滾出的河水要較河岸上平面高起幾英尺，在沒有看到這樣大的洪水之前，是比較難於想像那巨量無比的水力突然間任其自然奔放。

在廿六日晨，洪水已開始退落，不久船身恢復它那可以寄錨的位置了。

不久，關於懼難洪水災禍的消息傳遍各地，尤其是收成和鄉鎮的被災和船隻小船的遺失，而生命之損失照例是相當地寬。

第二日，河水仍下落，雖然有一次暴雨，但船身又重新恢復到原位置上。

八月廿一日，我會赴蠻子山洞裏去遊歷，山洞是以沙石擊穿的，這是在河的兩岸的，而我這次所參觀的，是在河的右岸，和右鎮是在同一邊，在嘗試入洞口之前，我發覺洞口頗窄，要滿爬藤和其他植物，而且須剷除後，始得進去，其旁有一枯骸，究係中國人或彝漢乎，我無法知悉。

其唯一的居民，是些蝙蝠，我捉到數頭，其中一頭變成迄今尚未知曉的一種，現在名爲伯拉通，它一共長五英寸另六分爲暗淡，煙灰顏色。

我在嘉定府已獲到一種有趣的火蛇。

在八月三十日，山打箭鎮來了郵件了，我收到畢益主教的一封信，在其信件外，就是縣市的金銀兩力，現在是傳入本地的富庶之手，這對於教區一件壞不好的壞事，因爲是一個過來之人，

但極端反對外國人的，我在那裏替他煩燥，他對此是極關懷的。

翌日，我的收集員到碼頭，因受雅河洪水之影響，而致延誤其行程，他們成績很優良，我馬上將這些物品搬到船上，加以整理和裝箱，那些生物的標本共有五十三隻長尾雞（前曾提及）三隻雉雞一隻火鷄，三頭鳳雞兩頭小狼，我的船身不能容納這些，我又租了兩艘舢板，以作運糧之用，我先得法國教會代租一艘船，為裝載亨利皇子的收藏品，因為我想他們或者做得比我更完備。但他不過只關照到軍擾的旅程為止，到那邊我須重新另僱，我所有的整裝是在九月四日全部裝竣，中國內地會教士費爾先生，到船上敘別，而在十二時，開始啓碇返國，因為河流甚急，第二日就到蘇溪了。這裏是鄂州和華納爾先生，均是教士，到船上來看我，我們的船這時在這裏逗留兩百名兵士，他們係在數日前由成都順岷江沿流而下，正是馳赴保保坪，因為那邊有夷寇作亂，想有更大的騷擾，因為保夷，照他們的變化無測的習熟，曾經警告過說要向中國領土作更大規模的侵犯。

九月六日，離敘府，覺到揚子江水位仍甚高，這緣於這一個季節裏的下水是過早了，白雲裏經過幾次危險的地方，但一切都很順利的掠過。

在我的理想中，任何汽輪逆流上駛，是不能衝破那喘急而兇猛的激流，除了有一副特大的馬力和速度，那些暗礁也是極危險的，時常發現在河道彎轉的處所，必需用一種極端輕捷巧的船和純熟的手腕，始得避免禍端，而中國的把舵者，駕駛那當地船隻過這樣地帶時，也極其巧妙，然礙禍亦時有所聞。

七日晚上，船乃在白沙沱城鎮停錨，此地以它的蒸溜所聞名的，而當地的燒酒，名為仙酒的，此處有大意的出產，在那裏我看到前者所提及之一種狹窄的竹筏，那是在河的上端，是純熟的景象，大量地用來作以運輸燒酒，那些酒甕裝滿酒後，就藏匿在一條單排的竹筏中，差不多佔全條竹筏的長度。

我上岸去，但土人的行動令我慎重，很快的就回到船上。

更向有二百三十華里的路程，而在第二日下午二鐘抵達，沿途無足記者，除了船上有一把大獵槍，船身處於危險，幸而沒有發生意外，但船上尚無一把大槳作為備換之用。

我遇見了柯本先生，英屬僑民會在此地，他的擔任者李爾佛先生，因在他上水的時候，受着蘇

其他的身邊，已說得完完全全，關於旋極的抵抗方尙無從

在巫山縣，稍有停船，這裏我們不得已要居住一天，那漩渦和急流聲聲告說在巫山峽是極其危險的，船隻不能經過，但河水在一晝夜間能迅速的降落。我們船艙船前進，但懸峽谷內的河流仍極凶猛，有兩艘大沙船，此破裂，船快忙於搭救船隻。

在牛肝灘，是河道中最惡劣的險處，危險及高度處，已渡過了，船隻在漩渦中像一隻軟木塞鼓蕩地舉起，在這下面許多的沙船，正等著河水下退，而水現正是不可能的，新灘和大同灘，是我覺着完全鬆滑，但河流甚急，河道的水位較我去平時要出十五英尺。

在九月二十五日，抵達了宜昌，這一次由重慶下來的旅程是四百英里，共有五十五個鐘頭零四十五分鐘，可以在下面行船時間表上看出，上水的行程是二十二日。

日期 行船的時間 日期 行船的時間

九月十八日 三〇 二十二日 九二五

十九日 七〇 二十三日 三〇

二十日 三三〇 二十四日 九三〇

二十一日 十一三〇 二十五日 三四〇

我現在忙於整理，即重新包裝的收藏品，付清工資并辭退我的隨從，而給他們平常的贖資，照他們與我相處時間長久而分別給獎，且亦視他們所給我的幫助而定。

我很巧的找到一位船隻的買主，而這艘船隻我並很擔憂要費相當時間纔能脫手，像這樣的東西在宜昌，並不感到怎樣的需要，它看起來多美觀的雖然一共行了上下水四次的旅程，仍是完好如新。

還有幾位西洋人，正要等待河水退落後到重慶，是賀博遜先生，海關稅務司和他隨行的職員和領事佛爾福先生，正為着籌備開辦歐洲商埠，雖然，直至目前，仍無一艘汽船得獲允准由此上駛

當我的一切工作完竣，我搭了江陽輪到上海，沒有受到在漢口換輪的麻煩，在我到達後，我會患寒熱，我比較為嚴重，是受腐蝕不良的影響，在去年我會經差不多都進食那些窮苦的雜草，還

些食物，完全是中國低級人們所用的。

在此滯留期間，星德先生，是我先前的漢口遇到的，很爽快的供我以他的倉庫，作為整理和包裝收集品之用，有一間寬大房屋作為散開各種物品，而且能夠確定那裝運到英國去的錫包箱子的尺寸和數量，在我檢查之後，我發覺所有毛織類完全遺留在宜昌，但經我送去一信後，我接到一回信，說是它們一切都平穩無礙，且即要遣送動身，而它們後來很平安地到達美國？在我到達不久後，我又須卸除去我代奧里安亨利皇子贈贈的收集品，而此物尚留在輪上。我是受命要交給漢口法國領事官接收，但當我到漢口時，那領事已經離去，我由是乃送到上海來，意在轉給此間的領事。但當我往訪時，他拒絕接受，而且婉辭說這些貴重物品的保管責任太大了，結果，我不得已乃送到遠東教會裏去，他們整理後，再由輪船送往歐洲。

當我在上海逗留期中，我得能住宿在某一華貴俱樂部內一部最舒適的房間，由於會員的善意。我被邀為臨時員。

至十月廿二日，我搭了韋克卡郵輪離上海，還返南安普敦，我於十二月四日抵達該埠，在我樹端的失事中，我的西緞犬札瑪死在地中海旅途中，當我將此狗給韋克卡船長檢視後，他極端的拒絕攜帶上船，除非船上狗箱，但我不得不遵辦，它是我所僅見的一頭犬，且極美麗，雖然他曾咬了幾位中國人，但我尚未見到它咬一位西洋人。

有一頭熊也死在旅次，其他的送到動物園中去。

我原擬在此書上面加以附錄，將所有我在旅途上所得新的品種加以名稱，但在鑄翅類昆蟲說起覺得還是不切實用的因為要分類需要數年之久，其少數已經給予名稱並錄出。

應該感謝根塞博士，為他對我所集的爬蟲和魚類有價值的註解。

我被後不同那坐在我旅途上，供我許多得力的幫助方法，及惡意的款待，但在幾次事件後，我所遇及的是，表現出中國人是怎樣的一個輕信和懦怯的種族。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原著者 英國博拉脫
譯者 林善驥
印刷者 成都中興日報社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初版

6
430457

30/11/04

157